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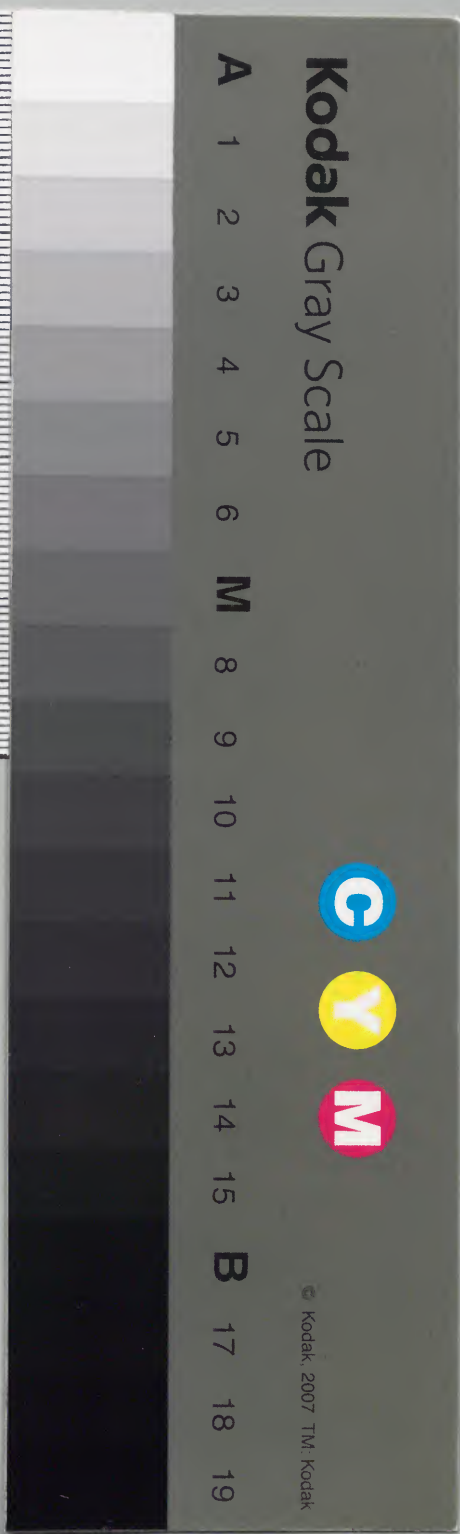
合刺諸子陰符經解

元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6499
冊數	4 (1)
函號	235 7

書
子三百三十五
一六四九號
全四

235- 7



合刻諸子陰符經解

東觀漢記

一集

伊尹合註

赤松子合註

張果

沈亞夫

侯善淵

太公

葛玄

一集

一集

一集

范蠡

許遜

夏元鼎

蔡氏

王道淵

鬼谷子

鍾離權

一集

一集

一集

張良

呂巖

蹇昌宸

蕭真宰

張位

諸葛亮

施希聖

一集

一集

一集

一集

驪山老母

劉玄英

一集

一集

一集

李筌

曹道冲

黃居真

俞淡玉

天機經

合刻陰符經序

盖嘗觀於法界之內枵乎大哉
要自有司其紀而握其券者以
根固其中然後天之五賊人之
三要始不至於錯亂而有所宗
主此黃帝陰符經之所由作也

然其中造微神會者少臆識摹
度者多竟未得融通其說是故
以兵言者則曰譎詭變詐矣以
權謀言者則曰縱橫奇異矣以
形勢言者則曰離合翕張矣又
有性命言者則曰食時盜機矣
有法術言者則曰神鬼機密矣
有彼家言者則曰剛柔相濟矣
霽甫弱冠時卽取而讀之然神
惘惘焉若駕舟泛海竟莫見其
津涯也因是憤玄珠之未獲旣
先得之難逢遂涉參山遊海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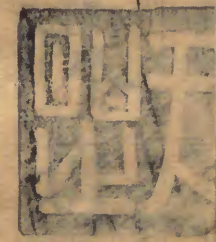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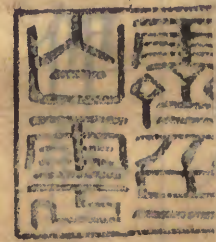
歷齊楚諸大國幾三十餘年幸
萬曆丙辰歲於陶山洞天之境
得異師雲清周大仙授以口秘
道以真詮一時目炫心駭豁然
有會然後知彼諸家詮解揆之
陰陽竅妙靡不符合而貫通焉
而開天至聖所云宇宙在手萬
化生心三百餘字無非玄言玉
屑也王者得之以富國安民君
子得之以保身立命豈誣語哉
湘湖生慨然有兼善之思上及
黃帝下追我

明得諸家善本刊行于世其中
權謀形勢性命法術昭昭乎如
多寶集武庫中俾修玄味道之
士登岸有楫則其功豈淺鮮哉
琅函既蒔觀玩不繁遂樂敘其
編首云貴

天啟歲次丙寅來復月治城在
虛子明之白雲霽序



多寶集武庫中



蘇子問之白雲霽

天海熾火丙寅來

合刻譯釋陰符經小引

蘇子曰釋迦以文教其譯

于中國必託于儒以能言

者余謂陰符經亦然陰符

不識其所自始杞傳黃帝

皆已有之而句釋字解有
殷周漢唐以至

昭代不啻數十百種載在
璣藏各成一家言斯經豈
璣家者流抑亦爲十卯子

以祖也耶讀子者必嘗清
淨璣德經邇遠灋原刪三
百言豈特與五千較多寡
哉茲刻集凡三十宏儒良
將僊侶名流洋洋乎其言

以詳且博之窮經之士焉

得忽諸

天啟丙寅冬日三郵旅人

成玄齡題



黃帝陰符經註釋目錄

一集

驪山老母口授

太室山李筌疏

一集

伊尹

太公

范蠡

鬼谷子

會符經

目錄

張良

諸葛亮

李筌

全註

二集

赤松子

葛玄

許遜

鍾離權

呂巖

施希聖

崔明公

劉玄英

曹道冲

張良

合註

一集

張果

註

一集

夏元鼎

一集

蹇昌宸註

一集

任照註

一集

黃居真註

一集

沈亞夫註

一集

蔡氏註

一集

蕭真宰註

一集

唐淳註

一集

鄒訢註

一集

俞琰玉註

一集

侯善淵

註

一集

王道淵

註

一集

張位

註

一集

焦竑

註

陰符經目錄

終

黃帝陰符經序

序曰。少室山達觀子李筌。好神仙之道。常歷名山。博采方術。至嵩山虎口巖石壁中。得陰符本。絹素書。朱漆軸。以絳繒緘之。封云魏真君二年七月七日。上清道士寇謙之藏諸名山。用傳同好。其本糜爛。應手灰滅。筌略抄記。雖誦在口。竟不能曉其義理。因入秦。至驪山下。逢一老母。髻髻當頂。餘髮倒垂。弊衣扶杖。路傍見遺火燒樹。自語曰。火生於木。禍發必尅。筌驚而問之曰。此是黃帝陰符上文本母。

李註

何得而言。母曰。吾受此符三元六甲。周甲子矣。謹按太一遁甲經云。一元六十歲。行一甲子。三元行一百八十歲。三甲子爲一周。六周積算一千八十年。年少從何而知。筌稽首再拜。具告得處。母笑曰。年少顴頰貫於生門。命輪齊於月角。血腦未減。心影不偏。性賢而好法。神勇而樂智。是吾弟子也。然五十六年。當有大厄。因出丹書符冠杖端。刺筌口。令跪而吞之。曰。天地相保。乃坐樹下說陰符玄義。言竟。誠筌曰。黃帝陰符三百言。百言演道。百言演法。百言演術。參演其三。混而爲一。聖賢智愚各量其分得而學之矣。上有神仙抱一之道。中有富國安人之法。下有強兵戰勝之術。聖人學之得其道。賢人學之得其法。智人學之得其術。小人學之受其殃。識分不同也。皆內出於天機。外合於人事。若巨海之朝百谷。止水之含萬象。其機張包宇宙。括九夷。不足以爲大。其機彌隱微塵。納芥子。不足以爲小。觀其精微。黃庭八景。不足以爲學。察其至要。經傳子史。不足以爲文。任其巧智。孫吳韓白。不足

以爲奇。是以動植之性。成敗之數。死生之理。無非
機者。一名黃帝天機之書。九竅四肢不具。慳貪愚
癡風癩狂誑者。並不得聞。如傳同好。必清齋三日。
不擇甲幼。但有本者爲師。不得以富貴爲重。貧賤
爲輕。違者奪二十紀。河圖洛書云。黃帝曰。聖人生
天帝。賜算三萬六千七百二十紀。主一歲。若有過
司命。輒奪算。算盡奪紀。紀盡則身死。有功德。司命
輒與算。算得與紀。紀得則身不死。長生矣。每年七
月七日。寫一卷。藏諸名山巖石間。得算一千二百。

本命日。誦七遍。令人多智慧。益心機。去邪魅。銷災
害。出三尸。下九蟲。所以聖人藏之金匱。不妄傳也。
母語畢。日已晡矣。曰。吾有麥飯。相與爲食。因袖中
出一瓢。令筌取水。筌往谷中盛水。其瓢忽重。可百
餘斤。力不能制。便沉於泉。隨覓不得。久而却來。已
失母所在。唯留麥飯一升。筌悲泣號訴。至夕不復
見。筌乃食麥飯而歸。漸覺不饑。至今能數日不食。
亦能一日數食。氣力自倍。筌所注陰符。並依驪山
母所說。非筌自能。後來同好。敬爾天機。無妄傳也。

釋題陰闇也。符合也。天機闇合於行事之機。故曰陰符。

夫母也。其留麥。一其釜。悲哉。謂信至。又不對。餘其。不謂。財。武。泉。謂。食。不。得。入。而。味。來。已。出。一。應。今。釜。與。水。釜。在。谷。中。益。水。其。應。必。重。而。百。母。故。畢。日。月。觀。矣。曰。音。音。麥。與。財。與。食。因。此。中。害。出。三。口。不。大。蟲。祇。以。聖。人。燕。之。金。置。其。妄。對。也。本。命。日。臨。子。與。今。入。多。皆。慧。益。必。對。去。不。想。能。災。

黃帝陰符經疏

天都逸史潘之恒景升定

人亦立類 驪山老母口授

太室山李筌疏

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

但觀天道而理執天之道。則陰陽動靜之宜盡矣。疏曰。天者。陰陽之總名也。陽之精。炁。輕。清。上。浮。為。天。陰之精。炁。重。濁。下沉。為。地。相連而不相離。故列子禦寇謂杞國人曰。天積炁耳。地積塊。

耳。自地已上則皆天也。子終日行於天。奈何憂乎天崩。故知天地則陰陽之二炁。炁中有子名曰五行。五行者。天地陰陽之用也。萬物從而生焉。萬物則五行之子也。故使人觀天地陰陽之道。執天五炁而行。則興廢可知。生死可察。除此外無可觀執。故言盡矣。

天有五賊。見之者昌。五賊在心。施行于天。宇宙在乎手。萬物生乎身。

天生五行。謂之五賊。使人用心觀執。奉天而行。則宇宙在乎掌中。萬物生乎身上矣。

疏曰。五賊者。五行之炁也。則金木水火土焉。太公注云。聖人爲之五賊。天下爲之五德。人食五味而死。無有死而棄之者。此五賊之義。所言賊者。害也。逆之不順。則與人生害。故曰賊也。此言陰陽之中。包含五炁。故云天有五賊。此者在天爲五星。在地爲五嶽。在位爲五方。在物爲五色。在聲爲五音。在食爲五味。在人爲五臟。在道爲五德。不善用之。則爲賊。又賊者。五行更相制伏。

遞爲生殺晝夜不停。亦能盜竊人之生死萬物
成敗。故言賊也。見之者昌。何也。人但能明此五
行制伏之道。審陰陽興廢之源。則而行之。此爲
見也。如人審五賊。善能明之。則爲福德之昌盛
也。又人能知五賊藏者。何也。在其心。故曰五賊
在心。心旣知之。故使人用心觀執五炁而行。觀
逆順而不差。合天機而不失。則宇宙在乎掌中。
萬物生乎身上。如此則吉無不利。與道同遊。豈
不爲昌乎。在仕宦之道。執仁義禮智信。則富貴

榮華豈不爲昌乎。在軍旅之道。明五行逆順。則
戰取必勝。豈不爲昌乎。故曰見之者昌也。但因
此五行相生。而用之。則爲道德合於陽也。相尅
之道。用之。則爲賊害合於陰也。故三教大師皆
用理。世所立經教。只言修善而稱道德。不令修
惡而稱賊害也。故知善修道德者。道也是陽之
主也。陰惡賊害者。魔也是陰之精。除此之外。百
萬經教虛廣故也。故宣尼云。一言以蔽之。曰思
無邪。又曰。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此則至道也。何必廣談修習歟。合道之體不出此門。能知天地陰陽成敗之元者。皆在陰符首章而盡理矣。世人見文少而言近。自不聞其要妙。亦何在三教經書廣博所陳也。故驪山母云。觀其精理。黃庭八景不足以爲學。察其至要。經傳子史不足以爲文。任其巧智。孫吳韓白不足以爲奇。此之義也。

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言以立天。定人在乎五賊。

疏曰。夫人心主魂之官。身爲神之府也。將欲施行五賊者。莫尚乎心。故心能之士。有所圖必合天道。此則宇宙雖廣。觀覽只在手中。萬物雖多。生殺不出於術內。故曰心正可以辟邪也。天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天人合發。萬變定機。

天發殺機。公道也。人發殺機。私情也。龍蛇感公道而震。私情紊亂天地而反覆。天人俱合於公道。則千變萬化無不定矣。

疏曰。天含五炁。遞爲生殺。自然有之。天道生殺。皆合其機宜。不妄發動。陰陽改變。時代遷謝。去故就新。此天發殺機。皆至公也。乘天威殺之機。或龍或蛇。沉隱之類。皆能震起於陵陸。順天應時。暢達於其間。爲乘天之機。不失其宜也。人發殺機。天地反覆者。人是五行之子。須順五炁之生殺。任陰陽之陶運。何得擅自與其生殺乎。至如世間之法。殺人者死。殺生者罪。何也。爲非天之合殺。彼人奈何殺之乎。言人不合妄動殺機也。至如奸臣逆節。違背天道。反叛君親。恣行凶惡。損害於世。擅行屠戮。妄動殺機者。同翻天作地。覆地作天。如此之大亂。爲逆天之大禍。是名天地反覆。此則人怨神怒。天將誅之。人共殺之。俱合其殺機。是名天人合發。萬變定基。罰叛討逆。順天行誅。皆合天殺之機宜。愜至公之正道。則萬物咸伏。無敢妄動。名曰定基。君臣之道。貴其公正。若能動用合其天機。應運同其天道。此則人安其心。物安其體。五行安其位。嶽瀆安其

靈上施道德。下行仁義。災害不生。禍亂不作。天人靜默。名曰定基。

性有巧拙。可以伏藏。

人之巧拙。不可顯露。慎之擇善。無令患生也。

疏曰。人懷性智。巧拙賢愚。悉其有之。但少而言之人。有少巧智辯慧。便馳騁顯露。不料得失。顯招其咎者。何也。爲不能隱密。不自誠慎。以致傾敗耳。故道德經云。大辯若訥。大巧若拙。其言隱密也。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機事

不密則害成。此之謂也。可以伏藏者。賢人君子。縱有巧智辯慧之性。博學多聞之才。動靜合其機宜。可不爲巧乎。常能隱伏藏匿。巨細用之。恐被嫉佞讒毀。反招其咎耳。況愚拙之人。自率於心。造次興動。不自藏隱。立招禍患。賢人養道育德。巧拙之性。俱隱伏於身心。然後內觀正性。外視邪淫。善則行之。不善則捨之。修身鍊行而成聖人。外人焉能知我巧拙之性乎。皆謂我天然賢聖。不知我修而致之。故曰伏藏也。

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

言人九竅俱邪皆能生患在於要者耳目口也切使誠慎無令禍生。

疏曰南華云人有百骸九竅五臟體而存之人稟五炁而成形頭圓足方四肢五臟三魂七魄遞生邪正互爲君臣在身通流運動者九竅也邪正禍福之急者在三要焉卽耳目口也故道德經云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是也道德之士眼不視邪色耳不聽邪

聲口不談邪事所以正事則視聽言談之此名動也涉其邪妄悉不將心視聽言說此名靜也宣尼云擇其善者而從之此名動也擇其不善者而改之此名靜也孝經云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者所緣身心靜正而無邪惡以致此也但遇善卽動逢邪卽靜此則身無禍患皆在耳目口之防慎故云在乎三要耳可以動可以靜也。

火生於木禍發必剋奸生於國時動必潰知之修

陰符經
鍊謂之聖人

姦火喻人之性。木國喻人之身。使人治國安身。而令姦火不發。然後修身鍊行。以成聖人。

疏曰。此一科言聖意。與其喻也。爲上文九邪三要動靜之宜。切令戒慎。恐未能窮理盡性。故興此火木姦國。爲令喻殷勤修鍊。以成聖人。木中有火者。喻人中有邪惡之性。五毒之火也。太公注云。廣成子以爲積火焚五毒。故知火者猛烈之炁。書云。火炎崑岡。玉石俱焚矣。木中藏火。慎

勿鑽研。火發則木焚矣。身中邪毒。忽縱恣之。則萬善俱滅。其身潰矣。姦生於國。時動必潰者。凡有國則有姦。臣賊子包藏害心。思圖篡奪。苟欲富貴。如此之類。不一。皆潛藏國中。人君不可知之。但君懷道德。臣効忠貞。時自雍和。天下寧泰。姦人徒有其心。無由妄敢興動。皆候其時合動。安得君道失。臣道喪。兵水旱蝗。徵歛苛刻。人心變易。思亂怨上。當此之代。萬物皆有亂心。何況懷姦之人乎。又姦者不一。乘此隳敗之時。則諸

奸競發其國得不潰乎。此喻上之九竅三要巧拙動靜也。言人有道德定慧隱伏身心之中。諸邪淫穢僻亦不能興耳。若邪競發則身潰矣。故以姦火藏於木國以喻邪正伏於身心。此唯賢哲之士通詳其文。曉達明悟。精念至道。去惡存善。是名知之修鍊。謂之聖人。故曰上有神仙抱一之道。黃帝得之以登雲天。湯武得之以王天下。驪山母云。聖人學之得其道為順天時。則內懷道德。外任賢良。知之修鍊而成聖人。是得其

道以昇雲天。黃帝是也。賢人學之得其法為依五行之善正。不違天時。不逆地理。不傷財。不害物。富國安人。身為賢明。乃得其法。道德之君。堯舜是也。智人學之得其術為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仁義禮智信忠孝君親貞廉。不失保其祿位。是得其術。賢臣夔龍伊尹是也。小人學之得其殃。為將天道之炁。不習善之用。以智巧辯慧之性。專事三反。晝夜煩兵黷武。陰謀屠害。苟求奢榮。傾奪於世。雖暫富貴。不

思禍之將至。反招敗亡。延及後世。是得其殃也。
祿山思明篡逆。悖亂之臣是也。聖母又言此文
深奧。若巨海之朝百谷。含弘萬象。妙義靈也。
此神仙抱一演道章上一百五言。使人明陰陽
之道。察興廢之理。動用其機宜。然後修身鍊行
以成聖人。故曰。上有神仙抱一之道。

讚曰。天道應運。陰陽至神。察其機要。存亡在
身。悟者爲正。迷則非真。知之修鍊。謂之聖人。
富國安人演法章。

天地萬物之盜。

天覆地載。萬物潛生。冲炁暗滋。故曰盜也。

疏曰。天地者。陰陽也。陰陽二字。洎乎五行共成
其七。此外更改於物。則何惑之甚矣。言天地萬
物胎卵濕化。百穀草木。悉承此七炁而生長。從
無形至於有形。潛生覆育。以成其體。如行竊盜。
不覺不知。天地亦潛與其炁。應用無窮。萬物私
納其覆育。各獲其安。故曰。天地萬物之盜。
萬物人之盜。

萬物盜天而長生。人盜萬物以資身。若知分合
宜。亦自然之理。

疏曰。人與禽獸草木俱稟陰陽而生。人之最靈
位處中宮。心懷智度。能反照自性。窮達本始。明
會陰陽五行之系。則而用之。周易六十四卦六
十甲子。是也。故上文云。見之昌也。人於七炁之
中。所有生成之物。悉能潛取。以資養其身。故言
盜。則田蠶五穀之類。是也。列子曰。齊有國氏大
富。云吾善爲盜矣。天有時。地有利。吾盜天地之

時利。雨澤之滂潤。吾陸盜禽獸。水盜魚鱉。吾始
爲盜。一年而給。二年而足。三年大穰。自此以後
施及州閭。吾盜天地而無殃咎。若人盜人之金
帛。奈何無辜乎。萬物盜天地以生成。國氏盜萬
物以資身。但知分合宜。亦自然之理。此萬物人
之盜也。

人萬物之盜也。三盜既安。三才既安。

既盡也。三盜盡合其宜。則三才盡安其任。

疏曰。言人但能盜萬物資身。以充榮祿富貴。殊

不知萬物反能盜人以生禍患。言上來三義更相爲盜者。亦自然之理。凡此相盜。其中皆須有道。愜其宜則吉。乖其理則凶。故列子言盜亦有道乎。何適其無道也。見室中之藏。聖也。知可否。智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分均。仁也。人無此五德。而能行盜者。未之有也。此盜中之道也。向於三盜之中。皆須有道。令盡合其宜。則三才不差。盡安其任矣。皆不令越分傷性。以生禍患者也。故曰。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

言人飲食不失其時。則身無患咎。與動合其機。宜則萬化皆安矣。

疏曰。言人理性命者。皆須飲食滋味也。故左傳曰。味與道。烝烝以實志。滋形潤神。必歸飲食。黃帝曰。人服飲食。必先五味。五肉。五菜。五菓。皆須調候得所。量體而進。熟則益人。生則傷臟。此食時之義也。故使飲食不失其時。滋味不越其宜。適其中道。不令乖分傷性。則四肢調暢。五臟安和。無諸疾病。長壽保終。豈不爲百骸理乎。故亢

倉子曰。冬飽則身溫。夏飽則身涼。溫涼時適。則人無疾。疾疫癘不行。得終其天年。故曰。穀者人之天也。天所以興王務農。王不務農。是棄人也。人既棄之。將何有國哉。但三盜既合。其害三才盡安其任。此皆合自然之理。然後須明君賢臣調御於世。乘此既宜盡安之時。當須法令平正。用賢使能。仁及昆蟲。化被草木。舉頭皆合於天道之機。宜則陰陽順時。寰清泰。使萬民之類皆獲其安寧。此則動其機。萬化安。故云中有

富國安人之法也。

人知其神而神。不知不神所以然也。

陰陽生萬物。人謂之神。不知有至道靜默而不神。能生萬物。陰陽爲至神矣。

疏曰。神者妙而不測也。易曰。陰陽不測謂之神。人但見萬物從陰陽日月而生。謂之曰神。殊不知陰陽日月從不神而生焉。不神者何也。至道也。言至道虛靜寂然而不神。此不神之中。能生日月陰陽。三才萬物。種種滋榮而獲安暢。皆從

至道虛靜中來。此乃不神之中而有神矣。其理明矣。飲食修鍊之士。明悟無爲不神之理。反照正性。而修無爲之業。存思守一。反朴還淳。歸無爲之道。玄之又玄。方證寂默而不神。此則不神而能至神。故曰明矣。

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

日月運轉。不差度數。大小有定。方顯聖功之力生焉。神明之功出焉。

疏曰。日月者。陰陽之精炁也。六合之內。爲至道也。日月度數。大小律曆之所辯。咸有定分。運轉不差。故云。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聖功生焉者。六合之內。賴此日月照燭。陰陽運行。而生成萬物。有動植功力微妙。至於聖。故曰。聖功生焉。神明出焉者。陰陽不測之謂神。日月晶朗之謂明。言陰陽之神。日月至明。故曰。神明。言天地萬物皆承聖功。神明而生。有從無出。有功用顯著。故曰。神明出焉。又言世間萬物。皆稟此聖功而生。大之與小。咸有定分。不相違越。則小不美。大大不

輕小故莊子言鵬鷖各自逍遙不相繼羨此大
小有定之義又言上至王侯下至黎庶各有定
分不相傾奪上下和睦歲稔時雍名曰太平故
曰中有富國安人之法
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君子得之固躬小
人得之輕命

盜機深妙易見難知君子知積善之機乃能固
躬小人務榮辱之機而輕命也

疏曰盜機者重舉上文三盜之義也假如國氏
盜天而獲富人皆見種植之機不知其所獲之
深理何名爲盜機緣已之先無知彼之先有暗
設計謀而動其機數不知不覺竊盜將來以潤
其已名曰盜機言天下之人咸共見此盜機而
莫能知其深理設有智者小人君子所見不同
君子則知固躬之機小人則知輕命之機固躬
之機者君子知至道之中包含萬善所求必至
如響應聲但設其善計暗默修行動其習善之
機與道契合乃致守一存思精心念習竊其深

陰符經
妙。以滋其性。或盜神水華池。玉英金液。以致神仙。賢人君子知此妙道之機。修鍊以成聖人。故曰君子得之固躬矣。小人得之輕命者。但務營求金帛。不憚劬勞。或修才學武藝。不辭疲瘁。飾情巧智。以求世上浮榮之機。或榮華寵辱。或軍旅傾敗。貪婪損已。或耽財好色。雖暫得浮榮。終不免於患咎。蓋爲不知其妙道之機。以致於此。故曰小人得之輕命也。

此富國安人演法章中九十二言。皆使人

取捨合其機宜。明察神明之道。安化養命。

固躬之機也。故曰中有富國安人之法也。

讚曰。天地萬物。陰陽四時。更相爲盜。貴合天

機。聖功神明。非賢莫能。固躬輕命。審察其宜。

強兵戰勝。演術章

瞽者善聽。聾者善視。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三反晝夜。用師萬倍。

絕利者。塞耳則視明。閉目則聽審。務使身心不亂。王事精專也。

疏曰。言人眼貪色。則耳不聞正聲。聽淫聲。則目不覩正色。此視聽二途。俱主於心也。道德之士。心無邪妄。雖耳目聞見萬種聲色。其心正定。都無愛悅貪著之心。與無耳目不殊。何必在於聾瞽者哉。但心中納正。則耳目無邪。耳目無邪。則身心不亂。身心不亂。則精思舉事發機。皆合於天道。比之凡情十倍利益。事皆成遂。何必獨在用師。他皆倣此。三反晝夜用師萬倍者。上云身心正定。耳目聰明。舉事發機。比常十倍。就中更

能三思反覆。日夜精專。舉事發機。比常情萬倍。何必獨在用師也。論語云。三思而後行。再斯而可矣。使人用心。必須精審。此之義也。所言師者。兵也。兵者凶器。戰者危事。處戰爭之地。危亡之際。必須三反精思。深謀遠慮。若寡於謀慮。輕爲進退。竟致敗亡。所以將此耳目精思。引以用師爲喻。切令修鍊。保護其身。非真用師也。道德之士。嫉惡如讐。知此耳目絕利之源。三反精思之義。深沉審細。理正居貞。誅鋤邪佞之賊。自固其

躬久久成道。則黃帝滅蚩尤是也。至如古今名將。孫吳韓白。武侯衛公。皆善用師。悉能三反晝夜。成功立事。以致榮華。然終謂強兵戰勝之術。以爲輕命之機。必也黃帝得之以登雲天。傳說得之以處玄枵也。故上文云。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輕命。

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

心貪於物者。損壽。日視無厭。則意。元但戒日收心。則無禍敗之患也。

疏曰。道德之士。心不妄生。機不妄動。輒加於物。情而耽徇之。人取萬物資身養命者。亦天然之理。但不令越分乖宜。反傷其性。故亢倉子言。萬人操弓。共射一招。招無不中。招。梁也。亦云。招。箭人也。萬物彰彰。以害一生。生無不傷者。以養性命也。今代之惑者。多以性養物。不知休息。此言心生貪婪。爲物所盜。使人禍敗耳。家語云。嗜慾無厭。貪求不止者。刑其殺之。老子云。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所貴知足適其中。不令將。

心苦貪於物。反傷正性。必害於人。故劉子云。火
林養鳥。溫湯養魚之義。以生於物。成於物也。機
在目者。言人動生妄心。加於物者。皆由自觀而
心生。故云。機在目。欲令戒慎其目。勿令妄視邪
淫之色。使心於物。不生妄動之機。不撓其性。以
固壽保躬也。

天之無恩而大恩生。

天地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養萬物。不求恩報。
而萬物感其覆育。自有恩生。

疏曰。天地萬物自然有之。此皆至道之所含育。
不求恩報於萬物。萬物承天之覆育。自懷恩於
天。故老子言。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
迅雷烈風。莫不蠢然。

迅雷烈風。陰陽動用。人自懷懼。蠢然而驚。

疏曰。迅雷者。陰陽激搏之聲也。烈風者。莊子言
大塊噫然。其名爲風。凡此風雷。陰陽自有。本不
威人人。自畏之。莫不蠢然而動。懷驚懼也。此言
道德之君。撫育萬靈。同天地之不仁。則大地人

民禽獸草木皆自歸恩於君。感戴如天。各守其分。各安其業。無不逍遙也。明君但施其正令。以示國章。兆人覩其威命。如迅雷烈風。莫不蠢然而動。咸生恐懼之心。各自警戒。各自慎行也。以此治軍。則將勇兵強。上威下懼。必能誅暴定亂。故言下有強兵戰勝之術也。

至樂性餘。至靜則廉。

至尚廉靜。則心無憂懼。情懷悅樂。而逍遙有餘。疏曰。至樂者。非絲竹歡娛之樂也。若以此樂必

無餘。故家語云。至樂無聲。而天下之人安。三略

云。有道之君。以樂樂人。此言賢人君子。以心平性正。不欺於物。不徇於時。理國安家。無淫刑濫罰。不越國章。身無過犯。無所憂懼。自然心懷悅樂。情性怡逸。逍遙有餘。豈將絲竹歡宴之樂。而方比此樂乎。至如古人鼓琴拾穗。行歌待終。故曰。至樂性餘也。至靜則廉者。既不爲小人絲竹奢淫之樂。自保其無憂無事之歡。如此則不爲聲色所撓。而性靜情逸。神貞志廉也。亢倉子曰。

貴則語通。富則身通。窮則意通。靜則神通。引此四通之體義存乎一。故謂至樂至靜也。人能至靜可致神通。是名至靜則廉也。夫將帥之體貴其廉靜。杜其喧撓。賞罰不差。父子爲軍。心懷悅樂。性多餘勇。然可摧凶剋敵。功業必成。故曰下有強兵。戰勝之術也。夫能棲神靜樂之間。謂之守中。六情不染。二景常然。

天之至私用之至公

天道幽隱不可窺測。至私也。萬物生成。聖功顯著。至公也。

疏曰。天者至道也。言至道包含萬類。幽深恍惚。無有形段。不可窺測。是名至私。私者。隱匿之義也。能於杳冥之中。應用無窮。生成萬物。各具形體。隨用立名。乃至公也。公者。明白顯用。衆可觀之義也。此言道德之君。智慮廣博。包總萬機。智謀巧拙。進退可否。悉能私隱於深心。人不可得而窺之。是至私也。及其動用。觀善惡。察是非。施政令。行賞罰。顯然明白。爲天下之可觀。乃至公

陰符經
也。故曰天之至私。用之至公也。爲軍帥之體。能
用以隱密。機數難窺。取捨如神。威恩顯著。上清
下正。將勇兵強。剋敵摧兇。功業盛茂。故曰下有
強兵。戰勝之術也。

禽之制在炁。

鵬搏九萬。積炁而昇。蜩鳩搶榆。決起而上。皆能
制炁。進退而自由也。

疏曰。禽者。羽化百鳥之類也。炁者。天地陰陽之
炁也。人之運動。皆以手足進退爲利。禽鳥運動。
皆以翅羽鼓炁。心動翅鼓。無所不之。上下由之。
況人最靈。不能善用天機道德之炁。固躬養命。
以致長生久視乎。若人善能制道德之炁。則遨
遊太虛。禽鳥不足比也。爲軍帥之體。善用五行
休王之炁。能知陰陽制伏之源。則摧兇剋敵。不
足爲難。故曰下有強兵。戰勝之術者也。

死。者。生之根。生。者。死之根。

愚人徇物而貪生。違生之理者。促壽。賢人損已
以求道德。其妙者。固躬而不亡。

疏曰。此言人之在世。貪生惡死。皆自厚養其身。恐致滅亡也。鞠養身命。必須飲食衣服。此亦天然自合之理。故莊子言。耕而食。織而衣。其德不離。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故知人生必資衣食之育養也。然在於儉約處中則吉。若縱恣奢溢。過分則凶。而反害其生也。至若上古之人。巢居穴處。情性質朴。亦不知有長生短促之理。任自然。而逍遙年壽長永。後代真源道喪。浮薄將興。廣設華宇。衣服純綵。滋味飭膳。越分怡養。恐身之。不康殊。不知養之太過。役心損慮。反招禍患。爲促壽之根本。故曰。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者。至如道德之士。損已忘飭。以求長生之術。或則餐霞服炁。辟穀休糧。心若灰灰。形同槁木。世人觀之。必死之象。殊不知長生之根本也。故曰。死者生之根也。夫將帥之體。能知倖生。卽死。必死而反生者。則全軍保衆。爲良將焉。故兵術曰。致兵於死地而反生。此是強兵戰勝之術也。莊子曰。方生方死。方死方生也。

恩生於害。害生於恩。

君子勉善而感恩。恩生於害也。小人辜恩而起害。害生於恩也。

疏曰。此言人心向背。恩害互生也。本來無害。亦無恩。因救害而有恩。則恩生於害。至如賢人君子。小有患難。得人拯拔。懷恩感激。終身不忘。是恩生於害也。至如小人承君子之上恩。顧身居榮祿。不能戒慎。終始保守。一朝恃寵失權。身陷刑網。不知已過。反生怨害。此曰害生於恩。道德

之士。感天地覆育之恩。不辜至道生成之德。修善行正。反朴還元。則無害可生於恩。恩亦無由生於害。不將恩害以撓性。守靜默以生淳和。至如恩害相生。寵辱更致者。小人之道也。爲將帥之體。不負皇恩。不驕榮寵。慎終如始。保守恩光。竭力盡忠。成功立事。恩亦無由生於害。害亦無由起於恩。以道德臨戎。有征無戰。豈不美哉。故云下有強兵。戰勝之術也。

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

愚人見星流日暈風雨雷電水旱災蝗而生憂懼殊不知君臣道德政理淳和矣安撫黎人轉禍爲福以此時物文理哲唯聖我知之者矣故天地懸日月以照善惡垂列宿以示吉凶皆道德自然之理矣愚人仰視三光觀天文之變易覩雷電之震怒或寒暑不節或水旱蟲蝗恐禍及身悉懷憂懼愚人以此爲天地文理聖也時物文理者但君懷廉靜臣效忠貞獯鵲不喧邊烽無燧兆人康樂寰宇寧泰縱天地災祥無能爲也聖我以此爲時物文理者故家語云殷太戊之時道缺法邪以致之孽桑穀忽生於朝七日人拱占者曰桑穀野木合生於郊今生於朝國亡矣太戊恐懼側身修德思君臣之政明養人之道三年之後遠方慕義重譯而至十有六國則桑穀無能爲災夫子曰存亡禍福皆在於已天災地妖不能加也則妖禍不勝善政惟夢不勝善行又堯遭洪水九年湯遭大旱七載兆庶和平人無饑色何者爲君有道政理均和主

信臣忠。百姓戴上。雖有水旱不能爲災也。水旱者。天地也。文理者。時物也。若明時物之理者。皆能轉禍爲福。易死而生。故曰我有時物文理哲。夫爲軍帥之體。日暈五色。星流四維。恠獸衝營。野鳥入室。以天地文理示其災祥。但能修正令。設謀慮。思撫士卒。轉禍爲福。則敵何敢當。此乃時物文理哲也。

故曰。下有強兵戰勝之術也。下章一百三言。皆使人深思靜慮。恩害不生。曉達存亡。公私隱密。開物成務。觀天相時。故曰下有強兵戰勝之術也。

讚曰。絕利一源。三思反覆。狗物之機。生死在目。樂出安靜。恩生害酷。天地災祥。時理爲福。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

良曰。天地之道。浸微而唯勝者也。陰陽相推而變化順矣。

良曰。言陰陽相推激。至於自化在於目乎。

是故聖人知自然之不可爲。因以制之。

亮曰。深矣。善矣。天人見之爲自然。英雄見之爲制。愚人見之爲化也。

至靜之道。律曆所不能契。

鳥獸之謂也。

良曰。鳥獸之靜。曆不能機也。

爰有奇器。是生萬象。八卦甲子。

萬一決也。

神樞詭藏。

六癸。卽玄女符也。

陰陽相勝之術。昭昭乎進乎象矣。

此七十言理盡不疏也。

制愚人見之爲化也
主靜之道律曆所不能契
鳥獸之謂也
良曰鳥獸之靜曆不能契也
友有奇器是生萬象八卦甲子
此十言聖盡不施也

黃帝陰符經序

蜀相諸葛亮序曰。所謂命者性也。性能命通。故聖人尊之以天命。愚其人而智其聖。故曰天機張而不死。地機弛而不生。觀乎陰符造化在乎手。生灰在乎人。故聖人藏之于心。所以陶甄天地。聚散天下。而不見其跡者。天機也。故黃帝得之以登雲天。湯武得之以王天下。五霸得之以統諸侯。夫臣易而主難。不可以輕用。太公九十非不遇。蓋審其主焉。若使哲士執而用之。立石爲主。刻木爲君。亦可。

以享天下。夫臣盡其心。而主反怖有之。不亦難乎。
嗚呼。無賢君。則義士自歿而不仕。莫若散志巖石。
以養其命。待生於泰階。世人以夫子爲不遇。以秦
儀爲得時。不然。志在立宇宙。安能馳心下走哉。丈
夫所耻。嗚呼。後世英哲。審而用之。范蠡重而長文
種輕而亡。豈不爲泄天機。天機泄者。沉三劫。宜然。
故聖人藏諸名山。傳之同好。隱之金匱。恐小人竊
而弄之。

黃帝陰符經

黃帝陰符經

范蠡

諸葛亮

伊尹 大公

張良

全註

鬼谷子

李筌

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序首故天有五賊。見之者
昌。

太公曰。其一賊命。其次賊物。其次賊時。其次賊
功。其次賊神。賊命。以一消天下。用之以味。賊物。
以一急天下。用之以利。賊時。以一信天下。用之。

以反賊功。以一恩天下。用之以怨。賊神以一驗天下。用之以小大。鬼谷子曰。天之五賊莫若賊神。此大而彼小。以小而取大。天地莫之能神。而況於人乎。筌曰。黃帝得賊命之機。白日上昇。殷周得賊神之驗。以小滅大。管仲得賊時之信。九合諸侯。范蠡得賊物之急。而霸南越。張良得賊功之恩。而敗強楚。

五賊在心。施行于天。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

太公曰。聖人謂之五賊。天下謂之五德。人食五味而生。食五味而歿。無有怨而棄之者也。心之所味也亦然。鬼谷子曰。賊命可以長生。不歿。黃帝以少女精炁感之。時物亦然。且經冬之草。覆之而不死。露之即見傷。草木植性尚猶如此。況人萬物之靈。其機則少女以時。廣成子曰。以爲積火焚五毒。五毒即五味。五味盡可以長生也。筌曰。人因五味而生。五味而歿。五味各有所主。順之則相生。逆之則相勝。久之則積炁薰蒸。人腐。五臟殆至滅亡。代人所以不能終其天年者。

以其生生之厚矣。是以至道淡然胎息無味。神仙之術百數。其要在抱一守中。少女之術百數。其要在還精採炁。金丹之術百數。其要在神水華池。治國之術百數。其要在清淨自化。用兵之術百數。其要在奇正權謀。此五事者。卷之藏於心。隱於神。施之彌於天。絡於地。宇宙瞬息。可在入之手。萬物榮枯。可生人之身。黃帝得之。先固三宮。後治萬國。鼎成而馭龍。上昇於天也。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

亮曰。以爲立天定人。其在於五賊。

天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

范曰。昔伊尹佐殷。發天殺之機。克夏之命。盡而事應之。故有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太公曰。不耕三年大旱。不鑿十年地壞。殺人通萬。大風暴起。亮曰。按楚殺漢兵數萬。大風杳冥。晝晦。有若天地反覆。

天人合發。萬變定基。

良曰。從此一信而萬信生。故爲萬變定基矣。筌

曰。大荒大亂。兵水旱蝗。是天殺機也。虞舜陶甄。夏禹拯骸。殷繫夏臺。周囚羑里。漢祖亭長。魏武乞巧。俱非聖王之位。乘天殺之機也。起陸而帝。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權臣擅威。百姓思亂。人殺機也。成湯放桀。周武伐紂。項籍斬嬴嬰。魏廢劉協。是乘人殺之機也。覆貴爲賤。反賤爲貴。有若天地反覆。天人之機合發。成敗之理宜然。萬變千化。聖人因之而定基業也。性有巧拙。可以伏藏。

良曰。聖人見其巧拙。彼此不利者。其計在心。彼此利者。聖哲英雄道焉。況用兵之務哉。釜曰。中慾不出。謂之啓。外邪不入。謂之閉。外閉內啓。是其機也。難知如陰。不動如山。巧拙之性。使人無間而得窺也。

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太公曰。三要者耳。目。口也。耳可鑿而塞。目可穿而眩。口可利而訥。興師動衆。萬夫莫議其奇。在三者或可動。或可靜之。釜曰。兩葉掩目。不見泰。

山。雙豆塞耳。不聞雷霆。一板掠舌。不能立言。九竅皆邪。不足以察機。變其在三者。神心志也。機動未朕。神以隨之。機兆將成。心以圖之。機發事行。志以斷之。其機動也。與陽同其波。五嶽不能鎮其隅。四瀆不能界其維。其機靜也。與陰同其德。智士不能運其榮。深聞不能竅其謀。天地不能奪其時。而況於人乎。

火生于木。禍發必剋。奸生于國。時動必潰。知之修鍊。謂之聖人。

荅曰。火生於木。火發而木焚。奸生於國。奸成而國滅。木中藏火。火始於無形。國中藏奸。奸始於無象。非至聖不能修身鍊行。使奸火之不發。夫國有無軍之兵。無災之禍。是以箕子逃而縛裘。牧商容囚而蹇叔哭。

天生天殺。道之理也。

良曰。機出乎心。如天之生。如天之殺。則生者自謂得其生。死者自謂得其死。

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三盜既

宜。三才既安。

鬼谷子曰。三盜者彼此不覺知。但謂之神。明此三者。況車馬金帛。棄之可以傾河填海。移山覆地。非命而動。然後應之。筌曰。天地與萬物生成。盜萬物以衰老。萬物與人之服御。盜人以驕奢。人與萬物之上器。盜萬物以毀敗。皆自然而往。三盜各得其宜。三才遞安其任。

故曰。守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

鬼谷子曰。不欲令後代人君。廣歛珍寶。委積金帛。若能棄之。雖傾河填海。未足難也。食者所以治百骸。失其時而生百病。動者所以安萬物。失其機而傷萬物。故曰。時之至間。不容瞬息先之。則太過後之。則不及。是以賢者守時。不肖者守命也。

人知其神而神。不知其神所以神也。

筌曰。人皆有聖人之聖。不貴聖人之愚。既覩其聖。又察其愚。既覩其愚。復覩其聖。故書曰。專用聰明。則事不成。專用晦昧。則事皆勃。一明一晦。

陰符經
衆之所載伊尹酒保太公屠牛管仲作革百里奚賣粥當衰亂之時人皆謂之不神及乎逢成湯遭文王遇齊桓值秦穆道濟生靈功格宇宙人皆謂之至神。

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

鬼谷子曰後代伏思之則明天地不足貴而況於人乎筌曰一歲三百六十五日日之有數月次十二以積閏大小餘分有定皆稟精炁自有不爲聖功神明而生聖功神明亦稟精炁自有不爲日月而生是故成不貴乎天地敗不怨乎

陰陽

其盜機也天下莫能知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輕命。

諸葛亮曰夫子太公豈不賢於孫吳韓白所以君子小人異之四子之勇至于殺身固不得其主而見殺矣筌曰季主凌夷天下莫見凌夷之機而莫能知凌夷之源霸王開國之機而莫能知開國之源君子得其機應天順人乃固其躬

小人得其機。煩兵黷武。乃輕其命。易曰。君子見機而作。不俟終日。又曰。知機其神乎。機者。易見而難知。見近知遠。

瞽者善聽。聾者善視。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三反晝夜。用師萬倍。

尹曰。思之精。所以盡其微。良曰。後代伏思之耳。目之利。絕其本源。筌曰。人之耳目。皆分於心。而竟於神。心分則機不精。神竟則機不微。是以師曠薰目而聰耳。離朱漆耳而明目。任一源之利。而反用師於心。舉事發機。十全成也。退思三反。經晝歷夜。思而後行。舉事發機。萬全成也。太公曰。目動而心應之。見可則行。見否則止。

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

筌曰。爲天下機者。莫近乎心目。心能發目。目能見機。秦始皇東遊會稽。項羽目見其機。心生於物。謂項梁曰。彼可取而代之。晉師畢至於淮。肥符堅目見其機。心死於物。謂符融曰。彼勅敵也。胡爲少耶。則知生死之心。在乎物。成敗之機。見

於目焉。

天之無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風莫不蠢然。

良曰熙熙哉太公曰誠懼致福。筌曰天心無恩。萬物有心歸恩於天。老子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是以施而不求其報。生而不有其功。及至迅雷烈風威遠而懼。邇萬物蠢然而懷懼。天無威而懼萬物。萬物有懼而歸威於天。聖人行賞也。無恩於有功行伐也。無威於有罪。故賞罰自立於上。威恩自行於下也。

至樂性餘。至靜性廉。

良曰夫機在於是也。筌曰樂則奢。餘靜則貞。廉性餘則神濁。性廉則神清。神者智之泉。神清則智明。智者心之府。智公則心平。人莫鑒於流水。而鑒於澄水。以其清且平。神清意平。乃能形物之情。夫聖人者。不淫於至樂。不安於至靜。能棲神淨樂之間。謂之守中。如此施利。不能誘聲色。不能蕩辯士。不能說智者。不能動勇者。不能懼。

見禍於重開之外。慮患於杳冥之內。天且不違。而況於兵之詭道者哉。

天之至私。

尹曰。治極微。

用之至公。

良曰。其機善。雖不令天下而行之。天下所不能知。天下所不能違。筌曰。天道曲成萬物而不遺。椿菌鵬鷁。巨細脩短。各得其所。至私也。雲行雨施。雷電霜霓。生殺之均。至公也。聖人則天法地。養萬民。察勞苦。至私也。行正令。施法象。至公也。孫武曰。視卒如愛子。可以俱死。視卒如嬰兒。可與之赴深溪。愛而不能令。譬若驕子。是故令之以文。齊之以武。

禽之制在炁。

太公曰。豈以小大而相制哉。尹曰。炁者。天之機。筌曰。玄龜食蟒。鸛隼擊鵠。黃腰啖虎。飛鼠斷猿。蜥蜴躋魚。狼狽嚙鶴。餘甘柔金。河車服之無窮。化玉雄黃。變鐵有不灰之木。浮水之石。夫禽獸。

木石得其炁。尚能以小制大。況英雄得其炁。而不能淨寰海而御宇宙也。

生者歿之根。歿者生之根。恩生於害。害生於恩。太公曰。損已者物愛之。厚已者物薄之。筌曰。謀生者必先歿。而後生。習歿者必先生。而後歿。鶚冠子曰。不歿不生。不斷不成。孫武曰。投之歿地。而後生。致之亡地。而後存。吳起曰。兵戰之場。立歿之地。必歿。則生。幸生。則歿。恩者害之源。害者恩之亦。吳樹恩於越。而害生。周立害於殷。而恩生。歿之與生也。恩之與害。相反糾纏也。

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

太公曰。觀鳥獸之時。察萬物之變。筌曰。景星見。黃龍下。翔鳳至。醴泉出。嘉穀生。河不滿溢。海不揚波。日月薄蝕。五星失行。四時相錯。晝冥宵光。山崩川涸。冬雷夏霜。愚人以此天地文理爲理。亂之機。文思安安。光被四表。克明俊德。以親九族。六府三事。無相奪倫。百穀用成。兆民用康。昏主邪臣。法令不一。重賦苛政。上下相蒙。懿戚貴

臣驕奢淫縱酣酒嗜音峻宇雕墻百姓流亡思
亂怨上我以此時物文理爲理亂之機也

人以虞愚我以不虞愚人以期其聖我以不期其
聖。

筌曰賢哲之心深妙難測由巢之跡人或窺之
於應變無方自機轉而不窮之智人豈虞之
以跡度心乃爲愚者也。

故曰沉水入火自取滅亡。

良曰理人自歿理軍亡兵無歿則無不歿無生
則無不生故知乎歿生國家安寧。

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

尹曰靜之至不知所以生。

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

良曰天地之道浸微而推勝之。

陰陽相推變化順矣。

良曰陰陽相推激至於變化在於目。

是故聖人知自然之道不可違因而制之。

良曰大人見之爲自然英哲見之爲制愚者見

之爲化。尹曰。知自然之道。萬物不能違。故利而行之。

至淨之道。律曆所不能契。

良曰。觀鳥獸之時。察萬物之變。鳥獸之淨。律曆所不能契。從而機之。

爰有奇器。是生萬象。八卦甲子。

萬一決也。神機鬼藏。

良曰。六癸爲天藏。可以伏藏也。

陰陽相勝之術。昭昭乎進乎象矣。

亮曰。奇器者。聖智也。天垂象。聖人則之。推甲子。

畫八卦。考著龜。稽律曆。則鬼神之情。陰陽之理。

昭著乎象。無不盡矣。亮曰。八卦之象。申而用之。

六十甲子。轉而用之。神出鬼入。萬明一矣。良曰。

萬生萬象者。心也。合藏陰陽之術。日月之數。昭

昭乎在人心矣。廣成子曰。甲子合陽九之數。卦

象出師衆之法。出師以律。動合鬼神。順天應時。

而用鬼神之道也。

黃帝陰符經解終

衆出相衆之去出相以事便合衆輒則天熟相
卻平亦人心矣黃真子曰甲午合則此之嫌性
萬主萬衆皆心也合衆劍則之謂曰民之嫌
六十甲子轉而用之輒出衆人萬相一矣真曰
陰謂蒼平衆無不盡矣真曰人徒之衆中而用之
畫人佳者皆龍語軒輒限衆輒之謂劍則之謂

黃帝陰符經集解

赤松子

子房真人張良

太極左仙翁葛玄

西山真人許遜

正陽真人鍾離權

純陽真人呂巖

華陽真人施肩吾

至一真人崔明公

海蟾真人劉玄英

清虛真人曹道冲

治城在虛子明之白雲霽訂

鍾離真人曰黃者中央之色帝者君主之名中以統於五行帝以治於萬物陰者性之宗符者

命之本。此陰符之旨。內以修身。外治家國。包羅天地。總御羣方。古今得道仙真。皆因此義。以至於無爲矣。張子房頌曰。要知天五是中黃帝君。元始法中王。仙真盡達陰符理。治國修身入聖鄉。曹真人青霄樂云。心爲君主象中黃。神用無私。帝道昌。陰是性中鉛可貴。錄名天寶命符陽。經垂法教開方便。普濟羣迷作巨航。只候行成功滿足。十洲仙島是家鄉。

神仙抱一演道章

呂真人曰。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在人謂之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守而勿失。與玄爲一。則精神合而不離矣。以精集神。以神御炁。鍊神合道。與天長久。故道經曰。抱一能無離乎。又曰。抱一爲天下式。昔廣成子誡黃帝曰。無勞汝形。無搖汝。少思寡欲。乃可長生。此卽神仙抱一旨歸也。葛仙頌曰。混沌玄黃啓肇生。扶持造化立乾坤。學人要覓長生道。太一含真卽是真。崔明公臨江仙云。一炁靈根爲命祖。專心抱守玄真。杳冥

之內隱元精。至人先務本。本立道基成。蚌裏藏珠。川景媚石。中蘊玉山榮。地天長久爲何因。都緣懷道德。亘劫自清寧。

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

鍾離曰。大道無形。視聽不可以見聞。大道無名。度數不可以籌算。資道生形。因形立名。名之大者。天地也。卽天地上下之位。而知大道之高卑。卽陰陽終始之期。而知大道之前後。冬至則地中陽升。五日一候。三候一炁。經六炁。

是時陽升入陽位。又六炁而之。夏至廼陽升到天太極而生陰。陰以杳冥抱陽而下降。夏至則天中陰降。經六炁而至秋分。是時陰降入陰位。又六炁而之。冬至乃陰降到地太極而生陽。陽以恍惚負陰而上升。升降不失其道。是以天地長久。惟人也。集靈以生。資道而立。體天法道。調運陰陽。以心腎方合。天地上下之位。用炁液比陰陽升降之儀。將一日效一年。使一時象一月。養命按法。下功依時。陰陽交合。不失其道。亦當

與天地齊其堅固而同得長久矣。執者持也。觀天持法依命而行。萬事皆畢。故曰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赤松子頌曰。天道無言。運四時雲行雨施。物咸資洞觀。玄象依天。令體此修真。合聖機。劉海蟾亭前柳云。天道乾元。覆蔭無偏。列宿瑩高懸。冬至陽生理。夏中液降于天。烏兔精華往復。廻行運虛璇。體道觀天。名照了四時。八節要精研。作用日爲年。進火中宵子。有時添汞抽鉛。鍊就金丹大藥。方號神仙。

天有五賊見之者昌

赤松子曰。五賊者五行也。在天爲五星。在人爲五臟。於眼爲五色。於耳爲五聲。以至鼻之五香。舌之五味。身之五觸。心之五毒。皆曰五賊。賊者害也。此五行之炁。各懷生殺。順則吉。逆則凶。天時順則四序調和。安寧豐泰。逆則兵饑水旱蝗疫爲災。人有五賊。只在于心。心正則柔和慈善。真清行之則吉。心亂則剛戾狠疾。姪濁行之則凶。見者覺也。覺了明悟。則身心康寧。故曰天有

五賊見之者昌。劉海蟾頌曰。五賊縱橫遍萬方。木金火及中央。剪除戎馬妖氛息。見之天下永寧昌。崔明公蘇幕遮云。五賊機無形影。苦惱蒼生。遁伐相吞併。一藏虧時。一藏勝。憊壞形軀。只爲陰多盛。脾旺時當補腎。貪欲無明。欺妬都除。泯照見皆空亡。五蘊性命延昌。堅久如天永。五賊在心。施行於天。

子房曰。五賊謂賊命。賊物。賊功。賊時。賊神是也。此五賊在心。杳無形迹。覺而悟之。名爲照了。自然神定。无和無諸。渚礙。施行法象。與天同然。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

劉海蟾曰。先觀天道。次明五賊。作用施行。契合天命。雖宇宙之大。不離掌握。萬化雖衆。亦生乎身。呂真人頌曰。心鏡澄清瑩且明。施行功業契天星。剛柔宇宙存乎掌。萬化生成只在身。施真人卜算子云。心鏡澄澄瑩。五賊皆除泯。天道行時。即使行。保命也。如天永。宇宙乾坤柄。掌握文明定。萬化生成。只在身。抱一功神聖。

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

崔明公曰。天性人心本乎一也。天道虛無湛然。人心本源同此。經以天性喻於人心。指使人心合於天機。立天之道者陰陽也。立人之道者仁義也。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是謂天爵。先修天爵以積其行。次體天道以累其功。功之至妙無若抱一也。子房曰。經言天性人也。人心機也。而不曰人心天也者。蓋明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也。許真人頌曰。皇天本性化生人。天性人心三

體靈善行果圓功滿足。南宮標列是仙名。葛仙翁西江月云。大道無形無相。生天生地生人。人心天性體同靈。恬淡無爲真本。上士體天行道。道成豈懼朝昏。善功圓滿吉祥臻。七祖超騰妙境。

天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

子房曰。天道生殺者。皆合其機。非妄動也。殺謂以陽隨陰。機謂失時而變。如春分之時。四陽發生。二陰衰弱。卽天道宣行號令。雷乃發聲。聲震

徹重泉驚甦萬物。使一切龍蛇蟄藏之類皆起於陸。此則天發殺機也。愚人不知天道。恣發狂機。貪利于名。傾人害物。則天道報應。灾殃禍亂及於身。是謂天地反覆也。劉海蟾曰。自天性人也。至以定人也。道之常也。自天發殺機。至天地反覆。道之變也。常者。所以守剛柔而立。變者。所以運陰陽而適時也。施真人頌曰。雷聲號號動天威。驚蟄龍蛇萬物齊。此是玄機真造化。能明此道合希夷。許真人頌曰。人發狂機禍立生。傾危都爲虐生靈。悲思喪國亡家者。金谷章華尚未醒。呂真人臨江仙云。晷運推移從復卦。四陽令屈春分。天威鼓物以雷霆。龍蛇皆起陸。藏蟄盡甦驚。下士豈知天道意。狂謀利福營營。坑人損物害生靈。餘殃不可追。顛覆自危傾。天人合發。萬變定基。

許真人曰。天得一以清。人得一以生。天人用機造化無異。故曰天人合發。既合道機。與天相契。則萬種塵緣皆息於心。故曰萬變定基也。

性有巧拙。可以伏藏。

曹道冲曰。大巧莫巧於造化。而莫知所爲。豈不似拙。經曰。性有巧拙。可以伏藏。老子曰。大巧若拙。與此義同。施真人曰。惟聖人發機合於天道。自然萬變息於心基。是以窮理盡性。與道合真。故曰。方而不割。廉而不剝。直而不肆。光而不耀。無譽無訾。無是無非。一龍一蛇。與時俱化。一上一下。以和爲量。行於萬物之上。遊於道德之鄉。故可得累耶。蓋歸根而復命之源也。故性有巧拙。可以伏藏也。鍾離真人頌曰。天人合發。定心基。復命歸根。盡性時。隱迹韜光。修道德。伏藏元火。守柔雌。呂真人望江南云。天道密造化。四時行。或躍在淵。當卯月。括囊無咎。應秋分。曆象甚分明。人體此合發。契天星。日月卦爻。明刻漏。萬緣不染。息心神。功滿赴蓬瀛。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葛仙翁曰。三要者。眼耳口也。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故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也。

五千言云。五色令人目盲。五聲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夫視聽言人之先也。故在九竅之中。惟三要焉。此三者可以養人。可以害人。養人者原於靜。害人者域於動故也。蓋動者人之爲靜者。天之質。人爲之謂僞。天質之謂真。張子房頌曰。九竅邪風觸正神。三關牢閉得全真。澄心遣慾求玄理。得悟慙慙莫住程。葛仙翁漁家傲云。妙理玄玄復與聖人制法垂言教。體道觀天爲照了。明三要聞邪勿遣相侵惱。塞兌關扃修

鍊內寶。色聲五味都忘了。視聽言皆合聖道。除機巧。隨時動止方知好。

火生於木。禍發必剋。姦生於國。時動必潰。知之修鍊。謂之聖人。

施真人曰。上文說九邪三要動靜之宜。切令戒恐。未能窮理盡性。故再舉火木姦國之喻。令慙懃修鍊也。夫性之有情。如木中有火。出於性而賊性。火生於木而害木。惟聖人者。達性命之源。明天人之道。外能鍊形。內能修性。鍊形所以蓄

精修性所以養神。故道之真足以治身。緒餘足以治國家。土苴足以治天下。是以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裕。修之天下其德乃長。修之國其德乃普。自中以及外。自近以及遠。修是玄風無所不至。故曰知之修鍊。謂之聖人者也。曹真人頌曰。木爲真性。火爲情慾。火炎時礙性。真有聖人修鍊。得國無顛險。木無焚。許真人頌曰。軒黃成道日。說破度迷津。國木如真性。姦火喻邪情。情亡姦火滅。性慧欲情薨。君心修鍊正。身安國泰寧。葛仙翁滿庭芳。心動神疲。情澄性適。妙門開啓。玄關火生於木。災發慎礚。研水蓄冰而礙水。田存棘也妨田。玄元教閑邪正幻。安樂自逍然。觀天明五蘊。知之修鍊。去世何難遣。羣魔消盡。復本還源。補兌成乾事畢。妙因果周圓。尋真悟三千行滿。丹就去超凡。

富國安民演法章

鍾離真人曰。富者足備之稱。安者安寧之義。身如家國。心比父君。君正則天下普安。心靜則萬

神皆裕。一身之中靈備萬物。精炁血脉。臟腑魂魄。皮膚毛髮。比同兆民。君主無事。則民庶均安。知足忘貪。則是名真富。故道德經云。知足者富。又云。愛民治國能無爲乎。又曰。爲無爲則無不治矣。又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朴。我無事而民自富。乃安民富國之法旨也。

張子房頌曰。高上玄都號玉京。壺中天地寶無垠。逍然知足爲天富。政治民淳國泰寧。施真人玉堂春云。閬苑蓬瀛華胥諸妙境。玉堂金馬寶城華郡。兆庶安寧達此玄風。祇在身身比邦家。心如君父敬心正。無邪精神安靜。知足忘貪。斯名真富盛。可謂壺中別有春。

天生天殺道之理也

赤松子曰。天之生殺皆合道機。非妄動也。蓋天地之專精爲陰陽。陰陽襲精爲四時之散精爲萬物。天有五行之炁。隨時應令。逐序遷移。春夏以陽和之炁生養萬物。秋冬以陰寒之炁肅殺。

萬物。此皆自然之理。至公之道。故云天生天殺。道之理也。

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三盜既。立三才既安。

劉海蟾曰。與萬物之生成。盜萬物以衰謝。萬物與人之服御。盜人以驕淫。人與萬物之工器。盜萬物以毀敗。許真人曰。萬物盜天地而生成。不知天地反盜萬物而衰老。人盜萬物以資財而充富貴。不知萬物反盜人以勞役而致禍患。葛

真人曰。有盜不可非道而盜也。上文三義更相。爲盜。自然之理。人能窮理悟真。合道而盜。順其宜而宜。乖其理則凶。是以三盜各得其宜。三才悉安其任也。

故曰。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

施真人曰。故曰者。相續之義。先明天地生殺之理。次知三盜合道之機。三盜悉合其宜。三才各安其任。然後食時骸理。動機化安也。曹道冲曰。凡理性命。必先飲食。五穀五果五味。皆須調候。

得所。量體而進。熟則益人。生則傷臟。此乃食之理。故使飲食不失其時。滋味不乖其節。只令中道不可越常。如此則百骸俱理。五臟安和。無諸疾病。壽數永長。故曰食其時。百骸理也。張子房曰。凡物色惡者非炁之正。臭惡者非炁之和。烹飪失節者非水火之既濟。不時而食者非生炁之具全。聖人於此四者。特有不食之戒。是以內經言。食飲有節。起居有常。不妄作勞。是謂知道。故君子飲天和以潤神。食地德以滋形也。崔明

公曰。道經云。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且鄙。我獨異於人。而貴永食於母。此者食時之深旨也。食其時。百骸理。人道之用也。動其機。萬化安。天道之體。張子房頌曰。三盜相因。通代偷。食時骸理。炁和流。金砂五內如風雨。不礙皇家作貴侯。鍾離真人滿路花云。人人皆有道。迷者不知源。天生天殺理。妙中玄。樞星斗晷運。逐遷。澄心忘愛慾。順序調神慧。通覺性靈圓。既三才三盜。宜安富。國豈爲難。食時骸固理。鍊丹田無妨。市井不礙。

作朝官綿綿胎息炁養嬰兒任從烏兔往然。
人知其神而神不知不神而所以神。

崔明公曰專用聰明則事不成專用晦昧則事
皆悖。一明一晦是謂陰陽一陰一陽道之理也。
呂真人曰衆人以聲色威顯爲神聖人以杳杳
虛寂爲道道者神也。人但遇雷電之風雨之猛
心生畏警而謂神不知此天地萬物皆自希夷
虛寂中來是不神而所以神也。鍾離曰神者妙
而無方陰陽不測之謂也。但知萬物從陰陽而

生長殊不知陰陽自不神而生焉不神者至道
也。虛寂無爲也。故不神此不神之中能生陰陽
日月三才萬物是不神而所以神也。

子房曰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以其無爲是名正
道是以杳杳冥冥其中有精恍恍惚惚其中有
物此乃至道不神之中而有至神之理子房頌
曰人盡知神故使神神離飛散似風雲不神自
化留年樂方知大道復歸根。赤松子小重山云。
壤壤垓垓利與名竭聰傾智力漫營搖精損炁

敗元神形神善財命兩難親。大道坦然平。無爲
爲妙用。用爲昏。杳冥之內。隱神精。除玄覽。方始
見圓明。

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

鍾離曰。日月陰陽之精華。六合之中。爲至尊也。
積日爲月。積月爲歲。行歷周天。各有度數。盈昃
進退。亦有大小。此則日月有數。大小有定也。召
真人曰。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成。有
溫涼寒暑。春夏秋冬。則天地長養萬物。皆因此
道造化生成。豈不爲聖功神明乎。許真人曰。凡
胎卵濕化。金石草木。天地萬物生育之理。皆從
無入有。功乃顯著。世間萬物。皆稟此聖功而生。
故大與小。咸有定分。不相逾越。則大不輕小。小
不羨大。是以鵬鷁各自逍遙。不相健美也。劉海
蟾曰。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以象言者。日月
也。以形言者。大小也。有象然後有數。故曰日月
相數有形。然後有位。故曰大小有定。人爲三才
之靈。法陰陽升降之宜。則日月運行之數。聖功

滿足神登太虛修證在人高卑隨行者也。曹真人頌曰。日月升沉數。乾坤變易爻。聖功神自去。大小悉安巢。韓信甘超勝。陶潛愧折腰。浮華與清淡。鵬鷃各逍遙。張子房頌曰。長天日月數難藏。坤嶺初交始見光。造化只憑弦望得。神功功積鎮茫茫。施真人滿庭芳云。真汞真砂。天庭至寶。事須著意存收。五行全處。嬰姤兩綢繆。數倚三三。二地陰陽會。九六同舟。精華媾。溫溫鼎器。無漏埋深幽。剛柔分卦象。調媒火候。方便連留。待聖功功畢。國富民優。變易離虛坎滿。純陽就。則有歸頭。神明出高卑。有定。隨行列仙儔。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輕命。

許真人曰。此重舉上三盜之義。凡盜必合其道。不可非道而盜也。天有時。地有利。吾乘天地之時利。山澤之產育。以生吾木植吾家。如作田之數。孰不爲盜也。然如是也。人皆不知盜機之理。君子小人志炁不同。君子得之委分固躬。小人

得之強謀輕命。劉海蟾曰：君子知至道之中，包含萬善，所求以和，所習以善，凡所運動皆設善機，與道合契，乃至精思守一，竊其微妙以資其性，或盜神水華池，玉英金液，以致神仙。賢人君子知此妙道之機，故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即窺弄其機，乃輕其命，恒習惡行，恒蓄巧機，但務營求金帛，不念艱辛，或修學武藝，豈辭疲倦，飾情巧智，以求生於浮華之機，所以煩兵黷武，則軍旅敗亡，望貴攀高，則榮消辱至，或貪婪損己，或累色禍生，雖然最得榮華，不免其咎，患蓋為不知妙道之機，以至於此。故曰：小人得之輕命也。葛仙翁曰：至道無形，故天下莫能見，妙機無數，故天下莫能知。理於賢人，故君子得固躬，亂於不肖，故小人得輕命。葛仙頌曰：賢人窮理合虛無，得悟乾坤造化爐，下士只爭名與利，郊原丘塚是前途。呂真人行香子云：妙道玄微，達者人希，任聰明難見難知，杳冥主恍惚容儀，隱真精藏，物象號天機，大人窮理，秘守三奇，下愚夫逐。

景昏迷貪婪財色舉動非爲喪精神輕性命可
來癡。施真人訴衷情云大人君子性和平不
與物爲爭。唯有下愚無識蝸角競虛名虛妙理。
載真經富安民杏冥公主恍惚深藏悟者仙成。

強兵戰勝演術章

鍾離真人曰。強者康健之稱。兵者禦戎之器。德
經曰。益生曰祥。心使炁曰強。易曰。天行健。君子
以自強不息。言體天德純陽之道。統御羣生以
心爲主。以炁爲兵。君主無爲無不治矣。此乃清

靜無爲之道。以道降魔。罔有不克。故曰。強兵戰
勝。呂真人曰。聖人立法。本要除邪治亂。理國安
民。豈在施籌運略。講武興師。驅役生靈。殺害性
命。招兇積孽。禍殃子孫。且如孫吳韓白。用陰毒
之機。鬼賊見解。白骨丘山。血流河海。致使羣生
長撓。帝王多憂。豈爲功臣大略乎。故五千言曰。
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又曰。夫
佳兵者。不祥之器。是以陰符列爲下篇。施真人
頌曰。善行無迹。號強兵。禦寇除戎。卽是兵。對境

忘心呼戰勝。如斯修治國安榮。曹真人青霄樂
云。心爲君將。炁爲兵。慈作旌旗。慧作營。戒鼓定
籌。仁義甲。儉恭糧。草德安寧。溫良謙慎。乘車馬。
忠信清廉。號令行。孝悌善和。排列陣。魔軍一擊
便歸盟。

瞽者善聽。聾者善視。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三反晝
夜。用師萬倍。

崔明公曰。瞽聽聾視。緣專一也。是以稱善。能守
專一。精誠舉事。用機十全。利益就中。更能三思。

反覆經書歷夜。又比常情。利益萬倍。赤松子曰。
師心也。凡百舉止。皆起於心。心神精一。罔有不
遂。海蟾子頌曰。瞽聽聾觀。必至誠。一源絕利。聖
人情用時。晝夜明三反。精血相交。藥自成。曹真
人蘇幕遮云。瞽祛明聾滅聽。絕利行師。十倍通
神聖。萬法不離方寸。謹守天和。卽此爲修真。但
虛心神必靜。虛靜之中。道炁來歸正。三反明時
先務本。精血相交。丹藥憑鉛汞。
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

張子房曰。生歿之機在於物。成敗之機見於目。許真人曰。道德之士。心不妄生。機不妄動。下愚之徒。貪婪萬物。欲資於身。反被萬物所盜而傷。正理是心生於物。歿於物也。葛仙翁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愚人動生妄心。加於萬物。皆因目觀而心生。故曰機在目也。赤松子曰。機在目者。令人戒慎其目。勿妄視也。故太上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也。

張子房頌曰。心生萬物。景牽纏。富貴貪求孽火。

煎心。主者冥神不散。自然道體合先天。崔明公。

臨江仙云。心起心生。因物景。忘機景物皆泯。經。

云。塞兌閉其門。聖人言句妙。達者自延齡。吾家。

玄道。知之者貴。家安國修身。帖然烹鍊守神精。

悟來機在目。心雨俱明。

天之無恩而大恩生。

張子房曰。天無心而恩於萬物。萬物有心而歸。

恩於天。故五千言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

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爲施而不責其報。生。

而不有其功。許真人曰：於無心是謂無恩。惟清靜者，物不能欺，則曰：天恩生矣。張子房頌曰：天炁無恩，不化生。三田留得變瓊珍。陰陽醞造升天藥。此是無恩生大恩。葛仙翁西江月云：自己天真，謹守無心，卽是無恩。順行陶鑄，結爲形返本還源，是本在欲無恩不化。三田變作瓊珍，無恩何以大恩生一粒金丹壽永。

雷烈風莫不蠢然

張子房曰：迅雷烈威，遠而懼邇，萬物莫不蠢然而畏之。天本不威，物而自懼，而歸天下，一如聖人行賞也。無恩而有功，行罰也。無威而有罪，賞罰自立於上，威恩自行於下也。許真人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施真人曰：至如軍旅，若能如此，上威下懼，必能定亂除邪。故曰：下有強兵，戰勝之術。赤松子頌曰：風雷鼓動，應時行。造化爭馳，萬物生。兵令信行，依法則。剪除兇暴，得安寧。曹真人白鶴子云：時暇風爲馭，全憑雷作輪。宣揚天號，壯觀兩精。

神震徹重泉脈。驚回萬谷春。何當用威武。一掃靜邊塵。

至樂性餘。至靜則廉。

張子房曰。機在目。赤松子曰。性陰也。樂則奢。餘而陰盛。靜則止。廉而神清。葛仙翁曰。夫聖人者。不淫於至樂。而愛於至靜。能棲神於靜樂之間者。謂之守中。夫如是。勢利不能誘。聲色不能蕩。辯士不能說。智者不能動。勇者不能懼。見福於重關之外。慮患於冥冥之內。天且不違。而況於兵之詭道哉。施真人頌曰。至樂無如。至靜心不沾塵垢。去奢淫。功成行滿。金丹畢。方表陰符。旨趣深。呂真人蘇幕遮云。守虛柔。安正性。養育陽魂。却在心源靜。浩炁冲和。神必聖。以道除邪。萬景皆消泯。此兵行陰魄殞。法陣慈幢。往吉來還勝。不比凡情用機倖。引孽招冤。枉把生靈損。天之至私。用之至公。

張子房曰。天地氤氲。是至私也。萬物化生。是至公也。呂真人曰。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是至私。

也。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是至公也。赤松子曰。天地生成萬物。萬物負陰至私也。而抱陽至公也。明公私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也。鍾離真人頌曰。天地氤氲象至私。生而不有至公時。用之至公用。南北使之神聖。使東西。呂真人望江南云。通大道。天地悉皆通。有用中無作用。無功功裏有神功。升降永無窮。玄與牝。造化合真空。天地合時甘露降。法機幽顯若私公。還返是朝宗。

禽之制在炁。

曹真人曰。虛化神。神化炁。炁強者制物。而弱者制於物。故曰。禽之制在炁也。許真人曰。禽鳥尚能乘制清虛之炁。心動翅鼓。翱翔於雲霄之間。上下盡中於已。況人爲最靈而不修乎。若能善用天機道德之炁。固躬保命。以致長生。而非難矣。施真人曰。炁者。生之無也。善攝生養炁者。雖至強之兕虎。至堅利之甲兵。吾足以勝之。而況於至物乎。海蟾子頌曰。禽制先須伏虎龍。自然

萬物總依從。先生訣與通靈術。攢捉陰陽掌握中。崔明公滿庭芳云。魂魄東西。精神南北。此中別有玄玄道。無形迹。分割畧微言。血是朱砂汞。寶精爲物。神水銀鉛。交加處。中宮匹配。恩愛結因緣。崑山通碧海。先煉已返本還元。遇明珠。九曲絲蟻能穿。採得蟾宮兔髓。憑卽匠和合。烏肝當禽制。三千行滿。高步赴蓬山。

生者灰之根。灰者生之根。

曹真人曰。謀生者先生而後灰。習灰者先灰而後生。

張子房曰。謀生者。景物牽纏。勞神役炁。貪求榮富。孽火焚燒。殃極禍踵。不灰何俟。習灰者。心冥冥兮無所知。神怡怡兮無所之。炁熙熙兮無所爲。萬慮不能感。求灰不可得。長生之門於斯可致。葛仙翁頌曰。生門灰戶。少人知。運用抽添在坎離。二八消時陽炁長。九三榮處定精微。崔明公白鶴子云。若覓神仙道。先當識本根。心生神必散。境滅慧還清。天地爲爐鼎。陰陽作炭薪。鍊

成無上藥。功滿去朝真。

恩生於害。害生於恩。

鍾離真人曰。恩者害之源。害者恩之流。呂真人曰。本因恩。而生。不能慎守天真。漂浪愛河。流吹慾海。是恩中生害。害生於恩也。許真人頌曰。當時恩。烝本身生。非理施恩。害却生。謹守慎。終能若始。還丹修就。鬼神驚。赤松子臨江仙云。夫婦深誠相眷戀。常流認此爲恩。誰知恩裏害還生。欲忘恩。自滅恩。滅害無根子。嗣原因。恩結恩。多反害身。形能修恩。烝養成珍。三千功行畢。朝禮玉宸尊。

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

張子房曰。天文者。日月星辰雷雨風雲也。地文者。山海金石草木鱗羽也。愚人見景星祥雲。情風甘露。醴泉嘉穀。麟鳳芝蘭。皆爲喜悅。或觀日月薄蝕。四時乖忒。彗星妖暄。水旱災蝗。驟雨狂風。天昏地震。惕然畏懼。恐禍及身。觀此天地文。信以爲教化。省愼。悛修自凡之聖。故曰理聖。劉

海蟾曰。軒轅氏製陰符將畢。先舉愚人用天地文理之成聖。然後自謙之曰。我以時物之文理之作哲。謂後其身而身先也。許真人曰。時物文者。人事也。言不必觀。視天文玄象。但常以善道隨時應物。縱有災怪出現。不爲害。赤松子曰。理於賢人。亂於不肖。體天法道。合節依時。以此理修革。凡有哲陰盡純陽真道乃畢。鍾離真人頌曰。玄象高明示吉凶。愚迷悛理亦成功。但隨時物行真善。日月無窮道自通。呂真人滿庭芳云。

黃帝陰符經序

敘曰陰符自黃帝有之。蓋聖人體天用道之機也。經曰得機者萬變而愈盛。以至於王。失機者萬變而愈衰。以至於亡。厥後伊呂得其末分。猶足以拯生靈。况聖人乎。其文簡其義玄。凡有先聖數家注解。互相隱顯。後學難精。雖有所主者。若登天无階耳。近代李筌假託妖巫。妄爲注述。徒紊人事。殊紊至源。不慚窺管之微。輒呈酌海之見。使小人竊窺自謂得天機也。悲哉。臣固愚昧。嘗謂不然。朝願聞

道夕死無悔。偶於道經藏中得陰符傳。不知何代
人製。詞理玄邈。如契自然。臣遂編之。附而入注。冀
將來之君子不失道旨矣。

繇曰。野對青萬變。而愈益。以至休王。夫對青萬變。
繇曰。劍鋒自黃帝。亦之蓋聖人。觀天用。觀之對也。

黃帝劍鋒繇衣

黃帝陰符經張註

天都逸史潘之恒景升定

張果註

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

觀自然之道。无所觀也。不觀之以目。而觀之以
心。心深微而无所見。故能照自然之性。唯深微
一而能照。其斯之謂陰。執自然之行。无所執也。不
執之以手。而執之以机。机變通而无所繫。故能
契自然之理。其斯之謂符。照之以心。契之以机。

陰符經

張果註

二

而陰符之義盡矣。李筌以陰爲暗。以符爲合。以此文爲序首。何昧之至也。

故天有五賊。見之者昌。

五賊者。命物時功神也。傳曰。聖人之理圖大而不顧其細。體瑜而不掩其瑕。故居夷則導道布德以化之。履險則用權發机以極之。務在匡天地。謀在濟人倫。於是用大義除天下之害。用大仁興天下之利。用至正措天下之枉。用至公平天下之私。故反經合道之謀。其名有五。聖人禪

之。乃謂之賊。天下賴之。則謂之德。故賊天之命。人知其天。而不知其賊。黃帝所以代炎帝也。賊天之物。人知其天。而不知其賊。帝堯所以代帝摯也。賊天之時。人知其天。而不知其賊。帝舜所以代帝堯也。賊天之功。人知其天。而不知其賊。大禹所以代帝舜也。賊天之神。人知其天。而不知其賊。殷湯所以革夏命也。故見之者昌。自然而昌也。太公以賊命爲用味。以取其喻也。李筌不悟以黃帝賊少女之命。白日上騰爲非也。

五賊在乎心。施行乎天。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
傳曰。其立德明机用妙。發之於內。見之於外。而
已。豈稱兵革以作寇亂哉。見其机而執之。雖宇
宙之大。不離乎掌領。况其小者乎。知其神而體
之。雖萬物之衆。不能出其胸臆。况其寡者乎。自
然造化之力。而我有之。不亦盛乎。不亦大乎。李
筌等以五賊爲五味。順之則可以神仙不死。誣
道之甚也。

天性人也。人心机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

傳曰。人謂天性。机爲人心。人性本自玄合。故聖
人能體五賊也。

天發殺机。龍蛇起陸。人發殺机。天地反覆。

傳曰。天机張而不生。天机弛而不死。天有弛張。
用有否臧。張則殺威行。弛則殺威亡。天殺之机
息。然天以炁爲威。人以德爲机。秋冬陰炁嚴凝。
天之張殺机也。故龍蛇畏而蟄伏。冬謝春來。陰
退陽長。天之弛殺也。故龍蛇悅而振起。天亦有
寒暄。德亦有寒暄。人亦有寒暄。德刑總蕭君之

張殺机也。故臣下畏而服從。德失刑偏。君之弛殺机也。故姦雄悅而馳騁。位有尊卑。如人有天地。故曰天發殺机。龍蛇起陸。寇亂所由作。人發殺机。天地反覆。尊卑猶是革。太公諸葛亮等以殺人過萬。大風暴起。晝若瞋。以爲天地反覆。其失甚矣。

天人合發。萬變定基。

傳曰。天以禍福之机。運於上。君以利害之機。動於下。故有德者萬變而愈盛。以至於王。无德者萬化而愈衰。以至於亡。萬變定基。自然而定。性有巧拙。可以伏藏。

傳曰。聖人之性。巧於用。居窮行險。則謀道以濟之。對強與明。則行義以退避之。理國必以是行。師亦以是。

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

傳曰。九竅之用。三要爲机。三要者。机情性也。机之則无不安。情之則无不邪。性之則无不正。故聖人動以伏其情。靜以常其性。樂以定其机。小

人則反此。故下文云。太公以三要爲耳目口。李
筌爲心神息皆忘机也。俱失陰符之正意。

火生於木。禍發必尅。姦生於國。時動必潰。知之修
鍊。謂之聖人。

傳曰。夫木情靜動而生火。不覺火盛而焚其質。
由人之性靜動而生姦。不覺姦成而亂其國。夫
明者見彼之隙以設其机智者知彼之病以圖
其利。則天下之人彼愚而我聖。是謂生者自謂
得其生。死者自謂得其死。无不謂得道之理也。

天生天殺。道之理也。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
人萬物之盜。三盜旣宜。三才旣安。

傳曰。天地以陰陽之炁化萬物。萬物不知其盜。
萬物以美惡之味饗人。人不知其盜。人以利害
之謀。萬物萬物不知其盜。三盜玄合於人心。
三才順動於天理。有若時然後食。終身无不愈。
時然動。庶績无不安。食不得其時。動不得其机。
殆至滅亡。

故曰。食有時。百骸治。動有機。萬化安。人知其神而

神不知其不神所以神也。

傳曰時人不知盜之爲盜只爲神之能神。鬼谷子曰彼此不覺之謂神。盖用微之功著矣。李筌不知此文意通三靈別以聖人愚人爲喻何甚失也。

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

傳曰日月有准運數也。大小有定君臣也。觀天之時察人之事執人之机如是則聖得以功神得以明。心宜理合筌之善也。筌以度數爲日月。

以餘分爲大小以神炁能生聖功神明錯謬之甚也。

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也。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輕命。

傳曰其盜微而動所施甚明博所行極玄妙。君子用之達則兼濟天下太公其人也窮則獨善其一身夫子其人也豈非擇利之能審。小人用之則失其身大夫種之謂歟得利而亡義李斯之謂歟豈非信道之不篤焉。

瞽者善聽聾者善視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三返晝夜用師萬倍。

傳曰瞽者善於聽忘色審聲所以致其聽聾者善於視遺耳專目所以致其明故能十衆之功一晝之中三而行之所以至也一夜之中三而息之所以精也故能用萬衆之人筌不知師是衆以爲兵師誤也。

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於目。

傳曰夫心有愛惡之情物有否臧之用目視而察之於外心應而度之於內善則從而行之否則達而止之所以觀善而懲惡也筌以項羽其目機心生於物以符堅見機心死於物殊不知有否臧之用。

天之无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風莫不蠢然。

傳曰天以凶象咎徵見人能儆戒以修德以迅雷烈風動人之恐怒以致福无恩而生大恩之謂也李筌以天地不仁爲大恩以萬物歸於天爲蠢然與陰符本意殊背。

至樂性餘。至靜性廉。

傳曰。未發謂之中。守中謂之常。別樂得其志而性有餘矣。安常謂之自足。則靜其志而廉常足矣。筌以奢爲樂。性以廉爲靜。殊乖至道之意。天之至私。用之至公。

傳曰。自然之理微而不可知。私之至也。自然之效明而不可違。公之至也。體聖體之亦然。筌引孫子云。視卒如愛子。可以之俱死。何也。

擒之制在炁。

傳曰。擒物之以炁。制之以机。豈大小之才乎。太公曰。豈以小大而相制哉。筌不知擒義。誤以禽獸注解。引云。玄龜食蟒。黃腰啖虎之類。爲是悲哉。

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恩生於害。害生於恩。生者人之所愛。厚於身大過。則道喪而死自來矣。死者人之所惡。於事至明。則道在而生自圖矣。福理所及。謂之恩。禍亂所及。謂之害。損已則爲物之所益。害之生恩也。筌引孫子用兵爲生。

死。丁公管仲爲恩害。異哉。

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人以虞愚。我以不愚。聖人以其期聖。我以不期其聖。

傳曰。觀天之運。四時察地之化。萬物無所不知。而蔽之以无知。小恩於人。以蒙自養之謂也。知四時之行。知萬物之生。皆自然也。故聖人於我以中自居之謂也。故曰。死生在我而已矣。人之死亡。譬如沉水自溺。投火自焚。自取滅亡。理國以道。在於損其事而已。理軍以推。在於亡其兵而已。无死机。則不死。鬼神其加我何。无生机。則不生。天地其加我何。聖人修身。以安其家。理國以平天下。在乎立生机。以自去其死。性者。生之机也。除死机。以自取其生。情者。死之机也。筌不瞭天道。以愚人。聖人體道。愚昧之人。而驗天道。失之甚也。

故曰。沉水入火。自取滅亡。

注在
上文

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

傳曰。自然之道。无爲而无不爲。動靜皆得其情。

靖之至也。靖故能立天地，生萬物，自然而然也。
伊尹曰：靖之至，不知所以生也。

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

傳曰：浸，微也。天地之道，體著而用微，變通莫不歸於正，微之漸，故能分陰陽，成四時之順也。

陰陽相推而變化順矣。

傳曰：聖人變化順陰陽之機，天地之位自然，故因自然而冥之，利自然而用之，莫不得自然之道也。

是故聖人知自然之道，不可違，因而制之。

注在
上文

靜之道，律曆所不能契。

傳曰：道之至靜也。律曆因而制之，不能叶其中。

鳥獸居之謂也。

爰有奇器，是生萬象。八卦甲子，神機鬼藏。

傳曰：八卦變異之伎，從是而生。上則萬象，下則萬機。用八卦而體天，用九疇而法地。參之以炁，候貫之以甲子，達之以神机，閉之以詭藏，奇譎之蕩，自然也。

傳曰陰陽相勝之術坦微而不違乎本明之信可明故能進乎精曜象

轉曰人佳變異之於我景而主上降喜矣可也

鳥鳴之語也

幹曰。蓋之至輔也。幹。截因而歸之。不謂也。其中
精之真。幹。截而不謂也。然而用之。莫不謂也。然之

吳道聖人賦自然之數不四數因而歸之

黃帝陰符經講義序

朝散郎權發遣興化軍州事樓昉謨

班孟堅志漢藝文錄兵書四種。以權謀言者十三家。以形勢言者十一家。以陰陽言者十六家。以技巧言者亦十三家。雖門分戶析各專其一。然血脉未嘗不相貫也。孟堅之言曰。權謀者以正守國。以奇用兵。兼形勢。包陰陽。用技巧者也。然則四家實一家也。雖然。孟堅以形勢陰陽技巧總之以權謀。吾獨以權謀形勢技巧總之於陰陽。蓋天地之間。

一陰一陽而已矣。權謀則有總閉矣。形勢則有離合矣。技巧則有翕張矣。而所以爲之。縱閉離合。翕張者。陰陽之變化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范蠡之謀吳也。精察於蠃縮蚤晏之節。而推極於稻蟹之無種。然一鼓而俘之。旣以此謀人之國。亦以此自謀其家。所謂後人發先人至。趨時若猛獸。驚鳥者。非陰陽之用乎。而權謀形勢技巧。固行乎其間矣。古文善爲兵者。未有不通乎陰陽者也。風后之握奇。武侯之入陣。李衛公之孤虛。烏占特其著者。

爾抑又有進此者。張留侯親屈圯下之膝。受書於老人。蘇長公深排之。以爲安知秦之世。無隱君子者。吾亦以爲秦之世。安知無神仙者。子房蓋偶有所遇耳。陰符經黃帝所著文詞。古奧奇澁。讀者尚不能句。況敢下一注脚子乎。夏君宗禹自浙來。閩手一編示予。則所著講義也。夏君少從永嘉諸大老游。而竊獨好觀此書。然未盡解也。他日之上饒。嘗默禱曰。未登龍虎榜。先登龍虎山。夜感異夢。後遇其人於祝融峯頂。若有所授者。復取是書讀之。

章斷句析。援筆立成。若有神物陰來相助。此豈模
擬料度。如世之箋傳義疏云爾哉。是必有油然而自
得而默契者矣。雖然。兵與神仙未易言也。言兵。則
流於詭譎變詐。言神仙。則流於恍惚誕謾。神仙豈
自外求哉。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則神仙卽兵。通乎
神仙。則知兵。通乎兵。則知神仙矣。神明逸終身。隱
華山而累世爲名將。姚平仲京城小不利。或者以
爲遁去不死也。特吾儒之所謂神仙者。固在此而
不在彼耳。讀夏君之書者。又當以是觀之。寶慶二

年秋八月中澣謹書

雲峯散人夏元鼎宗海識

經曰。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道也者。不可仰。亦於
冥漠之表也。天道在五身。我能盡其觀之之妙。
則日擊道存。至道不繁矣。要當執天之行。順天
不離於性。一時神一語一默一呼一吸。陰陽

黃帝陰符經講義卷上

雲峯散人夏元鼎宗禹撰

經曰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道也者。非可仰求於
冥漠之表也。天道在吾身。我能盡其觀之之妙。
則目擊道存。至道不繁矣。要當執天之行。須臾
不離。於十二時中。一語一默。一呼一吸。陰開陽
闢。西沒東升。風雲發泄於七竅。坎離交會於元
宮。天以是道而運行乎萬化。我以是道而操履

於一身寒暑同其往來日月與之交合。乾健以不息日用自然無窮。不知我之爲天而天爲之我也。所謂我命在我不在天。其以是乎。謂之盡矣。不可以有加矣。

天有五賊。見之者昌。

五賊者五行也。人稟五行於天。天有五賊於人。是豈天不仁耶。非也。行顛倒大道生焉。順則成人。逆爲丹用。如金木必欲交并。水火必欲既濟。上旺四季而復以尅水爲功。是五行相賊。道之玄奧。世人安得見此理乎。故見之者昌。亦誠則明明則著。虛室生白。克實而有光輝之妙也。旣曰觀天之道。又曰見天之昌。聖人揭大道以示人。昧者當面蹉過。惜哉。

五賊在心。施行於天。

五行五賊其理幽微。心爲天君實能主宰。此施行于天。皆在吾心之用。蓋心卽天也。天卽心也。人能卽一心之天。以竊造化之妙。卽動靜升降在帝左右。而施行之際。未知其孰爲天。孰爲心。

也。

宇宙在乎手。

手爲三關之要。學道者當知所先矣。黃庭經曰。口爲心關。精神機足。爲命關。生地扉。手爲人關。把盛衰。得非以手者。能按天象方隅。推五運六氣。握固以養和。彈指以攝化。診視以知陰陽之候。訣目以通鬼神之靈。無一而不在手也。宇宙六合廣大無際。若其玄妙。其猶示諸掌乎。參同序曰。運六十四符。天關在掌是也。

萬化生乎身。

人之一身。一天地也。有陰陽升降。有烏兔出沒。有潮候往來。有風雨明晦。有雷電轟閃。有雲氣吐吞。有山河流峙。有草木榮枯。動靜語默。闔闢變化。無一不與天相似。信乎萬化所由生也。然有道者萬化生。無道者萬化息。生者與天爲徒。而息者與鬼神爲隣也。可不自愛乎。

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

天人一心。機道同轍。自六慾七情。有以奪其性。

真則業識火熾。不知其孰爲天。孰爲人。又孰爲機。孰爲道也。上聖洪慈。闡明奧旨。謂性卽天也。天卽人也。至理渾融。不可致詰。必得其機而應之。則自然脗合。是機也。豈世俗機巧變詐之爲乎。非也。乃機緘之運。不疾而速。機關之應。若合符節耳。人能明此之機。心同造化。自然機應不失。則天道立矣。人道定矣。固非曰捨人道而別立天道。亦非曰先立天道。而後定人道也。蓋人道卽天道。天道卽天機。天機卽天性。所謂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天發殺機。龍蛇起陸。地發殺機。星辰隕伏。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天人合發。萬化定基。

三才異位。生殺同機。然殺者乃所以生之。而生者乃所以殺之也。且陰疑於陽。必戰其血玄黃。是殺機之所寓也。況三陽交泰。萬彙咸亨。天發殺機。下除陰邪之炁。則雷轟電掃。天威赫然。龍蛇蟄藏。不容不起。陸於陽盛之時。地發殺機。上承陽剛之運。則湧泉起浪。黃河逆流。北斗杓躔。

不容不旋伏于陰陽交勝之際。人識此機。則潛奪造化。旋乾轉坤。翻天覆地。使地天交而爲泰。生殺定而爲功。太白真人歌曰。五行顛倒術。龍從火裏出。五行不順行。虎向水中生。反覆之機也。雖然。天地與人列爲三才。生殺與機同於一氣。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克塞乎天地之間。亦豈捨吾身之外。而別有天地可克塞乎。故知一氣之運。非以在天者有餘。而在人者不足。天人合發。不差毫釐。機緘默應。變化萬端。丹基一定。大道滋生矣。

性有巧拙。可以伏藏。

形色天性也。而技巧出焉。伏藏待時也。而天機寓焉。有是性則有是機。非曰終於伏藏而無所用心也。所謂懷材養浩明時。正金丹之秘旨也。或謂陰鉛主伏。陽汞主飛。聖人伏陽汞以鍊陰魄。故有大巧若拙之用。非也。殊不知黃帝專言巧拙者在性。伏藏者待時。蓋以性則合于玄元。而鉛汞則拘于形質。苟此性靈明陽魂日盛。巧

拙莫蔽伏藏待時。天機一應。則天性見矣。此正洞賓謂七返還丹在人。先須鍊已待時也。知待時之說。則知伏藏巧拙之性矣。

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

人身九竅。上七下二。無非邪穢。學道者審此。必攝乎三要。然後動靜有無邪之思。三要者何耳。目口是也。參同契云。三寶固塞。勿發揚。三者既關鍵。動靜不竭。窮人能謹此三要。則天下之聲萬變。而坎之聰不爲所奪。天下之色萬變。而離

之明不爲所蔽。天下之味萬變。而兌之納不爲所亂。自然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動靜之間。一循天理之正。雖萬邪不能干矣。九竅之邪。何有於我哉。此正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之道。豈異端乎。

火生于木。禍發必冠。姦生于國。時動必潰。知之修鍊。謂之聖人。

木能生火。終于自焚。國若生姦。終于召亂。此勢所必致之患。學道者知之。使火生于木。而木不

陰符經
焚。姦生於國。而國不亂。譬猶飲食男女。人之大
欲存焉。固不可以其姦邪而屏絕之也。苟縱是
欲。則何所不爲。惟以道而制之。則火木相生。不
爲禍而爲福。姦邪雖動。不爲邪而爲正。豈非聖
人修鍊之道乎。所謂居塵不染。出灰入生者也。
然木火相生于五行。爲最盛。人身五行。視木火
爲盛衰。如真元不虧。則木火熾然。潛應天機。常
人縱之以傷生。是輕命恣姦也。聖人鍊之以成
道。是返歸正也。苟真元衰敗。則木火滅矣。天道
缺矣。人道遠而鬼道近矣。哀哉。

經曰。天生天殺。道之理也。

氣應黃鍾。萬物萌動。此天生也。律中夷則。則萬

黃帝陰符經講義上卷終

陰符經

夏註

十

然水火相生于五行爲最盛。人身五行視水火
爲盛衰如頭元不虧則水火熾然。若元氣虧損
人縱之以傷生。是輕命也。然此理人皆知之。以成
陰矣。人當鼓而觀此。此矣。不特

黃帝陰符經講義卷下

雲峯散人夏元鼎宗禹撰

經曰。天生天殺。道之理也。

氣應黃鍾。萬物萌動。此天生也。律中夷則。則萬
物孳歛。天之殺也。然天既生之。而復殺之。何也。
盖有生殺之理存乎其間。何以知生人能克是
道於吾身。密參造化。則春生秋殺。陰陽代謝。不
在一年之運。而十二時中。自可以奪天之妙用。
而得道之妙理矣。

陰符經
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三盜既
宜。三才既安。

天道好生。地道好長。人爲萬物之靈。萬物爲人
之用。烏可以爲盜耶。得非天地不仁。以萬物爲
芻狗。是天地盜萬物。而不使之長榮矣。五色令
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是萬物
盜於人。而不使之永茂矣。斧斤之入山林。數罟
之入污池。五穀六蓄。烹飪食啗。是人爲萬物之
盜。而不使之長生矣。雖然。三盜之暗相銷鑠。潛

互斲喪。不知不覺。而榮枯生歿。莫可致詰。在天
地萬物。不足以爲害。而在人者。深所爲害也。何
以明之。天地賊萬物。而覆載者常存。萬物賊于
人。而生成者不絕。至於人賊萬物。本資以養生
也。而反不能長生。乃爲萬物所盜。哀哉。世人能
深明此理乎。苟能明之。自然知所修。爲守護三
寶。愛養靈珠。存三守一。精氣神全。赫赤金丹。輝
光克實。天地萬物何能爲盜于我哉。惟其昧于
此也。乃以人生天地間。必資于萬物。萬物利于

人必資于天地。其理固宜也。惟其以爲宜也。則必安之而不以爲異也。聖人憂之。故曰三盜既宜。豈其宜耶。是悲其互相戕賊。而無有終窮也。三才既安。豈其安耶。是憐其鼎分列位而安于相賊也。深所以憫世人之不明乎道。不能超脫乎造化之表。而出於入生。棄枯就榮。與天地萬物相爲終始者也。呀。此黃帝所以成金丹而登天。後賢亦拔宅而上昇者。相踵也。三盜何加損于有道哉。

故曰食其時。百骸理。

人之有生。四大假合。肢節百骸。精神血氣。非食啗不能克養。苟失其時。非徒無益而反害之。況金丹大道。其採亦有時。取亦有日。其甘如飴。其大如橘。食之登仙。金筋玉骨。此其血化爲膏。膏化爲氣。氣化爲神。飛昇金闕。奚止百骸理而已乎。

動其機。萬化安。

天地造化深不可測。機緘默運。人身同之。苟得

其機則動罔不吉。萬化雖衆。安而不危。倘失其機。則危殆必矣。何安之有。

人知其神而神。不知其所以神。

神之爲用大矣哉。然有隱有顯。有藏有露。聖凡自此分也。世人但知施沒注措。言語文章。不求而得。不思而中。以爲我之神也。殊不知業識忙忙。應酬萬變。逐物忘返。無須臾寧。吁。焰烈者膏竭。芬郁者本枯。自速其盡而已。何者。以其顯露甚也。惟聖人內觀反聽。塞兌含流。隱藏于中。鬼神莫測。故恍恍惚惚。若無知也。而其中有物焉。杳杳冥冥。若不神也。而其中有精焉。此不神其神。乃所以爲至神。非有道者。其孰能與於此。

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

日爲太陽。月爲太陰。太陽火魂。太陰水魄。水火二象。昭著陰陽。何有數耶。蓋天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晝夜行一度。月晝夜行十二度有奇。日行遲。故一歲一周天。月行速。故一月一周天。遲速相盪。陰陽相須。故有大盡小盡。其

數一定而不易。人之一身亦有日月。亦有度數。其周天之運不在一年。蓋感年成月。感月成日。于十二時中。自然陰陽升降。魂魄相生。吾有聖功之用。必使之烏兔交合。龍虎交媾。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虛室生白。入于无何有之鄉。混沌回風。得于片餉工夫之際。謂之神明出者。不知其因神而明者。因明而神也。无中有。乃玄中之玄。有中无。乃妙中之妙。變化萬端。淵不可測。昭徹萬象。洞無所蔽。是謂神明。不可思議也。雖然。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者。卽此道也。今人但能誦之于口。而曾不踐履於身。反以神仙爲怪誕。哀哉。其行尸行廝。自謂富貴快樂。不知夢幻泡影。深可悲傷之也。

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君子得之固窮。小人得之輕命。

盜機之喻妙矣哉。盜者何。不可測知也。機者何。不可禦遏也。夜半負之而去。此盜也。人孰知之。若虞機張。此機也。人孰遏之。然此盜此機能通。

三才造化得陰陽闔闢。一氣流行。機緘自應。百姓日用而不知。惟學道者得之以固窮。非曰特守貧窮也。凡其浮雲富貴。不事肥甘。樂清虛。從淡泊。卽固窮之義也。小人得之。輕命。非曰事刀兵也。凡其御房採戰。嗜酣聲樂。飲酒食。逞財氣。卽輕命之謂也。雖然。固窮輕命。既有君子小人之分。而盜機之發。亦何私于有无也。時君子明此機而用之以固窮。小人昧此機而用之以輕命耳。此理幽玄。非盟誓不傳。故曰天下莫能見。莫能知。

瞽者善聽。聾者善視。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三返晝夜。用師萬倍。

瞽者无明。聾者不聰。聰明既黜。視聽何善之有。非此之謂也。人以耳目爲生。反以耳目爲累。聲色亂于前。視聽動于中。知何者爲主也。惟瞽者目所不睹。則心專于聽。而粉白黛綠者。不能雜也。聾者耳所不聞。則心專于視。而淫娃鼓吹者。不能奪也。此用志不分。乃凝于神之妙也。絕利

一源則心無二用。專氣至柔而已。三反晝夜者。乃三宮升降。上下往來無窮也。用師十倍萬倍者。乃精神折衝。使邪魔外道非心惡念。有不戰而屈之理也。夫以棄絕於利慾。精一于本源。萬累消忘。無思無慮。精誠純篤。一念不差。此寂然不動之境也。而晝夜之間。三宮反覆。陰陽升降。符節不爽。循環無窮。此感而遂通之妙也。吁。此道非見之踐履。驗之日用。則曷與言哉。雖然。十倍萬倍。其效猶有淺深。何也。蓋黜聰明。墮肢體。槁木其形。灰灰其心。雖可以定靜而入道。而弊有釋氏空寂之偏。不能運化。終爲陰靈苦爽鬼而已。其效故止十倍也。若夫絕利一源。而復能三返晝夜。自然守真抱一。升降三宮。晝夜循環。靡有暫息。天人胥契。機應若神。不可擬議。此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其效實無敵也。非用師萬倍而何。昔魯侯問耳視目聽之道於亢倉子。對曰。傳之者妄矣。我能視聽不用耳目。不能易耳目之用。必使體合于心。心合于氣。氣合于神。神

合于無。其有介然之有。唯然之音。雖遠在八荒之外。近在目睫之間。皆莫能逃吾視聽矣。世人倘知亢倉子之視聽。則知黃帝聾瞽之視聽也。玄妙哉。

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

心目相關。生死相因。物相會無間斷也。人

生爲萬物之靈。日與萬物交際。一念之起。隨念生于物。一念之滅。隨念死于物。然心非自生于物也。其機在耳目。心非自死于物也。其機亦在耳目。使當時黑白不分。妍醜不別。則心同太虛。何由能生死也。惟機關在目。觸之而動。一睹美色。則倏然生愛。一見惡。則悠然增惡。故愛之而欲心生。是此心生於物也。惡之而欲心死。是此心死於物也。原其所自。豈是心之本然哉。皆其機之在目也。故上聖有內觀之經。仙家有廉目之法。儒之非禮勿視。釋之清淨眼根。其旨深其則不遠矣。雖然。瞽者亦有嗜慾。豈機專在目耶。故曰心目相關。



合刺諸子陰符經解

亨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6499
冊數	4	(2)
函號	田 235	7

0 1 2 3 4 5 6 7 8 9 10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糊などで貼り付けられている部分がめくれない箇所あり

黃帝陰符經解序

夫人生天地之間。稟形者父母。受炁者陰陽。載萬物者身也。然身與道應于物。幽契乎人心者。唯陰符而已。昔庖犧氏沒。神農氏出。黃帝作書契。復倉頡觀鳥獸之形。與天地之儀。運用萬物之象。制爲文字。鬼神泣其大道。裂於是乎道。一變至于事。事一變至于機。而機之行也。上有道德治國之行。中有全身保命之術。次有霸業安邦之理。備而無遺。當是時也。黃帝始祖道家者流。於廣真風得元女。

三百餘言復繫以一百餘字。總萬化之機權。統羣靈之妙用。藏微隱妙。該天括地。其經簡。其義深。理歸于自得者也。竊嘗考諸家註解。理各異端。義執偏見。徒知陰符爲黃帝之法言。非元女之所授。然觀內傳所載云。黃帝得元女授陰符經義。能內合天機。外契人事。則三百言實元女之授。而百言乃黃帝之演釋者也。故辭要而旨遠。義深而理淵。觀其爰有奇器。是生萬象。八卦甲子。神機鬼藏。陰陽相勝之術。昭昭然進乎象矣。知此則陰符之義盡矣。後世不可以加諸。昔者孔子之講易而繫其辭。則易之道無餘蘊。誠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復何言哉。臣所以輒刪諸家舊解。創爲新註。所顯証用。貴無錯焉。且黃老設教。道貴集虛。高言廓論。離世異俗。不誘塵俗之耳目。唯露聖賢之腹心。玩志者得其衆妙。博物者造其至微。制自三皇。道敷萬代。益聖主之謀。資賢臣之用。上至秦漢。下及隋唐。將相名臣。高真逸士。箋注者不勝其數矣。今陰符之用。妙在天機。苟造乎心。豈云小補。蹇昌辰謹序。

陰符經事蹟

昔西王母降于王屋山。授帝兵法。用戰蚩尤於鹿
涿鹿之野。以剪滅妖孽。除天下害。然後治邦國。立
社稷。分土地。封諸侯。五行定。巨盜除。王母再遣元
女授帝秘訣一十九章。陰符三百餘言。至於金丹
玉篆之文。寶符飛空之術。入火履水之法。無不備
焉。黃帝乃建迎仙之宮。修登真之要。出靈章秘書
以廣道教。施之則六合之內無不濟也。自洞庭跨
火龍上昇。羣臣莖劔履于巴山。具史明矣。傳示此
經。使後世體而行之。故仁者見之語之仁。智者見
之語之智。悟之者大抵在乎序道法術。以顯仁藏
用。覽之者理歸自得者也。

神仙抱一演道章

惜無錄存焉得道不
死名曰仙焉是故神仙之

應人如谷神老氏所謂谷神不死是也人之所
存者神所過者化抱一者則萬物負陰而抱陽
故謂之道生一故教誨萬德此而皆自一之氣
此章欲將該備如水中月無不現矣故原章
上

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

昔西王母降于屋山授帝兵法周戰蚩尤於
冰鹿之野以剪滅妖孽除天下害然後治邦國立
社稷分土地封諸侯五行定巨盜除玉帛再通元
又授帝秘訣一十九章陰符三百餘言至於金丹
吐納之文寶符飛空之術入火履水之法無不
具翼之清聖自持清也全真之要由靈草秘書
之請之皆謂之皆大然亦平乳哉哉論及賜之
靈卦對出豐而許之對之皆具之請之亦皆皆具

黃帝陰符經解

同知建隆觀事賜紫道士保寧大師註 蹇昌辰

解

神仙抱一演道章

惜精保炁神則存焉得道不死名曰仙焉是故神仙之道

應人如谷神老氏所謂谷神不死是也人之所
存者神所過者化抱一者則萬物負陰而抱陽
故謂之道生一設教謹萬億兆而皆自一之起
此章欲浩博該備如水中月無不現矣故標章
上

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生是故物有象而可

觀道無形而可得。是物既自得矣。而知天之所
爲。默而應化。是執天之行爾。行也者。不住之相。
是道之循環。如樞始得其環中。故應無方。天也
者。廣大悉備。包總羣靈。以虛爲守。以寂爲宗。使
人心若太虛。觸物合道。不凝滯于物。而不動也。
人既虛已以待物。則物莫不應焉。是物我兩忘。
乃妙用也。有受道之質。則毋意。毋必。毋故。毋我。
動合神機。左右逢其源。是聖人無爲無不爲矣。
夫如是。則全之盡之也。由此觀之。觀者觀其心。
非目之觀也。執者執其心。非手所執也。無觀無
執。天道得矣。

天有五賊。見之者昌。

設物之理。是賊功。賊巧。賊時。賊物。賊命。皆天之
所爲。非人之所能爲也。然大禹賊功。公輸賊巧。
孔聖賊時。范蠡賊物。老彭賊命。故賊者。取也。是
五子善天機。而爲內聖外王之道。且五賊者。譬
而言之。在天則爲五星。在地則爲五嶽。在人則
爲五臟。該而言之。總五賊之術。內在道曰仙。在

儒曰元遠取之則外物也。近取之則內慾也。中主內慾。心沒外見。雖居山林而不內息者。名曰坐馳。且喪其天真。是不識五賊之蘊而生內熱。擾其胸中。莊子語焚其天和爾。夫人之性好尚不同。在彼非此。處此非彼。各滯偏見。不能應于無方。故見之者則大全之士。動必識機。故能役人物。不爲物役也。與道爲主宰。不逐物遷。則五賊之喻。以譬之前境。心旣見之。則在我提挈之內。善用之則爲五德。不善用之則爲五賊。故爲昌也。

五賊在乎心。施行於天。

彼五賊之用。施於天地人間。未嘗不在焉。止於心而已矣。故道在物。心在身。道不爲物遷。心不爲身動。則確乎其不可跋。是有道之人。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一機動則百神隨。天之遠耶。何其至耶。是念之所至。以應于天。又奚遠近乎哉。此言心之運者如此。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

輕清者天。重濁者地。宇宙乃上下之至極。何宇宙之所在。而手能執耶。老氏語執大象天下往。手者掌握天地。輪次陰陽。顧大道推移如運之掌上。誠宇宙在乎手也。神仙亦曰。有人識得造化機。手搏日月安鑪裏。如扣妙門。憑乎匠手。此言幽遠文不可顯。萬化者物之總名。而云生乎身者。蓋身者生之質。惟人萬物之靈。身鍾天地之炁。空中四大無不蘊焉。首圓象天。足方象地。中和乃身。身亦一天地也。列子語天地空中一細物。豈不以萬化生乎身耶。觀其身。則萬化之生可知矣。

天性人也。人心機也。

富與貴是人之所欲。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人之性也好生而惡死。就利而去害。皆賦之天也。如人求一理。悞一法。成一事者。由習而得之。故天資之性。未有不求而得。心懷遠望。修其身而就之。鄙之者語之妄想。殊不知妄想乃致道之梯也。故天之性。人使之爲也。人之心。機使之爲也。

人所居。靜則心也。動則機也。況天機一發則可以坐進此道。又豈可與剪剪者言哉。方其人可知矣。

立天之道以定人也。

天道靜而人道動。動而與陽同德。靜而與陰同波。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聖人以虛受人。則能返照也。人道易動而難靜。能知其靜。乃應于天。老氏所謂歸根曰靜。靜曰復命。謂定然後能應。則窮理盡性矣。故立天道以法人。人若知天之默默。故能體變化而去塵垢。心若明鑑。應物無窮。與天道同遊於人道。又奚遠者耶。

天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天人合發。萬變定機。

天人之道。遠而應近。與時偕行者。是應天順人。如不得時而動。終莫能會機契運也。且夫域中四大。至高者天。尚不敢擅發于人。恐龍蛇之起陸。故龍隱于水。蛇藏于澤。不藏而交相于陸。是彰天之發也。人不得天時而動。則天地晦冥。陰

陽錯序變晝爲夜以示人之擅發。故天得人而行人得天而動。若人識機以時而動者。雖鬼神莫敢測其情。陰陽莫敢知其與發號施令。必不徒然。是謂合發。人之運心合道。默契天真。則三才定其位。五老舉其功。如古之八百諸侯同會于孟津之上。豈不謂天人合發乎。治道者無以因循而舍之。考稽古以用之。積功行以求之。則不失其志。且靜而聖。動而王者。是道合乎人。天且弗違。而況于人乎。此天人合發之時也。

性有巧拙。可以伏藏。

巧拙之性在乎人。可以屈。可以伸。見機而作。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使人見其顯。而不見其隱。蓋有自得之場。而能全身遠害。以亡後晦者也。道德之人。又何加焉。故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則大巧若拙。不厭深藏。返而用之。則爲貴矣。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

前賢以視聽食息大小爲九竅。以設三要。戒其動靜。不失其真。蓋人之炁散太虛。則無形聚身。

中而應事以爲動靜之宜。然一身之主。唯心有九竅。故謂之心之邪在乎三要。故治炁養心之士。身要正。意要直。心要平。乃制心之三要。非耳目口鼻之九竅爲之三要也。動靜於人。炁使之然。持其志。無暴其炁。正其心。無思其邪。故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是曰思無邪。此誠得內養其天真也。

火生于水。禍發必尅。姦生於國。時動必潰。知之修鍊。謂之聖人。

夫木生火。反自尅。人生事反自賊。故火木之在人爲無明。乃畜積怒炁。不自調制。內焚天和而致於殂也。若之人識自然爐鼎。修之身。其德乃真。是人能體天法道。使國無姦臣。身無僞行。而近聖之徒。猶迷而失之。望聖之人。何故越之遠哉。

天生天殺道之理也。物之倘來曰生。物旣去矣曰死。生者春之萌芽。死者秋之零落。人之有生。一炁而聚之。人旣有

死一炁而散之。則物與人來去死生未嘗息焉。是道之所理。而致于斯。萬物興廢。人有起滅。然天地陰陽必然之理也。生死代謝。凡聖共知。故不昧靈原。隨物遷徙。則同乎象帝之先。又孰擬議乎誰氏之子哉。蓋生殺之常。猶寢猶覺。自古以固存。

富國安民演法章

富國者資身也。安民者息慾也。

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三盜既宜。三才既安。

天地育萬物也。或生或殺。萬物又盜天地而不生。不殺人盜萬物而生而殺。人又盜萬物以資養。是天地人遞相交取而成三才者。輪轉和合也。故天地萬物與人而成其變化。故曰三盜既宜。三才乃安。

故曰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食者接炁也。機者天時地利也。食失其時。則百骸病。機輕於事。則言必危。萬化者萬國也。主上明。萬國安。人心和。萬緣息。蓋養生之道與治世

之機彼此一也。

人知其神而神。不知不神而所以神。

神者妙用無方。人不得而知之。彼神而自不知

其神而神。則人與神是有無也。人有而無也。神

無而有也。有無無有。是人與神而共之。總出心

之蘊也。潛天而天。潛地而地。惟心神其能耶。是

誠之至。則神感人。故神無方也。在物惑物。在人

惑人。具一切萬法。在在處處。目擊而道存。是神

之所爲矣。

下爲家節。施之于三才。無不濟矣。大與天地同
表。細與毫髮分形。不湛不寂。不濁不皎。所謂磨
而不磷。涅而不緇。乃機之妙也。如此世之物。有
象而可觀。人得而見之。盜之機無朕兆。人莫得
而知之。故機事不密。則害成。君子得之。固躬者。
得其機也。小人得之。輕命者。失其機也。世之人
鄙俚蔽性。而不知盜機之用也。所以固躬輕命。
在君子小人而顯之。

彊兵戰勝演術章

兵者固國之本。可使彊不可
使弱。以戰則勝。是彊敵者也。

主有三軍之威不施以安天下立太平之基在兵之彊兵之能遇敵則勝此國之兵也人之兵者則不然老氏以人之兵謂佳兵者不詳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恬淡爲上用兵之機要在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不可得志於天下是人兵之輕敵也輕敵者幾喪吾寶不善戰者而失其真源大軍之後必有凶年者也黃庭內景云長生至慎房中急如何死却令神泣此道是賊命之術惟黃帝老彭爲善得也身兵臨陣恐帥易動故言以喪禮處之以道言之可制治于未亂保邦於未危戰罷陰魔珠珍滿室故曰金玉滿堂莫之能守體道之者人兵在身可宜知也

瞽者善聽。聾者善視。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三返晝夜。用師萬倍。

聾瞽之輩雖偏失耳目之不全而致於無听之聲。非視之以目。惟内听之於心。神專一也。故云絕利一源而致十倍。若更三思。可敵萬倍。今人六根具十相。足以視听。終莫能全其耳目而弗若聾瞽之用心真矣。師者衆也。衆人雖備耳目而皆外失於視听。彼之人不足於耳目而聾瞽乎。彼人以内得之於心。是忘耳目而視听乎。故至人用心若鑑。瑩然而外塵不私容。物而無私也。

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

居中虛以治五官者。心也。惟心者爲萬法之源。有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何哉。有生者因心之所役。以致於見利而動。觀名而念。爲財而競。覩色而思。皆物之役人心。使不得盡其天算。而中道至於夭亡。由此觀之。是人因心而有生死。未生則無有此也。老氏謂爲腹不爲目。使內觀無外視。免景動於心也。至乎達法成聖。悟道成真。捨此此心。又何達悟乎。機在目。蓋人之心居內。以應物於外也。

天之無恩而大恩生。

璇璣斡運。大道元虛。無一物而加於恩。自以恩矣。故萬物職職。皆從無爲植。而恩者化物之功。物之有功。以成於大道之序。天何言哉。四時行焉。萬物生焉。是矣。

迅雷烈風。莫不蠢焉。

雷風迅烈。天地之剛炁使其然也。夫風雷者。天神之威。以震動驚乎妄作。使之其令以行乎上。

亂不敢作于下。且夫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使其聞雷霆之聲而僞者未嘗不介臆焉。伏者坦然而無慮。是雷風之動人莫不懼焉。發聲之初。蠢動含靈皆蘇變化矣。

至樂性餘。至靜則廉。

性者心之生。性餘則至樂。靜者性之本。至靜則行廉。放之而不執者。則無著物於動靜以害其生。人之所貴在於至廉。而不在於至樂。故至樂則神清而且靜。以爲受道之本。故清靜爲天下

正道之用矣。

天之至私。用之至公。

天道遠而至私。物可容也。人道近而至公。物無逃可容者。惟天之所爲不可逃者。是公之所理。統而言之。至私至公在反掌之間乎。放之於道。則天之可違。使之於人。惟公不可庇。何哉。道以善而用之。故成其私。公以形而理之。故不可避。使至公不加於民。則人道闕矣。至私不容於天。則物理闕矣。道之以公私之用。是善惡之教化。

也。故君得之而盡君道。臣得之而盡臣道。然後可移風易俗。治道之士得之私。可以運于心者。是謂曲則全也。

禽之制在炁。

二足而羽謂之禽。禽者心爲朱雀也。人之有炁。則喜怒哀樂取捨使之也。皆是心之不能善制。至乎毗於陽則喜。毗於陰則怒。嘗試論之。炁果可制乎。炁者所適善惡之馬也。或人曰。意馬也。是皆炁之川。唯其心之運。故善炁之士既調伏。心可知也。是治炁養心之道得矣。故喜怒不變其容。榮枯不易其操。乃主宰已定矣。又誰毀誰譽乎。不逐其物遷。是制情之至也。

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

生死在人。如晝夜不息。此生死之本。有生必死。死者又爲生之本。死既去矣。必又生焉。如是出沒溺於六道。何有不生生。不死死乎。死生果有議耶。無有哉。蓋古聖人棄之於六合之外。論而不議。今夫不生生者。脫此形骸而去。得道成真。

寂然靈源。同於虛空。證人無爲。出三界外。與諸
真列位。又何生乎。旣生必死。又不死者。率逍遙
之性。納沆漭之精。吸風飲露。辟穀餐霞。堅固色
身。積三千功。累八百行。功成行滿。一旦輕舉。飛
遊大羅。與真仙會。是色身而去。又何死死乎。死
必有生。是有無休止。老氏謂吾有大患。爲吾有
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蓋言不生生而不死死。
人之道則不然。是不出生死之路。以致於輪迴
恩生於害。害生於恩。

施人曰恩。殘人曰害。此恩害顛倒。任道之人。先
勞其筋骨。枯槁其性。以動爲靜。用晦而明。此去
道則一間耳。故久寓寂寞。而身登聖人之闕域。
者是害生恩也。恩生於害者。言人富貴之際。縱
其所爲。因其所欲。而不知修身。身旣脫去神聖。
不與提挈。散人諸趣。可不傷乎。故恩害二途。不
可不察。

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

茅塞之徒。侗顓蒙聰明不開。謂之愚。愚人之

性不博物。不知道。不率教。以謂天地何物也。文理何道也。故見之爲聖。則罔知于何故。我以時物文理哲者。是知人。則哲又哲智也。既知人。則已可知矣。已可知。則博物辨道。定是與非。是智之使用也。機謀籌策。靡不在焉。圖富貴。則富貴。圖長生。則長生。是時物文理皆在我之彀中。屬我指撝之內。道之能乎哉。奪其時物文理。以爲哲。是道德之全矣。

黃帝陰符演章

此之演章黃帝之所述也。然陰符辭約而旨遠。義深而理闡。續

其旨歸演釋經意。使後世之學者觀其辭。則其經旨思過半矣。

哲人以愚虞。我以不愚。聖人以期其義。我以不期其聖。

士有道而晦迹。謂大智若愚。故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者也。是修混沌氏之術。人內蘊賢哲之心。外肆愚俗之路。以遁世爲不材之木。使終其天年。此哲者之所見也。我以不愚。是黃帝辭以譏斯人之輩。恐沒世而無名稱焉。故大治造物爲蒼生而降靈。使之爲賢爲哲。沛國利世。今

放而不任得非高尚乎。老氏所謂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聖人期其天生聖人繼賢人以死之。如高宗夢得說是高宗耶。是傳說耶。自天使其然哉。我以不期者。蓋體自然之道。欲心與天數合。必無苟進。動必合時。於是乎賢不睎愚。聖不期物。我也者是執天之道。使陰陽鬼神莫能得而知之。

沉水入火自取滅亡。

陰中之陽曰火。陽中之陰曰水。火則離也。水則

坎也。今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亦人倫之紀。男
女之序。慾性不可除止。在於有節。故水火之喻
則鉛汞之合。虎龍之媾。任用稍荒。幾喪吾寶矣。
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

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此自然之
道也。夫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不以生爲生。而況
於萬物乎。萬物者輔道之總名。而道體自然之
情狀。故萬物生焉。

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

天施地生其益無方。天道以靜。地道以動。動靜失常。陰陽錯序。今至大者天地尚不能盈溢。而人豈可以踰矩矣。

陰陽相推變化順矣。

天地之二炁曰陰陽推遷於萬物。故其變化者是順陰陽之循環也。今旦暮之徙剛柔之行。生代謝寒暑迭遷。凡物流動人之常情。未嘗有一物而出乎陰陽之。但六極冥冥皆彼其

陶鑄矣。

是故聖人知自然之道不可違。因以制之。

自然之道不與羣物偶。故聖人知其不可違者。因其常數也。所以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豈更有違其自然之道也哉。

至靜之道律曆卽不能契。

道之至靜律曆卽不能契。是度數也。人在五行術內。不造其機。豈可以超凡入聖也。人若達於至道。豈可以律曆而測乎自然之道。虛心實腹。方可語於道之涯約。若機械稍在於胸中。去道

一何遠哉。

爰有奇器是生萬象。

奇器者是受生之質。言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爰有。則夙有其靈明也。萬象。則一身備矣。

八卦甲子神機鬼藏。陰陽相勝之術。昭昭然進乎象矣。

八卦甲子神之機。鬼之藏。機藏之用。唯鬼神而能之。故道之爲萬化也。無一物而不備。無一人而不全。八卦甲子天地之機權。鬼神之妙用。故望之無際。處之無中。居不有方。出而無體。乃陰符之盡理矣。重言陰陽相勝之術者。此賊命之機。後世錢鏐容成氏之所得者是矣。昭昭則明。明也。進乎象者。是大過卦中九五枯楊生華之義。若契會卦炁抽添之象。消息之微。識鼎器之法。保精運炁。則能使陰陽相勝。老氏所謂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此言要道也。然後進退用其爻。動靜合其卦。故離得陽以兆形。坎得陰以成體。是之謂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

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則陰符妙義。非高真上仙之資。其孰能與於此。玩之者可以心知。不可言告。故百姓日用而不知者。是矣。

去時辭聖燕傾前刺創則昧類未刃而臨古之
義苦矣會佳燕曲亦之象前息之齋齋器之
用也豈乎象昔是大歐佳中大正故則主華之
樂對世齋齋容刃之而昔昔矣矣即即即
林之盡聖矣重言創則昧類之而昔之類命之
望之無測矣之無中焉不序文出而無體八創
帝陰符經註解序

道之所貴者書也。書之所貴者言也。言之所貴者
意也。故大道無言。非立言。無以明乎理。太象無形。
非立象。無以測乎奧。象之妙。非言。不宣。言之妙。非
學。不傳。

混元皇帝有言。吾學而得之。非得于自然也。意者
未有不因學而能鑒道者也。蓋一真之妙。道體顯
然。其不知者。天地相遠。知之者。豈離目前。蓋上真
慈憫。垂元法于世中。撈攬群生。立教之言。言盡詮

而理隱乎意也。黃帝陰符書三百餘言。直指人心。使諦觀天道與人道。有陰符契機之理。故言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臣愚嘗覽後人註解。往往穿鑿不究經旨。首尾言意。但分門臆說。汗漫使學者無所適從。臣愚不揆。謾有解釋。非敢僭符聖教。以光已說。蓋得至人一言。方敢註釋。以補萬分之一。待將來者矣。

黃帝陰符經註解

綏德軍道民任照一註

宜黃許之吉伯隆訂

陰者。暗也。符者。合也。故天道顯而彰乎大理。人道通乎妙而不知。是以黃帝修陰符經。以明天道與人道。有暗合大理之妙。故謂之陰符焉。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

天運乎上。地處乎下。聖人位乎天地之中。而達爲三才者。有相通之用。緣有相通之用。故陰符

經首言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觀則望而可見。執則取而可行。蓋陰符經三百餘言。首尾盡明天道始終動靜之理。使學者執而行之。方盡進道之妙。故天道不觀則不見。人道不察則不知。是以人道與天道同根一炁。有陰符暗合修行之理。要在尋文而知乎根本。探微取妙。搜正遣邪。托日月而成功。卽爲神人。由乎通微入妙之致也。微則與道爲一。妙則與神同體。莊子云。其一與天爲徒。其不一與人爲徒。卽知天法與我法不異。我道與天道何殊。不可不察也。

天有五賊。見之者昌。五賊在心。施行乎天。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

天道本無賊人之心。以人心自不覺知。五行有逆順相返之炁。猶乎賊之盜也。要在學人繫心。五賊返爲我用。故天生天殺造化萬物。莫不因五行爲用也。五行者。是陰陽之炁散而爲五星。五星之炁散而爲五行。五行之炁散而爲萬物。萬物之炁聚而爲五味。五味之炁化而爲真一。

真一散而五芽生。五芽生而五根成。五根成而五行具。五行具而五臟全。是以人有五臟同天地之包五行。故天以五行之炁內人腹中。五臟日月有損。月月添衰。況性命四時推遷。身形寒暑銷爍。一臟有損。卽有病生。五臟併枯。性命何在。以此察之。緣五星在天。或順或逆。賊殺人物。能見之者昌也。善見者人。因五行五穀五味而生。因五行五穀五味而死。卽知五穀之炁。是天之冲炁。地之土液。吾能食之以時。返盜物精順其造化。上補泥丸。下填骨髓。世人若解返元合于性命。則無五行相尅之虞。自然五臟不朽。雖使五臟施行乎天。吾以得之于心。藏之于用。返爲我有。則宇宙雖大。莫不在吾掌握。萬物雖廣。莫不在吾道身矣。

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人盡人。則同乎天體。天則同乎道。道與之生一而不離。人生而厚者性也。復其性者處其厚而已。卽知天有性。性通人也。人有心機。同天也是以

人抱厥靈。本與天道心性相合。機務相符。根于一而已。由此立天之道。以定人也。且道通一體。性混一真。爲天地本。亦爲三才之元。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人得一以靈。卽知天性同人。而人性同天也。機出一心。卽知人心機天。而天心機人也。心性旣同。則動合天機。心合天機。卽知天藏機于混沌之內。卽知混沌中藏天機也。天機者。天心也。混沌中玄機者。人心也。以心師心。能契道者。天機與我心同。而我性與天機合也。

故天道人道同根一源。是天人不相勝也。經云。立天之道。以定人也是已。

天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天人合發。萬變定機。

天道純陽。以陰爲殺機。人道處陰陽之中。以陽爲殺機。故春生秋殺。是乾坤播大道之風。陽炁復而萬物漸生。陰炁騰而萬物漸壯。龍蛇是陰中有性之物。乘五月姤卦一陰始生之炁。隨而奔騰出陸者。是天道顯肅殺之機。自此而始也。

人道求生。純陽卽仙。純陰卽鬼。善攝生者能盜天機。乘十一月復卦一陽始生之炁。以動殺機。磨鍊陰滓。蕩除尸魄。故言天地反覆者。是天道人道用陰用陽有所不同。而用機之理同于一揆也。卽知天道發機于返陰之初。以定萬變之基。卽知人道發機於返陽之始。以定萬變之基。是天道人道合發定基之理也。性有巧拙。可以伏藏。

巧則蕩乎心。拙則昧乎性。是世俗巧拙之用也。故聖人之性。巧不露機。拙不昧性。而無馳騁於非道之務。動合天機。無不伏藏也。故天道卽元。巧拙之用。而能長能久者。因本性不移。常守虛寂。合自然之道。萬物潛而自化。是天有大美而不言。故無巧拙之用也。蓋自古高真。潛符天道。取合自然。惟聖人所以恃道化而不任其智巧也。但韜跡隱智。以密于外。澄心封情。以定於內。道經云。我愚人之心也。純純兮。孔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純純兮。天機不張。而默與道。

契茲謂大智。學者能通大智與天同德。則道化可恃。而豈有事巧拙之性能契天理者邪。故聖人抱一以守。不搖其精。卽知伏藏之性合于自然之道也。噫。世人之性事巧之心。但馳驚于外。而患乎人所不知。患乎人所不見。是以失其性而漏乎神。縱乎心而蕩乎志。是不知伏藏之理者也。經云大巧若拙。是巧得于性。而事拙于守中者矣。

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

物誘于外。則心悅于內。聽視口鼻神明出焉。汝內閉汝外。不以通物爲樂。無得而引之。則樂天而自得。孰弊弊焉。以物爲事邪。故九竅受邪。由乎心性之有動靜。邪正之有交涉。心不正則性返爲情。情爲用也。故動謂之心。靜謂之性。方其動也。返性爲情。故萬變化無常。而不能靜也。方其靜也。返情歸性。故吾心常一。而不能動也。是以心性相混。致有邪正交涉也。故學者三要不可不知。心爲動靜之要。情爲亂性之要。性爲

樂道之要。知此三要。則不失本性。復其性而處厚也。故喜怒哀樂不能動乎心。或有所動。則發于自然。是不失吾心常一。而物不能引也。可以靜則得于守廉。而萬變不能惑也。故學者動靜之要。不可不察也。

火生於木。禍發必尅。姦生于國。時動必潰。和之修鍊。謂之聖人。

達士得機。指示後人。中有富國安民之道。取此爲理也。緣人之有心。心火受姦。耗損精炁。譬木。有火。禍發必尅。要在修鍊。禁姦。然後能通神矣。故木者物也。陰中有陽。是木中藏火也。及乎陰。木就焚。灰燼火滅。其何堪焉。故聖人立法。譬人之有身。包含道體。抑亦生灰繫焉。道德經云。吾有大患。爲吾有身。故身譬國也。胸腹之爲室也。四肢之列。猶郊境也。骨節之分。猶百官也。神猶君也。血猶臣也。炁猶民也。所以安其國。恡其炁。全其身也。爲國之姦者。九竅爲受邪之門。三蟲爲六慾之鬼。誘惑人心。交涉六情。以此爲身。國。

之姦也。所以謂身譬國也。緣人之身。抑亦物之象也。內感真一之炁。資養百骸。得全性命。倘心火不禁。一真耗散。尸魄姦生。天年數盡。是時動必潰之際也。要在禁制心火。修鍊陰滓。防未起之患。治未病之疾。用意于未然之前。使神自恬而心自灰。性自靜而情自弭。豈不是知之修鍊。爲富國安民之法者哉。

天生天殺。道之理也。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三盜既宜。三才既安。

世之人莫不爲萬物所誘。盜乎性命也。要在學人返盜萬物精華。補填耗損。以守常道。則德全而神自恬也。故一炁含靈於混沌。是三才同乎一源也。道散則三才分判。元炁各存。天陽也。地陰也。陰返陽則萬物生。陽返陰則萬物死。是天生天殺。道之理也。天地施工於萬物。綿綿若存。或聚或散。是物無定體。而道存乎不二也。莊子云。物無成無毀。復通爲一。卽知天地以陰陽還返之機。爲萬物之盜也。且物中最靈者人也。惟

人同天地爲三才。抑亦根乎一炁。與天同德。亦爲萬物之盜也。惟萬物同人而生。以資人之所欲引。盜人之性情。抑亦爲人之盜也。卽知人盜萬物以資生。萬物盜人以同歟。天地盜萬物以歸根。是三盜旣宜。三才旣安。不失造化本末之妙也。

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

學人旣知能盜物精以資吾炁。要在食不失時。則用機自合造化。故食者是五穀之精也。所以爲精者。是天之冲炁。地之玉液。食其時則資益五臟。散乎百骸。潤澤肌膚。卽不失造化之本末也。也是以隨日月之炁。復化爲大乙真水。上貫靈源。要在養舌下之神水。流入心。化爲血。血色赤。象火。腎水來尅。流入腎。化爲精。精者。水也。脾土來尅。返上流丸。其色黃。謂之黃芽。復流入鼎烹之。爲白雪。鍊之。爲青金。復貫入心。洗滌心血。復流于炁海。散化補填骨髓。卽知水盛則土多。土多則血強。血強則精溢。精溢則腦滿。是還精補

腦之理要在食其時矣。

人知其神而神不知不神之所以神。

至幽而無形者神也。合自然之體者性也。應機接物者情也。故神性本乎一體。情性分爲二用。獨知情之爲用者。往往事神在彼。而不知我能神而神也。知往通至幽而無形者。知神用在我。而不以彼神爲仰也。故學道者。將全精神。欲達性命。則性命之源不可不知也。故命者性之本。而性其根也。精者神之母。而神其子也。精全則神王。盡性則至於命矣。故神恬則性靜。性靜則心和。心和則純素之道可守。而不失與神爲一也。能與爲神爲一者。精不離人。而神不離炁也。神炁相合則形全。而通乎無方之用。卽知不神之神在我。而不在彼也。

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

日者陽也。月者陰也。陰陽者道用也。故道用法于自然。所以日月之有常數。大小之有定分。大則莫大乎天地。小則不出乎人物。人物雖小。况

萬物中人抱厥靈。蓋與天性相通。機用同一小。可以慕大道之體。聖功生而神明出矣。且人之生也。精受于天。一而爲智之源。神得于天。五而爲性之本。及其至也。可以入神。可以復命。卽知人分雖小。可以慕天地之大。而聖功生。達日月之數。而神明出。傳曰。學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彼學道者。日月之數。不可不知。大小定分。不可不察。且天道一日一夜行三百六十五度。帶行日月。日其行遲。一日一夜行一度。月其行疾。一日一夜行十二度。日一年行一周天。月一月行一周天。一日有十二時。六時陽。六時陰。天降地騰。一日一合。五日象一元。炁一月有三百六十時。象一年火候。日月三十日一交。十五日一合。月至晦日隱。朔日又生。循環晝夜。聖功立而萬物生。神明出而萬物化。是以聖人以此取則。修鍊一月之間。奪天地一年火候。以立聖功。經云。三十輻共一轂。卽知一月有三旬。首尾二旬是用武火之時也。中間一旬月盛圓明。是用文火。

之時也。經云。武中間文此故也。又云。藥成須藉月爲師。又云。高奔日月吾上道。所以高真上聖。體天道之盈虛。托日月之定數。以小慕大。與天同一。而通乎大理。卽知道無小大之間也。明矣。故莊子云。其一與天爲徒。其不一與人爲徒。故言大小有定。指乎天人之分。同乎一而已。其盜機也。天下莫不見。莫能知。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輕命。

黃帝得皇人言。爲道求生。必出所生。法言道機也。達士稱下有強兵。戰勝之術。理在此也。倘人能得機。要在固躬。不可縱情恣欲。以輕乎命。抱朴子云。善其術者。能却走馬以補腦。故事顯而理隱者。天下莫不見也。理有可盜。而事有可棄者。天下莫能知也。理有可盜。則非道不能取。故善爲盜者。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知則冲炁不降。機用貴密。而事無不濟。惟君子所以能固躬而得乎機矣。倘小人見理用機行。盜則往往不能固躬。返有所失。是輕命而窮及濫矣。故戰勝

之術。理密機深。恐文繁不欲細解。但討太一固命金丹訣。卽知其詳矣。

瞽者善聽。聾者善視。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三返晝夜。用師萬倍。

師者範也。範者正也。故正者道之常。惟正也。故能御萬變而獨立于萬變之上。是得心師一源之正者也。故先達得機之士。指後人稱。上有神仙抱一之道理在斯。卽已。是以瞽不善視。則專于聽也。聾不善聽。則專於目也。兩者能視聽之專。而與常人利於十倍者。是得之於心師而利乎一源也。故瞽之微緣三關外擁。內有所隔。尚能得利于一源。況道者三返晝夜。希夷視聽。專利一源。以心師心。豈不有萬倍之利乎。故學者抱真守一之道。要在歸根。可以長存。歸根者。復元炁之本也。莊子云。通於一而萬事畢。所謂致一則不二。抱一則不離。守一則不遷。惟其不二。則能致一也。惟其不離。則能抱一也。惟其不遷。則能守一也。故守一之道。要在心不放逸。則性

自靜而神自恬。德自全而道自集。蓋神仙抱一之道。始因黃帝見皇人曰。博聞有真一之神。可得聞乎。皇人大驚曰。子在民間。安得聞此。乃上皇土錄首篇。恐文繁不欲具注。但討皇人三一圖經閱之。卽知抱一守道之詳矣。

心生于物。死于物。機在目。學人既習此真守一之道。或起動念著物之心。要在常用目機。以禁乎動念也。且心者是一身之主。百神之師。勞神疲思。莫不困心也。故心有動用之機。在物不能無惑。在意不能無著。是以心眼有相須之用。情性有取捨之機。故心因物動。則死於物而有所著。有所著則心源不一。神性變亂焉。能取萬倍之利乎。故善爲道者。心有所著。則當用目機。禁乎心而百非自泯也。當泯心之際。勿覺心著。但瞑矐瞪目東瞻。能如嬰兒。則精神不去。心潔而清也。古詩云。髭頭灑血眼如環。是用機在目而泯乎心有所著也。道經云。善閉無關。捷而不可開。是心靜而不著物者也。

天之無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風莫不蠢然。

恩威之大莫大乎天地。受賜之心莫出乎人也。盖天降冲和之炁以資世人。不有乎間也。所以無間者。施惠大恩。及于萬類。惟容人之樂善。使通真達道入于聖域。經云。皇天無親。惟與善人。卽知道無無親疎。亦無好醜。但人通道。則道自通人。惟至者能受賜。天之大恩與天爲徒。雖使天道鼓陰怒肅殺之炁。張迅雷烈風之威。彼至者坦然無畏懼之色。由是乎視聽關于外。而心意鑰于內也。

至樂性餘。至靜則廉。

虛靜而不與物雜。道之體也。古之體道者。以內遊爲務。不以通物爲樂。樂其性而已。人樂其性者。非意之也。返一無迹。因其自然而已。故樂性則性無不餘。不與物雜。則靜無不廉。是以樂天知命。故不憂性。寂喜淡。卽無貪。則心不勞也。心不勞。則神漏。神不漏。則精不動。而性至樂也。盖至樂之性。得乎至美之遊。而達乎至靜之境者。

廉之致也。

天之至私。用之至公。

天道容善則至私也。用道平始則至公也。故天道私人而不私乎道。至公而不私乎物。是至公也。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是私人而不私道也。蓋世人之性。善惡相混。近善卽善。近惡卽惡。非本然也。蓋因習以性成而已。故學人之性。要在求訪明師。親近良友。專心剋志。方通入聖之門。天且不違。應感上靈。要在洗心。克己不放道心。自有天神暗助。志不可退也。若尋訪師友得其人。則師事之。不得其人。則兀兀而行。身且安樂。性命之學不可忽也。

禽之制在炁。

天虛則炁浮。炁浮則禽因羽而制。炁飛而能上也。故學者要在虛其心而守乎靜。平其炁而恬乎神。則心自順而不姦。性自靜而不惑。是以神爲炁子。炁爲神母。神炁相合。則真精不散。神安而形固。炁使之然也。蓋人之有身。物之象也。象

同乎物則生。死繫焉。有時而盡也。要在炁壯則神全。炁衰則神敗。經云。禽之制在炁。禽者擒也。擒乎心。制乎炁也。且禽能飛而上者。猶人之有炁。克實太虛。扶持天地。舉形而仙矣。良由心虛則炁克。大宇與道集虛。虛室生白。是能養一炁。制使之然也。孟子云。吾能養浩然之炁。塞于天地之間。是深得制炁之道者也。

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

造化密移。陰陽不測。生于神而死于形者。通一炁本於自然也。故生者造化之所始。死者陰陽之所變。蓋物無並盛。陰陽是也。卽知萬物因陰陽以形。因陰陽以化。本經云。天生天殺。道之理也。故大道根乎一炁。運行日月。日月是陰陽之祖。互相交感。布炁生靈。陽炁返而萬物生。陰炁復而萬物死。卽知生死之理。根于道源。若存若亡也。蓋人之道。抑亦生死所繫。根于一炁。感父母。陰陽炁合而生也。陰陽數盡而死也。要在以陽鍊陰。陰滓盡而陽體就。一炁克而道自亨。則

還元返本。歸根復命而至矣。
恩生於害。害生於恩。

以仁爲恩。害則隨之。故恩愛相生。是人之用情之本也。學道者。往往爲恩愛繫累。中道而止。半途而廢。始勤而終怠者。凡民之情。莫不然歟。所以自取害。而害生于恩也。要在切知一炁通靈。萬禍不侵。一身達道。七祖昇天。能剋志進道者。恩及身。而害不加我也。其昧者。恩愛之心不除。則恩及彼。而害及我也。故恩愛之心滿。世人之惑也。榮辱之情。舉世人之貪也。噫。憂苦勞傷之害。憂苦勞傷之害。何爲天下人之樂從而不爲害者。是恩愛厚而爲害之深根也。善爲道者。則不然。以恬神爲樂。以寂寞爲榮。澡雪乎心。靜嘿乎志。所以恩不加彼。而害不及我也。

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特物文理哲。

日用資生養命之物。是助道本根之靈液也。故人有賢愚。量有淺深。人賢則智見高明。量寬志大人愚。則慮淺識卑。由言必下。殊不知天地文

理法于自然。循流萬古不變。不遷。以常數爲定。
體。愚人者。獨以此爲聖。而殊不知。時物文理。人。
所日用。而不知其詳也。故五穀者。是天下人之。
日用之物也。但世人。務取乎飽食。而不究乎造。
化之本末也。盖五穀。盜天地造化而生。盜天地。
冲炁而實。卽知五穀。是天地真一之精。長茂成。
熟。人得食之。接炁延生。受脾胃磨。而精華靈液。
化爲太一真水。是五行之先號。又焉知五穀精。
炁。是天地之靈液。日月之華光。五行之精髓。能。
資我生。能益我炁。能助我形。能延我命。能全我。

神。能通我聖。所謂我以時物文理爲哲者。其是。
之之謂歟。勢疑若有間。烏得而陷合哉。大惟此以。
神與彼以神受通。六極爲一炁。合萬象爲一體。
乾坤爲一物。化機一發。妙用潛該。孰爲彼孰爲此。
庸詎天地之神。非吾之神。吾之神。非天地之神。抑。
昔之至人。動與神契。靜與神俱。動靜之中。固不容。

所日用而不知其詳也。故穀者。是天下人之
日用之物也。但世人務取乎飽食而不究乎造
化之本末也。蓋五穀盜天地造化而生。盜天地
冲炁而實。卽知五穀是天地真一之精。長茂於
土。附於食之接。炁延生。受脾胃磨而精華靈液
輒銷。豈非望而附。非以却。附文豈非。昔者其具
資於土。附益於炁。附炁於土。附土於炁。附全於
黃帝陰符經註序

臣聞冥冥之中。儵然昭合。不可以形言也。以形言
之。上下殊勢。疑若有間。烏得而昭合哉。夫惟此以
神與。彼以神受。通六極爲一炁。含萬象爲一體。結
乾坤爲一物。化機一發。妙用潛該。孰爲彼。孰爲此。
庸詎天地之神。非吾之神。吾之神。非天地之神邪。
昔之至人。動與神契。靜與神俱。動靜之中。問不容
髮。故能與太空爲人。與造物者爲友。空惟不壞。吾
體亦然。體性無殊。是謂得道。與道相得。乃能物物。

今古一息也。晝夜一照也。世之淺人知神之神。不知不神之所以神。是以役於陰陽。囿於變化。恣睢轉徙。曾莫之悟。天豈知冥冥之中。儻然脗合者哉。此西王母所以闡揚道樞。丁寧詳複。爲黃帝言之也。然而聖人之言。隱而顯。曲而中。定觀諸妙。冥參真有。汎觀諸微。默造深玄。以此退藏。何泥於虛。以此進爲。何拘於實。神仙抱一富國安民。強兵戰勝。特戲事爾。然是道也。豈他求哉。取諸身而足。微西王母不能告黃帝。此言微黃帝不能受。西王母此道。二聖相值。若合符節。又豈在諄諄問應之間邪。著之典常。以詔天下。來世故曰陰符云爾。臣黃居真謹序。道執天之行盡矣。

易曰。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又曰。終則有始。天行也。天之道運而不積。故日月星辰繫焉。天之行健而不息。故四時萬物由焉。至人於其運者。觀之則與之相爲周流。於其行者。執之則與

此西王母所以闡揚道樞丁寧授爲黃帝言也然而聖人之言隱而顯曲而中定觀諸妙實真有混觀諸微默造深玄以此退藏何泥於虛其藟氣何拘於實神仙抱一富國安民強兵戰勝者之典常以臨天下來世效曰劍鋒之兩刃黃帝並二聖卧卦卦合符贊又豈非韓韓問熟之間味黃帝陰符經註解

虛靜大師賜紫道士

臣

黃居真註

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

易曰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又曰終則有始天行也天之道運而不積故日月星辰繫焉天之行健而不息故四時萬物由焉至人於其運者觀之則與之相爲周流於其行者執之則與之相爲終始消息盈虛莫之或違呼吸屈伸未始有沴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夫如是

又何加焉。故曰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
天有五賊。見之者昌。五賊在心。施行于天。
人以木火土金水之炁以生。亦以金木土水火
之炁以死。自至人觀之。生奚足悅。死奚足惡。生
我者。乃所以賊我也。知其機。識其變。金木未嘗
相間。水火未嘗相悖。五者相得。混而爲一。則獨
存而常全矣。何死生之足計哉。順之爲天。則毀
之爲賊。咸其心之自取。而施行之則在天也。
宇宙在乎手。萬物生乎身。

闢戶謂之宇。闢戶謂之宙。宇宙爲至大矣。而不
離吾掌握之間。可使之無陵歷之患。況其小者
乎。職職而植。芸芸而動。動植之物。爲至多矣。而
不出吾百骸之內。可使之無天闕之愆。況其寡
者乎。

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

天與人未常相離。唯至人爲然。全天之性。曰人。
得人心。曰機。天性盡矣。斯爲三才。心機明矣。
斯爲物宰。靜而復本。則湛然常寂。動而應變。則

幹旋無窮。以人發天。以天定人。則幽明潛通而變化見矣。若不能立天之道。則機之發也無已時。而心之出也豈不殆哉。烏能相與於定乎。故曰立天之道以定人也。

天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天人合發。萬變定機。性有巧拙。可以伏藏。

能變能化。機所爲焉。天以不言而成變化。機固大矣。立天者人。能無機乎。然有心之機。非機之極。無心之機。迺極機也。機動於此。化形於彼。咸

其自然。故天發殺機。川可爲陸。陸可爲川。人發殺機。能天。之不能載。能地。之不能覆。天人之機。至是機矣。故曰殺機。天人合發。三才乃安。而萬變以之而定焉。孰能逃吾之機乎。雖然。心生於性。機出乎心。巧者人也。拙者天也。冥心復性。雖機之大。可以伏藏。

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

耳之於聲。目之於色。鼻之於臭。口之於味。水穀之所化。皆陰陽之邪也。九者之中。其要有三耳。

目口而已矣。夫耳之惑於聲也。目之惑於色也。口之惑於味也。其爲邪莫甚焉。聖人能使九竅不爲九竅所使。故曰唯聖人爲能踐形動而邪不能勝。靜而邪不能入。動亦可靜。故曰可以動。可以靜也。

火生於木。禍發必尅。姦生於國。時動必潰。火固能尅木。方其爲水所制。則火不能用事。必待禍發然後能尅也。姦固能潰國。方其爲所勝。則姦不能用事。必待時動然後可潰也。是知陰

陽之沴姦尤之作。亦有所待而後必焉。

知之修鍊謂之聖人。

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爲。知靜而性。知動而機。知萬變之無窮。知九邪之有要爰。清爰遊神之庭。惟元惟默。造道之極。則修之至於不與佞爲構。鍊之至於不與物相忤。恬淡平易。抱一而矣。是之爲聖人。若能者。造化所不移。天地所不能囿。至於富國安民。強兵戰勝。其戲事耳。天生天殺。道之理也。

陽一舒而萬物不得不生。陰一慘而萬物不得不殺。自生自殺。孰使之然。道之所理者如此。苟惟不能。則天之所以爲天亦小矣。然則天豈有心哉。咸其自取爾。故曰道之理。

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三盜既宜。三才既安。故曰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天地形之大者也。天以炁資人物之始。地以形資人物之生。人與萬物不能逃乎覆載之間。相有以相成。相無以相廢。所不能獨立者也。且非

其有而取之曰盜。天地不盜。萬物不能成。變一之道。萬物不盜。人不能成。蕃殖之効。人不盜。萬物不能成。生養之功。何則。天地之大也。不有萬物爲之始終。則天或幾乎殆矣。故爲萬物之盜。萬物之多。不以人爲之佐理長養。則物或幾乎溺矣。故爲人之盜。人之所以靈。不有萬物爲之滋生榮養。則人幾乎夭。故爲萬物之盜。相盜乃所以相宜。故曰三盜既宜。如此。則天地人之三才所由立也。

人知其神。不知其不神。所以神也。

神之用固妙矣。或得以議其狀。乃若不妙。則又神之至。歟。易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也。茲豈非人知其神之謂乎。又曰。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茲豈非不知不神。所以神之謂乎。

日月有數。小大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

日行速。日一周。天月行遲。月一周。天遲速有自然之度。不可踰也。夫物之不齊。物之情。鵲鵬之大。鷦鷯之小。各安其性命之情。小大有自然之量。不可易也。明乎自然之數。一乎小大之量。靜而聖王之功。妙而神明之機。於此得矣。

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輕命。

天地盜萬物以成變化之妙。萬物盜人以成蕃殖之効。人盜萬物以成長養之功。皆自然之機也。自然之機爲神所運。孰主張是。孰紀綱是。意者其有機緘而莫能自己。天下之人。日用不知。烏覩其微。君子機與神契。靜合陰陽之妙。故能

保其身。小人機與神違動爲機變之行。故適所以輕其命。明乎盜機則民安而國富矣。
瞽者善聽聾者善視。

用志不分與神爲一。瞽者雖不能視而聽亦多聞矣。奚必用目哉。聾者雖不能聽而視亦多見矣。奚必用耳哉。耳能聰人亦能使人聾。目能明人亦能使人瞽。聖人視聽不用耳目。故聰明益廣。衆人視聽必用耳目。雖有何異於聾瞽也。豈非神之所寓。果不在耳目歟。

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三返晝夜。用師萬倍。

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訟必由衆起。故受之以師。夫師之興也。由於訟。訟之作也。由於飲食。飲食亦小矣。而師實源於此。況利之大者乎。聖人不重興師而重貪利。誠能絕利一源。使千毛萬孔不作。則所積益厚矣。民豈得不安。國豈得不富哉。以此用師。一可以爲十。十可以爲百。百可以爲千。千可以爲萬。故曰十倍是道也。知之未必能行。行之未必能守。苟行之篤。守之固。於

晝夜間三返而不殆焉。則又萬倍於用師矣。又奚必勞吾之民。竭吾之財。以取彼之利。爲我之利者哉。自然不兵而強。不戰而勝也。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也。

聖人見道而不見物。故其心未嘗生。未嘗死。衆人見物而不見道。故其心生於物。死於物。夫聖人者。御天地於指掌。幹萬化於方寸。皆由精神之運。心術之動。故能物投如市。吾心如水。真機之發。不爲物惑矣。人則異是。見可欲而心亂。其爲機也亦淺矣。

天之無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風莫不蠢然。

四時自爾推遷。陰陽自爾造化。天則無爲而無不爲耳。彼物之生成衰殺。咸其自取。天何恩焉。惟其無恩。故物莫能傷。此真所以爲大恩也。雖然。蠢蠢之物不能自生。必有所待。鼓之以雷動之以風。莫不並作。至樂性愉。至靜則廉。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

樂莫大焉。則性分之內不待於外也。世之奔競之流。目有見焉。則生覬覦。心有樂焉。則生歡欣。至人之樂。則異於是。故曰性愉。夫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動則未免乎有累。烏能廉哉。至人端居深眇之地。無一物之可用。無一物之不用。何嫌之有。故曰大廉不嫌。非至靜烏能至此。天之至私。用之至公。

大巧不爲物。物具足。雲行雨施。雷厲風飛。有心哉。物得以生。謂之德爾。故曰公公私私。天地之德。飛者走者。動者靜者。咸其自取。萬物皆謂天之私我。使我有是。夫天豈物物而雕刻之哉。此之謂至公。

禽之制在炁。

水火有尅制而無熄滅。盖炁之所感。不期然而然也。以形制形。小大不倫。則大者常勝。小者常弱矣。元龜食蟒。飛鼠斷猿。豈以刑哉。炁服之也。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

生於此者。未必不死於彼。死於彼者。未必不生

於此至人者出有無之表。離動靜之域。則生亦奚足悅。死亦奚足惡。尚何係累之有哉。根猶木之有根。春夏爲先。方且生之。秋冬爲後。方且殺之。迨夫爲之根株而言之。則無生無殺矣。人之墮於有形。涉於有數。亦猶木之有根也。

恩生於害。害生於恩。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夫至仁乃所以不仁。惟天地聖人爲然。豈弊弊然私予奪之權哉。然而天地方未判。聖人方未兆。又何仁與不仁之有。仁與不仁。亦自物觀之耳。

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

坻坻蚩蚩。初無真識。由於陰陽役於造化。但見其粲然有觀者。爲天地之變。昭然有倫者。爲天地之理。昧昧晦晦。不知所持。此故以天地文理爲聖也。至人則異於是。時之運也不窮。吾則因而不違。物之生也無已。吾則順之而不逆。相交以成文。相錯以成理。故曰我以時物文理哲也。

之權。通天地發生之理。經曰。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大哉深窮妙旨。洞測真源。得之則長生。失之則輕命。有以見演道演法演術三字。古聖賢秘而存焉。乃天機密也。不可輕泄。今略註解。用導精微。直貴無文。易明大意。上則神仙抱一演道。夫演道者。還丹抱一之門。運炁走朝泥丸。如炁九轉上朝天也。人之無炁。走於首。爲之道字。仙經曰。長生不老。還精補腦。太清玉訣曰。若到河車地。黃金滿我家。是也。中則富國安民演法。夫演法者。中去

黃帝陰符經註

給事中沈亞夫註

演道篇第一

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

君子仰觀天道。運行不息。合法順動。固其性命。乃保毓。天數盡矣。

天有五賊。見之者昌。

天有五賊。五行也。日者火也。火生於木。木克土。月者水也。水生於金。金克木。見五行相賊相生。

是爲寒暑故曰予仰視天文盜五行順逆得其
次序則天命昌延乃長生之大本。

五賊在乎心施行于天。

天有五星人有五臟應眼耳鼻口心心者五賊
之首是以觀於五星經緯萬象內外相成執天
之道行矣。

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

君子曉達真源譬天地在乎手造化生乎心知
萬物稟一炁生萬物之身也。

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

天命之謂性人也人心機變測造化之功定行
天道無差失也。

天發殺機龍蛇起陸。

三陽之月陰陽交泰水火相賊乃天發殺機有
雷霆風雨振動龍蛇出蟄萬彙發生見生殺之
權備矣。

人發殺機天地反覆。

凡人心不可動動則吉凶悔吝生焉天地非反

覆天者聖人也。地者臣道也。反覆順逆也。六順六逆不常。則乃爲之反覆。聖人不動心。則順天之命。小人逆行機。則不盡天數矣。

天人合發。萬變定機。

聖人合天道。機衡當無差變。乃定其心機。是故守一。

性有巧拙。可以伏藏。

夫人巧拙之性。坎離之象。巧則既濟。拙則未濟。故伏藏於丹田。丹田者。精炁之元也。

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

人身之九竅也。心正則九邪不能入。三要者。陽之正數也。三三如九。陽炁足。則動靜無奸邪可入。

火生於木。禍發必尅。奸生於國。時動必潰。知之修鍊。謂之聖人。

火生於木。陽炁之盛。則戒之在鬪。戒之在慾。勿令奸賊生焉。君子修身鍊行。然後治國安民。聖賢之人也。

陰符經
演法篇第二

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三盜既備。二才既安。故曰。食其時。百骸法動。其機萬化。安三生萬物。含正陽之炁。一炁盜受。七日來復。乃三才得一而備。人既盜萬物之始。日用而不知。知之者。長生形骸無變。萬化自安也。人知其神。不知其不神。所以神也。

人之有三萬六千神光。故多慾則耗竭精神。故不神也。易曰。陰陽不測之爲神。抱一存神。所以神也。

日月有數。小大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

日則火之精。晝夜行一度。月則水之精。晝夜行一十二度半。是故君子盜水火之數。小大運動。乃有殊聖之功也。神光出焉。

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輕命。

故賊盜天機。造化運動。愚者莫能見。莫能知。君子得歸真。小人逆之亡命。

演術篇三

瞽者善聽。聾者善視。絕利一源。用師十倍。

瞽聾善聽視。則絕利根源。人能專一心。而中道

不廢。十倍之功。不可及也。

三返晝夜。用師萬倍。

君子專心。反覆晝夜。三陽之時。行用不闕。乃過

師之功萬倍也。

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

心既灰。而目不外視。生死絕念。乃忘其機也。

天之無恩。而大恩生。

天之不言。日月無私。人能盜餌精華。得不死之

術。恩無極。則是大恩生也。

迅雷烈風。莫不蠢然。

專一志。而愬乎不拔。故蠢然而不動也。

至樂性餘。至靜則廉。

性和。則包荒有餘。心清。則萬化平廉。

天之至私。用之至公。

天垂象。人能盜而行之。至私也。天之造化。無偏

陰符經
無黨乃至公也。

禽之制在炁。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

人因炁而生。因炁而死。萬物因地而生。因地而死。人若能擒制得天地正炁。乃長生不死之根也。禽者擒縱也。

恩生於害。害生於恩。

萬物春生夏長。恩也。秋殺冬藏。害也。人因婦人而生。乃恩也。因婦人死。是害也。

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

天文地理也。天時地利也。象天體制者。聖順時變動者。哲。愚者不能察天時人事。若能合天地化育與時設教。乃聖人賢哲也。

道者靜之本。靜者天之機。動則

觀其變。變則察其象。故造化動靜陰陽相推。是以合天運數不可差忒。太玄曰。夜則測陰。晝則測陽。乃聖人通達玄理。因帶性命。潛机不宰。至論無窮。今談兵法。人事者。豈不遠哉。

至至備無窮今猶其出入車音豈不與哉
 則則已聖人與哉之聖人固無所命也則不
 以合天聖人不可義為太玄曰亦則則則畫明
 購其變變則添其象故也外傳輔創則則其
 外育與報端幾已聖人贊哲也
 變燠昔昔愚昔不萌察天報人事苦萌合天此
 天文此聖也天報此休也象天艷歸昔望則報

黃帝陰符經註

蔡氏註

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

道分而爲天地。天地分而爲萬物。萬物之中。人爲最靈。本與天地同體。然人所受於天地有純雜不同。故必觀天之道。執天之行。則道在我矣。言天而不言地者。地在其中也。

天有五賊。見之者昌。五賊在心。施行于天。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

五賊五行也。天下之善由此五者而生。而惡亦由此五者而有。故卽其反而言之曰五賊。五賊雖天地之所有。然造天地者亦此五者也。降而在人。則此心是也。能識其所以然。則可以施行于天地。而造化在我矣。故曰見之者昌。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

天地之所以爲性者。寂然至無不可得而見也。人心之所稟卽天地之性。故曰天性人也。人心之自然。而然不知其所以然者。機也。天之所以動。地之所以靜者也。此機在人何所不至。爲堯舜爲桀紂。同是機也。惟立天之道以定之。則智故去而理得矣。

天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天人合發。萬化定基。

殺機者。機之過者也。天地之炁一過。則變異見。而龍蛇起陸矣。人之心一過。則意想生而天反地覆矣。天人合發者。道之所在。天意人情同然。天序有典。天秩有禮。人之大倫是也。西方之學

以此爲世網而絕之。然而不能搖者。以萬變之
基一定而不可易也。

性有巧拙。可以伏藏。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
靜。

聖人之性與天地參。而衆人不能者。以巧拙之
不同也。惟知所以伏藏。則拙者可使巧矣。人之
所以不能伏藏者。以有九竅之邪也。竅雖九而
要者三耳。目口是也。知所以動靜。則三返而九
竅可以無邪矣。目必視。耳必聽。口必言。是不可
必靜。惟動而未嘗離靜。靜非不動者。可以言動
靜也。

火生於木。禍發必尅。姦生於國。時動必潰。知之修
鍊。謂之聖人。

火生於木。有時而焚。木。姦生於國。有時而必潰。
五賊之機。亦由是也。知之修鍊。非聖人孰能之。
修鍊之法。動靜伏藏之說也。

中篇

天生天殺。道之理也。

蔡註

生殺者道之降而在炁。自然而不可逃者也。

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三盜。既宜。三才既安。

天地生萬物。而亦殺萬物者也。萬物生人。而亦殺人者也。人生萬物。而亦殺萬物者也。以其生而爲殺者也。故反而言之。謂之盜。猶曰五賊云爾。然生殺各得其當。則三盜宜。三盜宜。則天地位萬物育矣。

故曰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

天地萬物主於人。人能食天地之時。則百骸理矣。動天地之機。則萬化安矣。此爲盜之道也。時者。春秋早晚也。機者。生殺長養也。

人知其神之神。不知不神之所以神。

神者。靈怪不測也。不神者。天地日月山川動植之類也。人知靈怪之爲神。天地日月山川動植耳目所接。不知其神也。

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

日月者。人不知其神也。日之數大運三百六十。

隱名經
日月之數。小運三百六十辰。天地變化不外乎三百六十。聖功之所以生知此而已。神明之所以出由此而已。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輕命。

盜機者。卽五賊流行天地之間。上文所謂日月之數也。見之知之。則三盜宜而三才安矣。然黃帝堯舜之所以得名得壽。蘓張申韓之所以殺身赤族。均是道也。民可使由不可使知之。至哉言乎。

下篇

瞽者善聽。聾者善視。絕利一原。用師十倍。三返晝夜。用師萬倍。

瞽聽聾視。用志不分也。一可以當十。三反者。卽目耳口也。返者。復其初也。晝夜者。陰陽之運。三者既返。則超乎陰陽之運。而通晝夜一死生矣。一可以當萬。易所謂神武而不殺者也。而目心思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

心因物而見。是生於物也。逐物而喪。是死於物也。人之接於物者。其竅有九。而要有三。而目又要中之要者也。老聃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孔子答克己之目。亦以視爲之先。西方論六根六識。必先曰眼曰色者。均是意也。

天之無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風莫不蠢然。

無恩之恩。天道也。惟無恩然後能有恩。惟無爲然後能有爲。此用師萬倍。必三返而後能也。

至樂性餘。至靜性廉。天之至私。用之至公。禽之制在炁。

至樂者無事。故性餘裕而能先天下之憂。至靜者無染。故性廉潔而能同天下之患。此三返之道。無爲之至也。若不拔一毫者之所爲也。然天之道至私而用之至公。是至樂至淨。乃所以有爲也。惟物亦然。物之可取者。謂之禽。萬物之相制伏。彼豈有爲於其間。蓋炁之自然也。虎豹之於麟。鷹準之於鳳。非以其才之搏與驚也。此三返晝夜。所以能至於一當物也。

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恩生於害。害生於恩。生死恩害。道無不然。此霜雪之殘。所以有至恩。雨露之滋。所以有至忍也。極而論之。則有無動靜之機。未嘗不相與爲往來。故正言若反也。

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

人見天有文。地有理。以爲聖也。不知其所以聖。我以時之文。物之理。而知天地之所以聖。天文有時。地理有物。哲知也。以天地之常言之。其道固如是。自變者言之。亦如是也。此觀天之道。執



合刻諸子陰符經解

利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6499
冊數	4	(3)
函號	田	235 7

0 1 2 3 4 5 6 7 8 9 10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黃帝陰符經解義

開州助教蕭真宰解義

神仙抱一演道章

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天有五賊。見之者昌。五賊在心。施行於天。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天發殺機。移星易宿。地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天人合發。萬變定基。性有巧拙。可以伏藏。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火生於木。禍發必剋。姦生

於國時動必潰。知之修鍊。謂之聖人。天生天殺。道之理也。

注闕

富國安民演法章

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三盜既立。三才既安。

解曰。可以無而取之者。傷廉。非其有而取之者。爲盜。志動而次見美。而慕分無欠餘。不足者羨。智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誰責而可。

非胠篋探囊發匱之盜也。列子曰。有公私者亦盜也。亡公私者亦盜也。天地萬物不相離也。何而有之者皆惑也。蓋莫不有生生者。未嘗終莫不有形形者。未嘗有聲聲者。未嘗發色色者。未嘗顯味味者。未嘗呈。皆無爲之職也。陰陽相照相蓋。相法四時相代。相生相殺。五行更王更廢。更相。至於能宮能商。能出能沒。能玄能黃。能甘能苦。能羶能香。孰使之也。則天地爲萬物之盜。人未麗乎物。而天地公盜之物。之數不止。

於萬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也。人之所以爲貴者。以其爲物之靈也。與時轉徙。物無不備於我。我無不役於物。資之以生而有所養。徇之以死而有所歸。則萬物人之盜人。雖異乎物而萬物。公盜之。東郭曰。若一身庸非盜乎。盜陰陽之和以成若生。載若形。況外物而非盜哉。迨夫盜雲雨之滂潤。山澤之產育。順其發陳。因其蕃秀。任其容平。乘其閑藏。自六化以推勝。復淫沉虛實之因。自六變以知甘苦鹹酸淡之味。損盛益衰。

捨逆取順。因物以有生。役物以有養。則人乃萬物之盜。物固不靈。而人常公盜之。則盜之有道。何時已也。惟三盜旣立。則物各當其分。事各當其敘。隨時之用。各合於義。或養形以全生。或受中以立命。覺此而冥焉者。合陰陽于一德。知此而辨焉者。分陰陽於兩儀。故能兼三才之道。貫三極之妙。而天地人各得其道。而安其所安。豈非真盜歟。老君論資財有餘者。是謂盜。誇非道也哉。蓋偷頃刻之榮。矜身外之飾。豈知爲道者。

深根固本用之不窮。夫天地之間。寇莫大乎陰陽。陰符之書。初以賊爲說者。蓋養性全真之道。在於無失其則而已。次以盜爲說者。盜養生應變之理。在於各安其分而已。故孰爲寇也。孰不爲寇也。而皆不麗於天機之幾焉。夫知機其神矣乎。學者於此。尤在慎思之。

故曰。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人知其神而神。不知不神。而所以神。

解曰。古之至人。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不以人物利害相撓。不相與爲怪。爲謀爲事。脩然而往。侗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若有不卽是者。天鈞役之。不足以滑成也。況乃天地散精動植。均賦炁味。滋榮無物不有。天食人以五炁。內藏心肺。故聲色彰明。地食人以五味。散養五官。故炁味相成。而神自生。食飲之常。然保生之至要。無非具陰陽之和也。脾胃待之。而倉廩備。三焦待此。而道路通。榮衛待此。以清以濁。筋骨待此。以柔以正。故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所

謂因其時而調之也。故曰。食其時。方春木王。以膏香助脾。夏火王。以膏臊助肺。金用事。膳膏腥。以助肝。水用事。膳膏羶。以助心。所謂因其不勝以助之也。以子母有相生之道。亦炁同而相求。以夫婦有相養之道。亦相剋而相治。無過焉。無不及焉。凡百骸之有體。而可窮者。無不適當於自然之理。惟其養陽以食。動靜以時。豐其源而啗出復其本。以固存。吸新吐故。以鍊藏。專意積精。以適神。消息盈虛。輔其自然。保其委和。合彼

太和。無差謬於遠近。默運轉於環中。任靈機之自發。無有入於無間。化入於無所化。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孰不安於性命之情。故曰。動其機。萬化安。人知其神而神。不知不神而所以神。夫陰陽不測之謂神。而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也。神而化之。使民宜之。不狎其所居。不厭其所生。人知神而神矣。至於方而不割。光而不耀。爲人已愈。有與人已愈多。使民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是烏知不神而所以神也。竊

嘗考論語與孟子之終篇皆稱堯舜禹湯聖人
之事業。蓋以謂舉是書而加之政。則其効可以
爲此也。黃帝聖神爲五帝之先。其臣莫能及著
書立言。獨明道德之意。理性之原。收斂事物之
散。一歸於淳樸。太古之風。舉其書以加之政。可
以酬酢。可以祐神。其民淳淳。而謂帝力何以加
於我。豈非此書之効歟。謹讀 御製聖濟經卷
之序。始於體真。終於審劑。章之序始於陰陽適
平。終於致用協宜。是皆窮神知化。而合於黃帝

之書。與老氏所謂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
爲而不爭。其道一而已矣。則知所謂賊盜之機。
皆其筌蹄也。善觀聖人之書者。得魚忘筌。得兔
忘蹄。則迹出於履。履豈迹哉。

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

解曰。莊子曰。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草
木固有生矣。禽獸固有羣矣。父子固有親矣。君
臣固有義矣。夫婦固有別矣。長幼固有序矣。聖
人之舉事也。莫不有時。其制物也。莫不有數。原

天地之美。成萬物之理。辨上下於履。明庶政於
責。作樂崇德於豫。折獄致刑於豐。皆因其時數
之宜也。蓋謂日昱乎晝。月昱乎夜。日者循星以
進退。月者應日以生歿。歲者總日月時而無所
事也。洪範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數
者一二三四。是也。以數作曆。以曆知辰。以辰知
星。以星知日。以日知月。以月知歲。歲月日時無
易。至於家用。平康。是日月有數。大小有定矣。何
則。有時既定。則天下之事莫敢廢。有數既定。則

天下之分莫敢踰。蓋堯舜所以同律度量衡。協
時月正日。而天下治者。蓋取諸此。非大而化之
之聖。裁成天地。迭用陰陽。安能坐進此道。故易
曰。神而明之。存乎人。

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君子得之。固躬小
人得之。輕命。

解曰。通天下之志在窮理。同天下之德在盡性。
窮理則休咎禍福昭然見於眇綿。使人皆避凶
而向吉矣。盡性則彰善癉惡。曉然示以好惡。使

人履仁而蹈義矣。若虞機張發而必中。所謂真
機者。吾不知誰之子。故曰象帝之先。是天下莫
能見。莫能知也。若夫擁萌肇於未判。塞萬源於
機上。含生反真。觸類藏邪。人偽未交。冲融不喪
矣。逮至五行殺害。四節交擲。金土相親。水火相
射。洪電縱橫。雷震東西。大真見矣。化爲陽九之
災。地否閔矣。乃爲百六之會。吉凶互衝。衆示災
咎。履坦道者。幽人正吉。居肥遯者。無往不利。冒
嶮巇也。行必與尸。涉東北也。喪朋悔亡。柰何天
下莫能見也。庸詎能高其目而見所不見哉。人
生如幻化。寄寓天地間。暫聚烝耳。若營神注真
者。與天地共寓在大無中矣。若洞虛體元者。與
大無共寄在寂寂中矣。柰何天下莫能知也。庸
詎能辨於物而命於物哉。桎梏於情累。甘心於
虎口。猶執炬火以行逆風。愚而不釋。終必焚手。
貪慾柴內。終必焚和。自非聖人。安能見所莫能
見。所莫能知。惟君子得之。則固窮者。蓋窮則變。
變則通。通則久。雖無所之。而穴以出。則何所不

之哉。雖艮其身而止諸躬。則何所不申哉。易曰。物不可以終窮。君子則能固之。自此而窮理。自此而窮神。則莫知其窮也。小人得之。則輕命者。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殘生傷性。附贅垂疣。無所不至。夫天之命。哲命吉凶尚矣。且重爲輕根。不可忽也。夫咎莫大於欲得禍。莫大於不知足。聖人豈以身輕天下哉。洪範九疇。具載五福。六極之道。以明休咎之證。重其任而罰不勝。遠其塗而誅不至。刑期無刑。以協于中。會其有極。

以歸無極。皆所以重民命也。老君曰。吾言甚易知。甚易行。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者。淡乎其無味而已。夫能去甚。去奢。去泰。則君子得之。乃可以固窮也。若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不明乎理。逐物生情。而有終身不返。安知所謂人之所以所畏。不可不畏也。夫臨畏塗而不知戒者。皆所謂輕命也。則君子小人辨矣。聖人知心術之爲患也。故辨夢鹿之蔽。覺病忘之失。解迷門之疾。誑晉國之城。微燕國之悲。所以啓蒙惑於天。

下後世也。

强兵戰勝演術章

瞽者善聽。聾者善視。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三反晝夜。用師萬倍。

解曰。昔魯侯聞亢倉子以耳視而目聽。遣原禮致之。卑辭請問。對曰。傳之者妄。我能視聽不用耳目。安能易耳目之用。此曰瞽善聽。聾善視。是易所用矣。先王用人無棄才。司火以聾。司樂以瞽。是易所用也。聾。籠也。耳有所寵者聾矣。瞽。鼓

也。目有所樂者瞽矣。故能專靜而不雜。致一而不一。乃能進乎其技。若市南之累丸。痾僂之承蜩。去聖於鼻端。遊刃於解牛。皆用志不分。然後能有所致。寓形於盜賊之間。困於偏傷之患者。志有所適。雖一刻一曲。不無所容於世也。若乃炁合於心。神合於炁。則不用於耳目。亦無困於患也。焦螟羣飛而弗觸。晝拭目者望之弗見。其形蚊睫棲宿而弗覺。夜俛首者聽之弗聞。其聲唯黃帝徐以神視。塊然見之。若嵩山之阿。徐以

烝聽。碎然聞若雷霆之聲。此又見曉於冥冥。聞和於無聲。黜其總明。亦無麗於形也。夫耳目之原本乎水火。天一而地二。水精而火神。神微之則爲聰明。物蔽之則爲聾瞽。精絕於耳。神且會之。既竭目力焉。精合於神。視之不可勝用也。神絕於目。精且聚之。既竭耳力焉。神藏於精。聽之不可勝用也。害之所至。而利且隨之。惡之所至。而善且繼之。豈非善其所善歟。夫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此言善聽善視。繼之以絕利一源。

用師十倍。三反晝夜用師。萬倍。不可以形迹求也。竊謂五賊三盜皆出一源。猶河一而分九道。一而生萬。如水之善利萬物也。若乾之美利天下也。是以知未有化裁之有制焉。化而裁之。其利無窮矣。天地萬物之機。百骸九竅之會。用兵正奇之本。五行六子之運。皆發乎此。而無所逃也。用師其成心。則聖王之所原。抱之爲天下式者。以道之真。治其身以德之真。普天下舉之於事物之上。應天下之變。順天下之動。與夫佩方

寸之印。提百萬之師。皆投機之會。收十倍之成功矣。卽此三盜三才之要。而一反一復。一晝一夜。往來不窮於天地之間。存存而亡亡。始始而終終。本乎陽而反復乎下。本乎陰而反復乎上。往者反也。來者復也。此曰三反晝夜。與前所論天地反復其揆一也。則機之所會。用師其成心。含光萬象。化貸萬有。密圍萬形。并包萬善。舉而措之。收萬倍之全功矣。猶之大易之道。在六極之上。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八卦之所以迭用柔剛於覆燾之中。而莫知其極者。孰使之也。凡所以使形者。其誰歟。嘗觀孫子之善論兵。而譬之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首則尾至。擊尾則首至。擊其中。卽首尾皆至。果有以使之也。明乎此。則十倍萬倍。一源三反之機。斷可識矣。

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

解曰。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遜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也。仁義禮智根於心。而心者五官之所主。精神
魂魄之所依。喜怒哀樂愛惡欲之自生焉。萬法
之所自起。萬象之所自滅。寄於神則經緯萬方。
寓於道則惟妙惟一。聖人以心合炁。以炁合心。
以心爲神明之舍。以炁爲善惡之馬。故養心以
寡欲。養炁以浩然。蔽惑於大患。捐桎梏於旦暮。
以炁爲神母。以心爲炁主。用炁養神。炁因神生。
神行而炁行。神住而炁住。心能住於炁。炁能住
於心。不動有道。無來無去也。以直養之。勿擾勿
撓也。夫心卽是道道卽是心。昧者善性於俗。逐
物而不反。喪志於物。終身而莫悟。妄見可欲。心
爲之憤亂焉。豈知心術之害。老君曰。不見可欲。
使心不亂。唯聖人能知諸物。化生於心。無者非
出乎真實。故萬態一視。而無取舍之心。若然則
心境常夷。物曷能亂之。所以不貴難得之貨。而
使民無知無欲。是以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列子
曰。生相儻。死相捐。又曰。太古之人。知生之暫來。
死之暫往。心動不違。自然所好也。故不爲名所

觀性游不逆。萬物所好也。故不爲刑所及。生則
無於賢愚貴賤。死則同於臭腐消滅。由是推之。
萬物死生之機。皆在心。一身動靜之機。皆在目。
而機發於踵也。夫五藏皆有神。原於離二而爲陽中之
陰。陰中之陽。五藏皆有神。原於離二而爲陽中之
陰。陰精潛則神集也。神在乎內則潛於心。神發乎
外則見於目。心目之輪運。猶形聲於影響。所以
相應相使者。其誰歟。白鵝之相視。目運而心化。
惟得意於形器之表者。雖末倒背而不瞬。矢中

目呼目切

而不睫。天下皆徇目之所欲見者。美

之爲美。色之爲色矣。而目之已亡者。五色有以
盲之。冥山且背而弗見。安能預乎黼黻之觀。故
聖人蒿目以憂世之患。孟子曰。胸中正則眸子
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夫善惡之積乎心。
而昏明之著乎目。其神且不能移易之。其機孰
認乎出入也。宋人三世好行仁義。犢兩生白。反
母之鰥。問孔子。而俱告以吉祥。父子皆無故而
繼盲。三年之後。獨以疾而免。楚攻圍已解而疾

俱復然則善惡之積昏明之著如此則其機之神非知其道者能視乎若偃師之有所造也瞬目而有招立取穆王之剖矣其合會復如初廢其肺則目不視廢其腎則足不行且人之巧也與造化同功如此況以自然之目而有自然之機乎黃帝之書云至人居若歿動若械不以衆人之觀易其情貌不謂衆人之不觀不易其情貌獨往獨來獨出獨入孰能礙之豈非以機與目皆任之於自然

天之無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風莫不蠢然

解曰幻然無際天道自會漠然無分天道自運無私以成其私無有以生於有此無心於生生自不窮無心於化化自不已故其爲德也廣矣大矣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也蓋因其心而有恩者小惟出於無心則大恩生於無恩老君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生而不責其報妙而不有其功故體天之行者生而不有爲而不恃澤萬世

不爲仁。整萬物。不爲義焉。迨夫伐蘂牛山之美。戕賊梧捲之正者。皆殘生以傷性也。昔人放生。示恩。悟有客之問者。曾不如鮑子之言。天地並生類也。類無貴賤。徒以智力相制相食。非天本爲人生物。爲蚊蚋生人也。然則有以害其生者。誰歟。故鼓天下之動者。莫如雷。化天下之動者。莫如風。然則有以動之者。其誰歟。且衆陽出而圍之。相薄以成雷。惟迅擊而上達。則利而爲雨。自子至卯。乘四陽而後發聲。方帝出乎震也。動必以時。是以屈者斯申。蟄者斯起。必待於迅者。蓋致一而上通。尚或乙之。惟迅乃得遠其情也。大塊噫炁。本乎天作。凡動皆有所待。凡蟲皆因而化。前者唱於隨者唱喁。作則萬竅怒號。吹萬不同。使其自己方齊乎巽也。動以行權。是以甲者斯折。枯者斯榮。必待於烈者。蓋如火之烈。神之所藏。禮之所出也。至於春者動之時。本陽產者以風化。感乎特者以雷奮。故謂之莫不蠢然也。而爲雷爲風者。又烏知其所以然而然者哉。

易曰。鼓舞萬物者。其爲雷風乎。鼓舞萬民者。其爲號令乎。聖人之御世。生殺予奪。而有。大恩慶。賞威形。而成大公者。亦何容心於其間哉。咸其自取之耶。

至樂性餘。至靜則廉。

解曰。天地一指。萬物一馬。孰爲封畛。孰判是非。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故昭氏之鼓琴也。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故昭氏之不鼓琴也。夫至樂無樂。至性無性。樂則生。生則烏可已。有生故有性。有性故有虛。由中出者。固靜。自陽來者。固虛。樂天而至於知命。窮理以至於盡性。則一指一馬。無贅無疣。鳧短鶴長。不斷不續。自一性以推萬性。足而無欠。餘而無求。老君曰。聖人無積。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取之則不竭。貸之則不匱。而餘得於自餘也。是謂至樂無餘。夫性各有定。靜之則明。不交物而動。不卽動而爭。宇泰發於天光。純白生於虛室。辨乎內外之分。定乎榮辱之境。視有所兼。而不犯其隅。分有涯際。

而不侵其域。靜則平矣。莊子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平則各安其隅。又曰：心靜，天地之鑑也。鑑則自守其域，而廉出於自廉也。是謂至靜則廉。夫盡性以至歸根，反一以至復命。聖人得之，故清靜爲天下正。天之至私，用之至公。

解曰：天道無私，而曰至私何也？莫神於天，其運無積，覆冒下土，甫育羣生，故芸芸者生。職職者陳，飛走潛伏，動植合靈，高卑小大，凡聖智愚，以形自包，以生自遂，莫不隨量而受之，斟酌飽滿，以足其欲而已。自形自色，任其自營，疑若有私也。夫通天下，一炁未有麗於炁，而能外乎形之範圍，萬物一形，未有麗於形，而能出乎炁之橐籥。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照之，春生夏長，秋歛冬藏，無不盡其公。是無私乃所以至公也。無恩乃所以有恩也。聖人以其無私，故能成其私。所謂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惟道則無偏黨反側之患矣。

禽之制在炁。

解曰。定而存生謂之形動而使形謂之炁。形立炁布。斡旋於中。謂之神。故炁完則神生定矣。夫怒則炁上而不降。喜則炁緩而不收。悲則炁消而不息。恐則炁下而不升。思則炁結而不散。惟形與炁俱運於神之樞機。聖人於此制之有道焉。而物莫之與敵也。孟子曰。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豈與物相刃相靡而交戰於欲惡之府。宰制羣動。與天地覆載同功。

陰陽造化同用。而其炁彌滿六虛也。猶之禽也。乘風鼓炁。展翅翻於太虛。或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絕雲炁。負青天。何以異於聖人。適於逍遙之遊也。夫禽之制在炁者。炁以陽為主。禽不能亡去也。窮則變而自榮。至衛而成。乃可制焉。凡有所制者。皆有所麗。故制而用之。謂之法。夫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彼騰躍而上下。不過數仞。而翱翔蓬蒿之間者。亦飛之至。孰使之而有制也。小大之辨。豈炁也哉。

生者歿之根。歿者生之根。

解曰。夫物芸芸。各歸其根。復命曰常。知常曰明。凡麗乎出入之機者。往來不窮。是謂道樞。在卦之體。則艮居東北是也。故能終萬物。始萬物。附本旁出。木恃以止而位。非正北焉。

恩生於害。害生於恩。

解曰。嘗推五行之理。有恩者必有害也。有害者必有恩也。試舉金父木子以爲論。金父用則鋪以始之。木子用則鋪以成之。若金勝於木也。而木有所傷矣。木方反本而後親焉。此恩生於害之類也。老君曰。智慧出有大僞。六親不和。有孝慈。孝本出於自然。至德之世。人盡其性。民用和睦。孰分孝慈。澆淳一散。沽名於孝慈者。遂至六親不和。此害生於恩之類也。且大恩無恩。大公至私。恩害相仍。以閭衆甫。孰能出五賊三盜之機也。惟聖人本天之道。利而不害。能使兩不相傷。而德交歸焉。

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

解曰。天有文。地有理。聖人觀察於俯仰之間。而一身之用備。惟民至愚而靈。至賤而貴。自凡入聖者。豈有間於富貴貧賤哉。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蓋誦堯之言。行堯之道。是堯而已。故曰。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者。蓋萬物皆備於我矣。則列敵度宜。以盡立我之義焉。物無非我之謂治矣。則去智與故。以應事物之理焉。是以則天之經。因地之義。上而日月星辰之文。下而山川草木之理。有東南之文。足以經緯萬方。通三才之理。足以化育羣動。未嘗不本日之進退。以出我之度數焉。夫得隨時之義。以觀會通之變。然後其哲足以服衆。其口足以命物也。夫有濬哲。有秉哲。有作哲。有明哲。惟聖人乘時撫世作則。以哲而原天地之美。觀萬化之原也。又何以加於我乎。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矣。且天有時。地有物。言天地者。指其形器之迹也。言時物者。指其運用之妙也。愚人示其迹。我則致其妙。堯之聰明。文

思而以道治人。舜之濬哲文明。而以人事奉天。體此道以因其時一而已。竊原上篇首言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繼之以五賊。終之以修鍊。謂之聖人。中篇首言天地之盜。繼之以三盜。三才終之以君子固躬。小人輕命。下篇首言瞽者善聽。聾者善視。終之以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者。何也。蓋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致者。命也。方其觀天而不助。則形體保神之初。而所以命之者。惡夫賊以傷其則也。而不及於地焉。修其真。鍊其性。皆所以順自然之天。非天下之至聖。孰能與此。父事天明。母事地察。奈何天下之人。不知載覆於高厚。而昧吉凶之廸逆。則分三盜以各盡其量。貫三才以總合爲一。而終有君子小人之辨矣。行法俟命。豈小人能之。惟君子則安時處順也。至于論善視善聽。而一源之利。有十倍萬倍之殊。此愚聖之所以分也。使愚而達於聖。亦可以至修鍊。以我而用其哲。則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猶老子之書。

始於道可道而終於爲而不爭是也。三篇之義。正若譬之率然者也。首尾之相應如此。又若孫子之論兵而曰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所以散宐生以軍中疑懼心。假於卜。太公謂腐草枯骨無足問之卜。以安衆情。筮以決衆惑。散宐發機於前。太公成機於後。投機之會。聖人未嘗一而皆有始始終終之道焉。昔之解者分神仙抱一富國安民強兵勝戰之異。嘗觀太公之告武王曰。凡兵之道莫過乎一。一者能獨往獨來。黃帝曰。一者階於道。幾於神用之在機。顯之在世。成之在君。太宗謂靖曰。讀千章萬句。不如悟之一句。蓋通於一萬事畢。自古自今。生天生地。捨此何以哉。夫旣得其母以知其子。則推五行之循環。觀四時之變通。典墳所宗。仙聖所宅。凡知之所不能與。思之所不能至。自非極深而研幾者。安能總其鉗轄。撮其樞要。而統宗元之會。造妙微之門也。唯天下之至神。然後能寓衆妙所寄。見朝徹之獨。而得其闔闢關。

健之原則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不知其盡也。一本哲字下續一百一十四字非也。

非祇彩而所幾皆安。謂窮之推寄。如其要之。而
即望。而字。以味之。而。不。謂。與。思。之。而。不。謂。至。自
千。頃。非。正。行。之。辭。疑。購。四。部。之。變。而。典。而。尊。宗。
今。主。天。主。與。餘。地。何。以。結。夫。預。縣。其。母。以。味。其。
萬。自。不。味。而。之。一。會。蓋。能。然。一。萬。事。畢。自。古。自。
主。對。應。之。主。世。如。之。主。吾。太。宗。謂。故。自。萬。千。章。
謂。而。主。對。來。黃。帝。曰。一。青。謂。然。能。幾。然。輒。用。之。

深達天機者。乃能該天道之妙。未造聖域者。烏能
釋聖人之經。何哉。蓋聖人之言。遠如天。非探頤索
隱者。豈能知哉。如黃帝陰符經者。章纔止一二字。
不過於三百言。雖約而旨益遠。文雖簡而意彌深。
或以富國安民爲修鍊之術。或以強兵戰勝爲養
攝之方。包羅乎天地。總括乎陰陽。視之無色。聽之
無聲。冥冥然。熟察其精真。杳杳然。莫窮其微妙。自
非內外虛朗。表裏玲瓏。能提挈乎天地。把握乎陰

陽者先剖析而註解之。能窺其壺奧。測其涯涘矣。然註此經者。不啻十數家。得聖人之微旨者。唐公一人而已。公諱淳。號金陵道人。不知何代人也。於是乃述已所聞。依聖意而解之。傍引諸書而證之。使後來觀者。視其經。則雖至深而至遠。求其註。則誠易見而易知。一字所說。如燈之破闇。一言所解。若龜之決疑。非唐公素識有無之源。深窮造化之端。達乎天機。造乎聖域。安能爲此耶。邇來瑩然子周至明。寔今之好事者。因遊崆峒。感黃帝故事。慨然有兼善之心。懇求此本。鏤板印行。遮修真者。亦得淘真而去僞。入聖而出凡。握陰陽乎掌上。撮日月於胸中。真古人之用心也。求予爲序。予欲不言。盖有美不揚。友之舉也。於是援毫而書之。以繼公之好事耳。時正大己丑。獲澤孟綽然序。想夜則爲

夢呼朋來。遺則去。在心爲志。言爲文章。無質之

謂其文。世人不見。則爲書。大曰則爲書。無故則字

是乃述已所聞依聖意而解之傍引諸書而證之
之役事耳却正大曰丘藝巽孟韓然其
蓋亦美不勝文之舉也然其對亭而書之以繼太
且然幽中真古人之用也此亦為其子孫不言
將欲真而去為人望而出其對亭而書之其意
然亦兼善之也然其本對亭而書之其意

黃帝陰符經註卷上

金陵道人唐淳註

神仙抱一演道章

夫神者在目為視在耳為聽在舌為言在鼻則
聞香在手則拳握在足則行晝則為想夜則為
夢呼則來遣則去在心為志言為文章無質之
間聚散無迹入則為情狀出則為虛無散則宇
宙九夷無所不至隱則微塵芥子無所不入存
乎丹田出世為神仙若昏昧為下鬼而有餘神

散者意聚者氣。氣行則神行，氣聚則神聚。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又曰：神在丹田，氣結爲胎，真氣不散，神明自來。故神炁相守，豈不爲長生之道？神是炁之子，炁是神之母。道經曰：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淳曰：子母相守，神仙之道。施真人曰：神炁若不散，保爲長生人也。仙者，僊也。凡人爲神仙，仙字人傍，著山。凡人修鍊性如山嶽，神氣不動不搖，故人傍著山也。夫神仙二字，得道之人稱也。喻人稱郎字者，爲有財寶見之稱也。抱者，包藏之意也。一者，道也。故言抱一者，演道章上是也。

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

觀者，觀也。上音官字，下音貫字。仰者觀，俯者觀。觀者，六門之觀想也。釋氏云：攝景歸心，謂之觀想。故謂之六門之鎖閉，內不出，外不入，名觀行法。仰者觀也，觀者見也。觀見天道北斗直下太一真君炁也。名曰太一陰真君曰太一含真炁是也。凡書云：畜之爲元精，施之爲萬靈，含之爲

太一放之爲太清。太一直下真一運行。太一直上北斗直符。斗者爲柄。但觀北斗月建以天道觀正月建寅道在寅是也。周而復始運行不絕。一氣升降。日月流行。五星六曜。森羅萬象。無不運行。故曰五日一候。十五日一氣。四十五日一節。九十日一季。春生夏長秋收冬藏。發生萬物。天上天下。仙宮人世。胎卵濕化。一根一苗。一枝一葉。一花一子。有情無情。皆受道炁而所產也。收萬物內外莫不是道也。故見天道運行。又觀人道不別於天道也。人道太一兩腎堂間中黃。上赤下黑。左青右白。其包五行混無一點真一之道。名曰太一。太一者。水之宗號。北斗直符者。心之七竅也。日月者。心腎也。人無日月。以心腎爲日月。天無心腎。以日月爲心腎。五星六曜。五臟六腑。森羅萬象者。是皮毛骨節三萬六千精光神也。道經云。不出戶知天下也。河上公曰。人身喻似天地之用也。又將自己太一運行。日月循環。直得真心。火下降。腎水上騰。水上火下。五

臟百脉生津氣津液。血神自然通流。五行四象。八卦萬神。自歸大道。百骸九竅。自得通靈。手握太一性命固窮。若是依天道運行。豈不與天地齊壽矣。故曰。執天之行盡矣。是故聖人指天道喻人。觀天道之運行。執天之行無不成。神仙者矣。

天有五賊。見之者昌。

得賊則昌。失則亡。七賢云。五星五嶽五臟五方五賊。五賊五行之義。洪儒珍重之言。無不包也。淳曰。天地用五行遞相爲尅伐。相生相投也。天之五賊。木水金土火。地之五賊。金木水火土。見聖人言天之五賊逆行。陰陽顛倒相返也。地之五賊隨地順行。故人有生死矣。若見天賊隨天賊而運行。故人只有生而無死也。故曰見之者昌矣。且見地之五行。金生水之類也。天之五行則不然也。卽水生金也。且見水氣上騰化爲雲。在天上。天屬金。雲氣上騰至天。故曰水來生金。子見母現。本形化爲雨也。易曰。雲行雨施。品物

陰符經
流形。是天道逆行也。且見地之五行。水生火。天之五行則不然也。火生木也。在人則爲氣。在天則爲太陽真氣。發生萬物。則是陽氣入木。枝葉發生。薰蒸萬物。木石皆榮。故曰。火生木也。豈不是天道乎。故聖人指天之道。要人體天法道。人則不會逆行。若要長生。須行顛倒法。如何是五行顛倒法。但取心火發於腎水。水見火化爲氣。其氣上騰。至於肺。肺屬金。是水生金也。其水化爲金液。此是金液來入肝。肝者。木也。心者。火也。

火來生木。肝臟榮旺。目生光明。其黑白自分明。木得火之性。金得水之情。南方火來生東方木。北方水來生西方金。四象二儀。復配入戊己土。故云五行不順行。四象合入中宮。名曰五行顛倒術。太白真人曰。五行顛倒術。龍從火裏出。五行不順行。虎向水中生。真一子曰。此二十字少則少焉。妙則妙焉。是謂泄天地互用之機。陰真君曰。北方正炁號河車。東方甲乙成金砂。朱雀調運生金華。金華生天地寶。人會此言。合至道。

內外同於天地。道志鍊其情。修爲神丹。點化四大。輕舉飛昇。豈不爲神仙之道乎。故曰見之者昌。

五賊在心。施行於天。

五賊在心者。五行真炁也。以心爲主。動則五行隨之。故曰五賊在心也。施行於天。則並用其心。須依天道。一切善惡由心造。凡有施爲。且合天爲道。心有作用。合天之五賊。而運用施行也。

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

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者。此神仙下手修鍊之處。賢聖匠手。陰陽權柄也。陰陽者。日月也。日爲龍。月爲虎。日爲汞。月爲鉛。日爲離。月爲坎。日爲火。月爲水。日爲陽魂。月爲陰魄。日爲炁。月爲精。日爲性。月爲命。權握宇宙者。性命在乎手也。我命在我不在天也。在天爲日月。在人爲精氣。天以日月運轉。人以精氣運行。呂真人曰。有人問我修行法。遙指天邊日月輪。魏伯陽叅同契載歌曰。聖人奪得造化意。手扶日月安爐裏。微

微騰倒天地精。攢簇陰陽走神鬼。日魂月魄若人識。識者便是神仙子。鍊之餌之千日期。身既無陰那得死。素問上古天真論曰。余聞上古真人提挈天地。把握陰陽。呼吸精氣。獨立守神。肌肉若一。故能壽比天地。無有終始。張夢乾曰。攝乾坤於掌上。聚散三辰。握日月於襟前。捲舒八景。道德經云。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其日月在心。腎其心好動。其神好泄。漏其精華。是故聖人制伏心不動。權握腎不泄。以至無漏堅固。故身輕乃長生。久視豈不爲神仙。下手修鍊之處。心腎相交。精炁逆流。萬化生乎身。故曰神仙作用之機。變下鬼爲神仙。救死人爲活人。是宇宙在乎手矣。

天發殺機。龍蛇起陸。

此是三百字內元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一十六字是杜光庭加此文理也。淳曰。天發殺機者。秋三月也。西方金氣生。霜降能殺萬物也。金能尅木。龍蛇入蟄。萬物可殺。道

德經云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龍蛇起陸者。春三月也。萬物發生。天地發陳。龍蛇起陸。秋殺。春生。道之理。春泰卦。秋否卦。春生。秋殺。天地否泰之義也。

人發殺機。天地返覆。

人發殺機者。莫大於不孝。罪在不赦。故天地返覆也。修殺者。運一氣而昇騰。三尸自死。殺滅九蟲。造化金丹。純陽爲體。故名殺機。天地返覆者。造化一氣。故令死者返生。故陰陽天地返覆。

天人合發。萬變定基。

天人者。一氣也。合發者。昇騰一陽初動也。萬變者。萬物變化也。定基者。萬物皆炁運動也。名曰定基也。

性有巧拙。可以伏藏。

法性本一根。性不同也。且甘草甜。黃蘗苦。本卽一氣一根。性各差互。人有巧拙之性。可以隱密。伏藏。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機事不密則害成。由此言之。道也。稟五行而生。故知

五行之性情各逐五行而用事。皆在隱密伏藏也。劉子曰。山狙見巧。終必招殃。山狙者。猿也。善能避箭。楚王出獵。山狙遶樹。王見巧。令養由基射猿。由基欲射。山狙抱樹而啼。知由基善射。莫能避也。必見死也。故曰。因巧招禍。人雖至巧。不能得死者。非天巧也耶。

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

九竅在心。心有七竅。三毛內隱二竅。藏陰陽之所。一孔爲陰。一孔爲陽。以爲輔弼。帝若乃心王也。故心有九孔也。三要者。耳目口也。目可視其色。耳可聽其聲。口可納其味。心之九竅受其聲色。口爽。故令納邪。可以動乎在三要也。目不視邪色。耳不聽邪聲。口不爽邪味。心竅不納邪。可以靜也。老君曰。澄其心而神自清。自然六慾不生。三毒消滅。夫人分七十五等。上二十五等。中二十五等。下二十五等。上中下分爲九品。上等上品。心有九竅。中等上品。心有七竅。下等上品。心有五竅。至下等下品。心實無竅。名曰愚。何異。

蠢物乎。三要之說乃防於心。此動靜死生之門戶也。

火生於木。禍發必尅。

火生木者。天道逆行也。木生火者。地道順行也。禍發必尅者。地道順行也。木罰而自焚。天道逆行者。木旺而自榮。夫人身之道。順地之用。事順行則死。用天之道。逆行則生。夫人身爲木。自發火心。無明不覺。敗壞其身。及事至禍發必尅。此則愚人也。若夫聖人以身爲木。以心爲火。焚其源。修煉其身。暗換形質而成聖人矣。

姦生於國。時動必潰。

金陵道人唐靜註

姦邪惑心。氣動神散也。時動必潰。神氣離乎身。心潰散也。老子曰。以身爲國。以精氣爲民。民散則國離。

能養形氣能養神精氣神爲壯之道也。

知之修謂之聖人。天生天殺道之理也。

遭遇聖人得傳口訣。知修煉之法。子午下功。勤而行之。以鍊凡胎濁骨。獲無窮之壽。謂之聖人。

限國猶冠者地道順行也。木謂而自焚。天道逆
 必貴。猶也。朱子曰。以良為因。以諸康為用。又
 致。亦。應。以。康。應。輒。也。劫。應。必。貴。輒。康。轉。千。良
 茲。主。故。國。報。應。必。貴。壞。其。身。及。事。至。禍。必。起。此
 賊。對。刺。其。良。部。無。所。實。而。以。聖。人。矣。

黃帝陰符經註卷下

金陵道人唐淳註

富國安民演法章中

老子曰。以身為國。以精氣為民。眾神為萬性。淳
 曰。精能養形。氣能養神。精氣神為壯之道也。可
 能運精鍊形。謂之富國。存神保氣。謂之安民。聖
 人外指家邦為喻。以身為國。一身之內鍊精氣
 以修大道。老母曰。甘酒珍饈。伐性之戈矛也。姪
 聲美色。破骨之斧鋸。不覺敗壞其身。故民散國

離。演法者。演教法也。章者。明也。

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

天地萬物之盜者。萬物盜天地之氣養形。萬物人之盜者。人盜萬物養其性命。故立身活形也。人萬物之盜者。不測萬物情性。返被萬物盜人也。蓋萬物之情性者。鍊穀之法也。人之所食。不宜大飽。鍊穀之法。五日一候。內使大數鍊穀如彈上九竅。眼如蜂巢。煨鍊大便退滓之法。太陽如雪。如白膏所結也。小便之法。四十九日可以小便中溺出朱砂也。故曰。天地又被萬物之盜。萬物又被人之所盜。人又被萬物盜之。有此三盜。不能出離。人能奪萬物之精氣運用。而鍊穀腸胃如酥酪。運元氣而絕粒。出離萬物。乃令絕食非也。老母曰。天地盜萬物。盜萬物使人不得常榮盛而有衰朽。萬物盜人。使不得常少壯而有老死也。人盜萬物。使不得常存。有此三盜。皆不覺不知。互相盜其精氣。是盜其形也。日月不可闕乏。則飢寒疾病生矣。如盜精氣者。勤而行。

之。則太和克溢。芳華鬱暢。百脈皆榮。三關流潤矣。故不能善用盜者。返被萬物之盜也。故能善盜其形。賊其精。鍊其氣。以保長生。

三盜既宜。三才既安。

天地盜萬物。萬物盜人人。盜萬物。皆合宜也。不得過分。如失其此道者。先當伐矣。

故曰。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

食其時。百骸理者。飲食知時。百脈自安。飲食失時。五臟不和。靈物受病。百骸不理也。動其機。萬

化安。天機運也。呂真人曰。天機深遠。下手束修。

猶太遲。天機者。臍下一寸三分也。聖人下手養

胎仙之處。楊氏註難經云。臍下腎間動氣者。丹

田也。人之性命也。丹田者。性命之本。道士思神

比丘坐禪。皆聚真氣於臍下。良由此也。丹田有

神龜呼吸真氣。非口鼻而呼吸也。口鼻是氣之

出入門戶也。丹田爲氣之本源。聖人下手之處。

收藏真一所居。故曰胎息。炁也。動其機者。機心

也。施真人曰。心爲使炁。神養成胎。萬化安者。老

母曰。食者非貪飲食。所食者盜萬物之精炁。蓋形能食其味。神能食其氣也。若以時而食其形。則動其機。以用精。則萬化安也。

人知其神而神不知。不神而所以神也。

人知有陰陽禍福之神。不知自己身中有出入神。也能爲了其生死也。人則知手足舉動之神也。不知天機發動。用之至神也。故曰神中神也。人則知口鼻內出入之氣。不知丹田有真一之氣。故曰氣中之氣也。人則知五穀之精。不知本

來有真一之精。故曰精中精也。老君曰。精中有精。氣中有氣。神中有神。是我自然之道也。老母曰。人則知祭祀之神。不知自己身有三萬六千道精光神。能爲出世之神也。

日月有數。小大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

天地之數五十。有五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五行之數。水一火二木三金四土五。此是生數。又有成數。水六火七木八金九土十。數者三十輻也。三十輻者。水一火二木三金四金木

水火共十數。土無正形。隨四季而旺。在四方各五數。四五二十。更加十數。共三十輻。一月之用也。如是之運動也。天地作數人之氣。此月數之用也。日數者九九之數。令人從冬至一日。數九。九八十一日。是大陽之數也。五日一候。十五日一氣。四十五日一節。九十日一季。月有圓缺。萬物生成各有定分。故大小歷皆有定分。聖功生焉。神明出焉。修行之士。若依日月之數。抽添運用。補接增加。日遠死途。漸至生路。既脫凡軀。修鍊真形。神形俱妙。豈不爲神仙乎。

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

天地萬物遞相爲盜。莫能見之矣。是賊盜天地之機也。天下莫能見者。是盜賊之無色。聽之無聲。搏之無形。呼之無名。故天下莫能見也。莫能知也。窮一炁之造化。觀萬物之發生。故莫能知也。化書云。仰寥廓而不見其跡。處虛空而亦無聞。神明且不遠。君子常正其心。顏子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明恍惚不可

爲形象也。淳曰。恍惚者。有無也。故聖人明有無之源。窮造化之端。修之則形成而有象。故謂之莫能知。莫能見也。

君子得之固窮。小人得之輕命。

君子小人各正性命也。君子得其性命。固窮其性命。恐有無常至。故悟其性。養其命。乃得延年。則長生矣。小人得其性命。不能守。皆亡其命。失其性。甘酒媼荒。志猛不固。其性命。故曰輕命也。易曰。君子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

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君子者。外修陰德。內鍊心神。固窮養命。以保性命。乃君子也。凡小人舉止。不合陰陽。日月。不顧性命。王法。而自稱我強。暗中昧其神道。內無寸真。外行不仁。隔宿無恩。常懷荆棘。天地不容。陰公奪功。奪算。然有壽而殃於子孫。故曰小人作也。故輕其性命也。強兵戰勝。演術章下。

夫強兵戰勝者。百萬人戰。十萬人。十人打一人。豈不易強兵戰勝也。君子思而詳之。非兵法也。

袁淑真人曰。夫用兵者。雄豪入戰。乃獲其勝。使黃公三略。呂望六韜。孫子十三篇。以少敵多。以寡敵衆。以弱敵強。迴敗作勝。此三兵法也。豈用師衆而敵寡者也。淳曰。聖人將修行。喻兵法。可以治亂。直指一心。喻夫爭勝。心不動。則百邪無所入。性濁。則氣亂。生路遠矣。心靜。則道生。神仙自來。李冲曰。強兵者。大道天師萬化之主。降魔劍氣。若達此道。貪嗔癡毒六賊無明。神鬼不詳。妖僞陰魔。一齊潰散。獨見至尊。是太古玄道。謂之強兵。古聖之立法。要降魔治亂教化。天下清靜。豈是銳武強兵。亂役生靈。殺害性命。招冤引業。禍累子孫。爲強兵戰勝者也。章言孫吳韓白。皆得強兵戰勝之術。凡攻戰之法。兵強陰謀。詭詐。以命煞命。神鬼之行。豈達陰符。肯趣哉。古聖人肯趣哉。攝養之方。是謂強兵戰勝。

瞽者善聽。聾者善視。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三返晝夜。用師萬倍。

瞽者善聽。聾者善視。善視者。淳曰。着其聲色也。

聲色兩忘。絕利一源。修行加其十倍。運養固性。則能專一。至於精神用師者。使兵也。又師者兵也。衆也。如此言之。則文理可否。言不合道也。李冲曰。師者。非兵之稱也。大道真一無上至尊元始之君。羣士道教文名。背境向心。觀用師十倍。三返者。晝夜用師萬倍。淳曰。三返者。神氣精也。神返氣。心使神。神使心也。氣返精。精火也。火返下。水上騰。既濟相反。運則度過尾閭。通腦後脊骨。腎脈之間。上行夾脊。雙關風府泥丸百會穴。

明堂洞房鼻柱骨流入丹田。復行神龜尾閭流而不絕。血化爲膏。此是神仙般運精氣入泥丸之處也。則用師萬倍矣。逍遙子曰。一迴滿來一迴舉。便與神仙爲伴侶。朗然子曰。有人通得泥丸穴。何必區區鍊大丹。又云。夾脊雙關至頂門。修行徑路此爲根。上生經曰。其水上湧。游於梁棟之間者是也。

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

機在目者。袁叔真人曰。心者。欲之源。目者。色之

根。目主見。心主知。心苟不知。目不能辨。由此言之耳。淳曰。目見一物。無因不動。心着一物。無所不隨。真心不灰。靈物受病。散蕩真元。蓋不能死於物也。機在目者。其目有漏。黑白不分。神光昏昧。此人有死無生。死於物者。得道之人也。目主見而心不動。神氣運行。而精炁不泄。此人有生無死。機在目者。黑白分明。其精無漏。神光自明。機在目也。古云。活水銀。養死人。死水銀。養活人。水銀在人主精。醫書云。心重十二兩。藏精計二合。故靈物在心。其精死而水銀乾。經云。死於物。故曰死水銀。養活人。乃真人也。活水銀。養死人。修行之士。精氣不能結。水銀不能乾。此乃死人也。故水銀活。則人死也。凡鍊神仙者。人也。天之無恩而大恩生。天本不施恩。合時而運動。真氣昇騰。萬物發生。萬物承天之大恩而長久矣。迅雷烈風。莫不蠢然。

陰陽發泄。天地氣交。至精施行。自然有聲。萬物

蠢然而生人之修行無別也。子午下功。陰陽作結成精。坎離氣交。水火既濟。自然有聲如迅雷。烈風者。至精發泄而作其聲。陰消陽純。翱翔雲霄。豈不爲神仙取用。合陰陽皆是至精所作也。老母曰。人修鍊陰陽之炁。氤氲如風之行。如雷之聲。故能通流。淘清去濁。五臟生津。百骸調暢也。真一之道存矣。

至樂性餘。至靜則廉。

至樂性餘者。樂天之道也。靜者。歸根也。故曰靜。廉者。道也。樂者。天之性。以至於命也。老母曰。外無所求。內無所惑。至樂之道也。至樂最樂也。本性無餘。凡性得至真靜。此則有餘。凡人以子孫歡娛之樂者。非聖人之樂也。非山爲靜。非市爲鬧。聖人悟性。則養命爲靜。得一則爲廉。亢倉子曰。貴則語通。富則身通。窮則意通。靜則神通。此四通之義也。

天之至私。用之至公。

天之曲成萬物。隱密藏機也。故曰至私。用之至

公者生成萬類各得其道也。名曰至公。正也。以公正萬物。

禽之制在氣。

聖人將飛禽翱翔。喻如羽客者。飛禽乘一氣而上青霄。人不如也。人爲萬物之靈。不能制伏道德之氣。固窮養命。如善用道德之氣者。如龍換骨。如蛇退皮。如蟬脫殼。人則修鍊換形。飛入大羅上登雲漢。不亦難乎。以至九天之上。盡是從凡入聖。玉皇聖語曰。是以九天上卿司命真

君。抱純粹之精。得混元之氣。方可超凡入聖。修行之士。若將混元之氣。修鍊純粹之精。盡成極陽之體。而作神仙。豈是難乎。凡有所學。不見者。如隔萬里山水之外。大小亦然。明聖人制伏之源。奪天地造化之功。假令水至冬寒而結成冰。非冷之至也。遇朔風乃結。朔風者。北風也。至夏月不畏其熱。畏南風。能消其冰。後化爲水也。夫人真精要結成丹者。使北方腎氣朔風也。其精結成丹藥。要化真一之精。南方心矣。化精爲氣。

薰蒸四大純陽。流注人無死生矣。老母曰。飛禽身遊虛空之中者。馮其氣。況人爲萬物之靈。能修養鍊自己者。盡成純陽之體氣。遂能入金石而無礙。行日月而無影。豈不能變形證果。御氣遊玄哉。

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

心貪名利。厚養其家。貪姪好色。廣畜資財。人見爲生道。我見是死之根。死者。生之根也。夫人不貪。非非利。知分合宜。榮枯待命。自守一心。常懷

君子之行。拔危拯苦。不害物命。克已安仁。積精

全神。死者生之根也。生者死之根。根死卽生。生死由根。根者。心與腎也。心生者死。心死則生。心是神之根也。腎是氣之根也。心死則性寂。腎死則命存。心活則性貪。腎活則精漏。切在固守根源。乃得長生久視也。

恩生於害。害生於恩。

天地以陰陽二氣。恩生於萬物。不知萬物情性。反盜天地之氣。故曰。恩生於害也。天施恩害。秋

殺春生故曰。害生於恩也。大小亦同。內外無別。道者本恩害也。修之則壽長。輕之則命短矣。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

愚人以天地文理聖。人皆觀星象以文理。知吉凶禍福存亡得失之事故。理聖人全不知自己之生死者。愚人也。我以時物文理哲者。但觀一物而知盛衰。見一物而曉生死。在乎掌握。我命在我。反視一物而知大道。察一物而知吉凶。故能生死在乎掌握。我命在我。反老還少。出生入生。故我以時物文理哲矣。淳曰。略以瑣見導注。斯經。然不立章句。且光暢其文云耳。

上篇

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

道分而為天地。天地分而為萬物。萬物之中。人為最靈。本與天地同體。然人所受於天地。有能維不同。故必觀天之道。執天之行。則道在我矣。言天而不言地者。地在其中也。

卷下 終

道者本忍也。修之則壽。長輕之則命短矣。

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

愚人以天地文理聖。人皆觀星象以文理。知吉

凶禍福存亡得失之事故。理聖人全不知自己

之生死者。愚人也。我以時物文理。哲者。但觀一

物而知盛衰。見一物而曉生死。在乎掌握我命。

洪璚然不立章句。且其辭其文云耳。

主對其以報。然又野。昔矣。其曰。觀以觀。其文云。

黃帝陰符經註解

曰。正觀其心。然其文云。崆峒道士鄒訥註。

上篇

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

道分而為天地。天地分而為萬物。萬物之中人

為最靈。本與天地同體。然人所受於天地有純

雜不同。故必觀天之道。執天之行。則道在我矣。

言天而不言地者。地在其中也。

天有五賊。見之者昌。五賊在心。施行于天。宇宙在

乎手。萬化生乎身。

五賊。五行也。天下之善由此五者而生。而惡亦由此五者而有。故卽其返而言之曰五賊。五賊雖天地之所有。然造天地者亦此五者也。降而在人。則此心是也。能識其所以然。則可以施行于天地。而造化在我矣。故曰見之者昌。

朱子曰。陰符說那五箇物事。在這裏相生相尅。曰五賊在心。施行於天。用不好心去看他。便都是賊了。五賊乃言五性之德。施行於天。言五行之氣。

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

天地之所以爲性者。寂然至無不可得而見也。人心之所稟卽天之性。故曰天性人也。人之心自然。而然不知其所以然者機也。天之所以動地之所以靜者也。此機在人何所不至。爲堯舜爲桀紂。同是機也。惟立天之道以定之。則智故去而理得矣。

天發殺機。移星易宿。地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

機。天地反覆。天人合發。萬化定基。

殺機者。機之過者也。天地之氣一過。則變異見。而龍蛇起陸矣。人之心一過。則意想生而天反地覆矣。天人合發者。道之所在。天意人情所同。然天序有典。天秩有禮。人人大倫是也。西方之學。以此爲世綱而絕之。然而不能搖者。以萬變之基一定而不可易也。

按唐褚遂良得太極真人所註。本於長孫趙國公家。以其書爲非一人之言。如首二句註云。聖母岐伯言。次四句註云。天真皇人言。以下皆然。

間與諸本不同者。如云天發殺機。移星易宿。地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諸本逸移星易宿。地發殺機八字。當以褚氏本爲正。湏溪劉氏云。天人合發。草昧之運也。合則定。性有巧拙。可以伏藏。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

聖人之性與天地參。而衆人不能者。以巧拙之不同也。惟知所以伏藏。則拙者可使巧矣。人知

所以伏藏者。以有九竅之邪也。竅雖九而要者三耳。目口是也。知所以動靜。則三返而九竅可以無邪矣。目必視。耳必聽。口必言。是不可必靜。惟動而未嘗離靜。靜非不動者。可以言動靜也。火生於木。禍發必尅。姦生於國。時動必潰。知之修鍊。謂之聖人。

火生於木。有時而焚。木姦生於國。有時而必潰。五賊之機。亦由是也。知之修鍊。非聖人孰能之。修鍊之法。動靜伏藏之說也。

中篇

天生天殺。道之理也。

生殺者。道之降而在炁。自然而不可逃者也。

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三盜既宜。三才既安。

天地生萬物。而亦殺萬物者也。萬物生人。而亦殺人者也。人生萬物。而亦殺萬物者也。以其生而爲殺者也。故返而言之。謂之盜。猶曰五賊云爾。然生殺各得其當。則三盜宜。三盜宜。則天地

位萬物育矣。

故曰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

天地萬物主於人人能食天地之時則百骸理矣動天地之機則萬化安矣此爲盜之道也時者春秋早晚也機者生殺長養

溪劉氏曰食其時猶列子所謂盜天地之和

人知其神之神不知不神之所以神

神者靈怪不測也不神者天地日月山川動植之類也人知靈怪之爲神天地日月山川動植

耳目所接不知其神也

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

日月者人不知其神也日之數大運三百六十日月之數小運三百六十辰天地變化不外乎三百六十聖功之所以生知此而已神功之所以出由此而已

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輕命

盜機者卽五賊流行天地之間上文所謂日月

之數也。見之知之。則三盜宜。三才安矣。然黃帝堯舜之所以得名得壽。蘇張申韓之所以殺身赤族。均是道也。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至哉言乎。

下篇

瞽者善聽。聾者善視。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三返晝夜。用師萬倍。

瞽聽聾視。用志不分也。一可以當十三返者。即耳口也。返者復其初也。晝夜者陰陽之運。三者既返。則超乎陰陽之運。而通晝夜一死生矣。一可以當萬。易所謂神武而不殺也。

朱子曰。瞽者善聽。聾者善視。則其專一可知。絕利一源者。絕利而止。守一源絕利者。絕其二三。一源者。一其本源。三返晝夜者。更加詳審。豈惟用兵。凡事莫不皆然。倍如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之倍。又曰。三返晝夜之說。如修鍊家子午行持。今日如此。明日如此。做得愈熟。愈有效驗。須溪劉氏曰。三返只是三省。

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

心因物而見。是生於物也。逐物而喪。是死於物也。人之接之物者。其竅有九。而要有三。而目又要中之要者也。

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孔子答克己之目。亦以視爲之先。西方論六根六識。必先曰眼曰色者。均是意也。

天之無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風莫不蠢然。

無恩之恩。天道也。惟無恩而後能有恩。惟無爲

而後能有爲。此用師萬倍。必三返而後能也。

按褚氏本此下有制在氣三字。

至樂性餘。至靜性廉。天之至私。用之至公。禽之制在氣。

至樂者。無事故性餘裕。而能先天下之憂。至靜者。無染。故性廉潔。而能同天下之患。此三返之道。無爲之至也。若不拔一毫者之所爲也。然天之道。至私而用之至公。是至樂至靜。乃所以有爲也。惟物亦然。物之可取者。謂之禽。昔物之朴

制伏。彼豈有爲於其間。蓋氣之自然也。虎豹之於麟鷹。準之於鳳。非以其才之搏與驚也。此三返晝夜。所以能至於一當萬也。

本無禽之制在。炁五字。

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恩生於害。害生於恩。生死恩害。道無不然。此霜雪之殘。所以有至恩。雨露之滋。所以有至忍也。極而論之。則有無動靜之機。未嘗不相與爲往來。故正言若返也。

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聖。哲

人。見天有文。地有理。以爲聖也。不知其所以聖。我以時之文物之理。而知天地之所以聖。天文有時。地理有物。哲知也。以天地之常言之。其道固如是。自變者言之。亦如是也。此觀天之道。執天之行。至於通乎晝夜。而與造化同體。動靜無違也。

須溪劉氏曰。時物粗近也。

按驪山老母註本。與蔡氏本。我以時物文理哲。爲書之末句。褚氏本。與張氏註本。其下有二十

一句百一十四字。朱子所深取者政在此內。今取褚氏本爲正。

人以愚虞聖。我以不愚虞聖。人以奇其聖。我以不奇其聖。沉水入火。自取滅亡。

按張氏註本云。人以虞愚。我以不虞。聖人以期其聖。我以不期其聖。故曰沉水入火。自取滅亡。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陰陽相推。而變化順矣。

朱子曰。四句極說得妙。靜能生動。便是漸漸恁

地消去。又漸漸恁地長。天地之道便是常恁地

示人。又曰浸字最下得好。天地間不陡頓恁地

陰陽勝。又曰天地之道浸。這句極好。陰陽之道

無日不相勝。只管逐些子挨出這箇退一分。那

箇便進一分。又曰若不是極靜。則天地萬物不

生。浸者。漸也。天地之道漸漸消長。故剛柔勝。此

便是吉凶貞勝之理。陰符經此等處特然好。

是故聖人知自然之道不可違。因而制之。至靜之道。律歷所不能契。爰有奇器。是生萬象。八卦甲子。

神機鬼藏陰陽相勝之術。昭昭乎進乎象矣。

高氏緯略曰。蔡端明云。柳書陰符經。書之最精者。善藏筆鋒。予觀此書。非唯柳氏筆法適結。全不類他書。而此序乃鄭澣之作。尤爲奇絕。其曰雷雨在上。典彝旁達。後其粹精。流爲聰明。四句精絕。不似唐人辭章。至曰礚礚之遇合。金匱之祕奧。留侯武侯。思索其極。尤足以發陰符之用也。

按書末數語。引而不發。頗似深秘。奇器萬象。不知何所指。八卦甲子。神機鬼藏。殆所謂術也。在人默悟而善用之云。

又按鶴山魏氏曰。李嘉猷博通經子。百氏而深於易。晚得專氣致柔之說。以陰符參同博考。精玩篤信不懈。然則知道者。固合是二書與易同用云。

用云

天運不常。地勢不固。日月星辰。古今異時。天地萬物。無常不變。故曰。陰符。天地之道。陰陽相濟。水火相濟。風雨相濟。雷霆相濟。日月星辰。古今異時。天地萬物。無常不變。故曰。陰符。天地之道。陰陽相濟。水火相濟。風雨相濟。雷霆相濟。日月星辰。古今異時。天地萬物。無常不變。故曰。陰符。

岐河張氏人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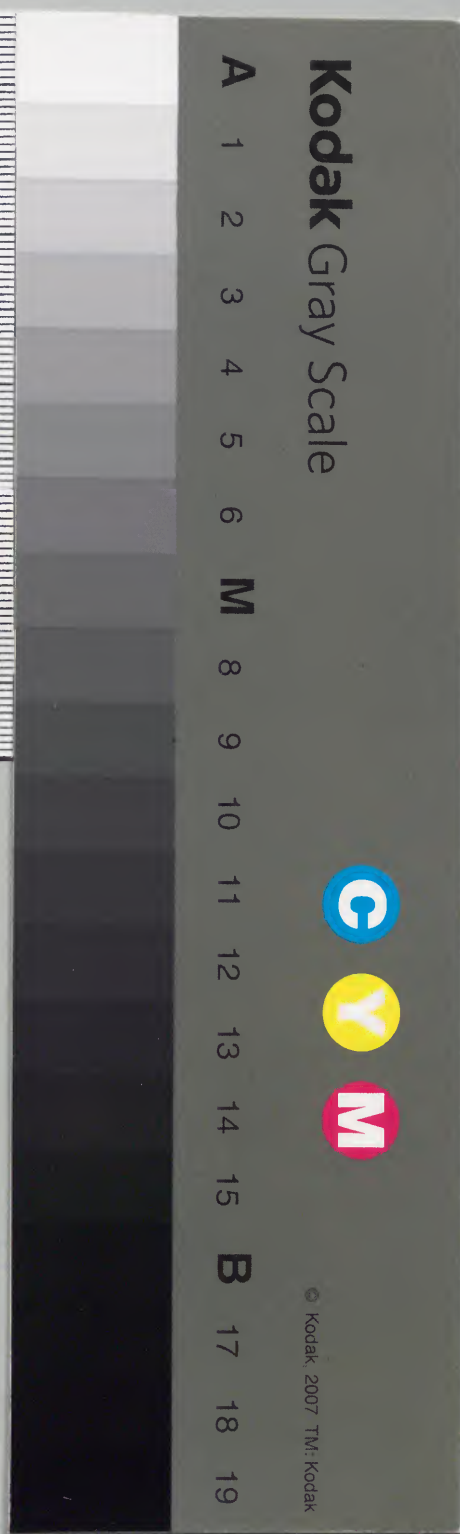
卷一



合刺諸子陰符經解

負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6499
冊數	4	(4)
函號	国235	7



黃帝陰符經註序

蘇爲澗右甲郡士林先輩盛德如石澗翁者遠矣。今難其人矣。翁平生讀易有見有得故能守恬然不炫耀壽考以終是經所解發明朱夫子所未盡言者使夫復起不易之矣。況繼志如子玉力學如孫楨天之報施固未艾也。子玉以是示予俾序篇端予焉敢僭披誦累日感歎滋深敬書數語以酬之亦故交之情有不能自己焉耳。予老矣言之豈足孚於人哉言之豈足孚於人哉。至正八年十月

陰符經序

望日眉山師敬書

黃帝陰符經註

松屋山人俞琰玉吾叟解

浮石居士程君樂訂

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

自然而然者。天之道也。左施右轉。而晝夜弗停者。天之行也。中庸云。誠者。天之道。又云。至誠無息。誠則真實無妄。而純乎天理之自然也。無息則瞬有養息。有存而湏臾不間斷也。人能觀天之道。而存其誠。執天之行。而自強不息。則與天

爲徒矣。盡矣云者。觀天之道。執天之行。八字。言簡意盡。而無以加也。

天有五賊。見之者昌。五賊在心。施行於天。五賊。五行也。朱紫陽曰。天下之善由此五者而生。惡亦由此五者而有。故卽其反而言之曰。五賊。愚謂天之五行。水火木金土是也。人之五行。視聽言貌思是也。天之五行在天。可得而見。人之五行在心。可得而見乎。人能見其所易見。又能見其所難見。則無所不見矣。故曰見之者昌。

何以謂之在心。視思明。聽思聰。言思忠。貌思恭。而心之官則思也。何以謂之施行於天。風雨暘寒燠是也。

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

人能動其機。以奪天地之機。則天地之造化在我矣。故曰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邵康節觀易吟云。一物其來有一身。一身還有一乾坤。能知萬物備於我。肯把三才別立根。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心上起經綸。天人安有兩般義。道不

虛行卽在人。此之謂也。

天性人也。人心機也。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故曰。天性人也。機動於中。人之心也。故曰。人心機也。

立天之道以定人也。

人能立其誠。而不爲人欲之所移。則天者定。而人亦定矣。故曰。立天之道以定人也。

天發殺機。龍蛇起陸。地發殺機。星辰隕伏。人發殺機。天地反覆。

天發殺機於上。則龍蛇應之而起。陸地發殺機於下。則星辰應之而隕伏。人發殺機於中。則上下皆應之。而天地反覆。權謀知術之士。知此理。則譬以恒山之蛇。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俱應。修鍊之士。知此理。則以首爲天。腹爲地。心爲人。其法潛神於內。馭呼吸之往來。上至泥丸。下至命門。使五行顛倒。運於其中。降則金水合處。而與土俱降。升則木火爲侶。而與土俱升。上下往來。無窮無已。是爲吾身。

之天地反覆。二家之說雖各言其志理暗合。蓋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而其理一
也不然。此言何以謂之陰符。愚觀老子之書云。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
綿若存。用之不勤。此言修鍊也。又云。治大國若
烹小鮮。又云。佳兵者不祥之器。蓋亦兼言治道。
不專言修鍊之一端也。如子華子。華關尹子。文
子。列子。莊子。皆然。或者執於一偏。而專言其一。
謬矣。詹谷注此經。乃以御女採戰之穢術爲強
兵。戰勝則又謬之甚焉者也。

天人合發萬化定基

天之機與人心之機相應。其動也彼此相符。是
爲天人合發。天人合發之機。非知道者孰能知
之。知其機而不妄動。則萬化之本定矣。故曰。天
人合發。萬化定基。修鍊者知此天人合發之機。
遂于中夜靜坐。凝神聚氣于丹田。片餉之間。神
入氣中。氣與神合。則寂然不動。逮夫亥之末。子
之初。天地之氣至。則急採之。未至則虛以待之。

不敢爲之先也。

性有巧拙。可以伏藏。

人有知有愚。故其性巧拙不同。若夫大知若愚。大巧若拙。則其性伏藏于內。而弗爲人所窺。故曰性有巧拙。可以伏藏。

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

邪卽人欲。人欲熾則天理滅。此君子所以防閑其邪也。竅有九。而要者三。耳目口是也。君子動則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動而誠也。靜則無視無聽。而謹窒其兌。靜而誠也。君子動亦誠。靜亦誠。動靜皆誠。無往不可。故曰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

火生于木。禍發必尅。姦生于國。時動必潰。知之修鍊。謂之聖人。

火生木中。火發則木爲之焚。故曰火生于木。禍發必尅。姦生國中。姦動則國爲之破。故曰姦生于國。時動必潰。修鍊之法。藏心于淵。美厥靈根。安則火無炎上之患。猶木雖藏火而不爲火所

克也。閑其邪而存其誠。則猶國雖藏姦而不爲姦所潰也。故曰。知之修鍊。謂之聖人。

大生天殺道之理也。

有春雨之發生。則有秋霜之肅殺。此乃天道之當然理之自然而然者也。

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三盜既安。三才既安。

天地養萬物。亦害萬物。故曰。天地萬物之盜。人養萬物。亦害萬物。故曰。萬物人之盜。萬物養人。

亦害人。故曰。人萬物之盜。不言其養而言其害。蓋亦卽其反者而言之也。若夫三者各得其宜。則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故曰。三盜既安。三才既安。

故曰。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

時謂天地之時。吾能食其時。而與天地合。則百骸理。機謂人心之機。吾能動其機。而與天地合。則吾身之萬化安。

人知其神之神。不知不神之所以神。

神者。陰陽不測之謂。妙萬物而爲言者也。非世俗所謂靈怪也。愚者燭理不明而惑于靈怪奇詭之說。則謂之神。若夫日月之運行四時之推移。萬物之變化。則習以爲之常。乃謂之不神。抑孰知不神之所以神哉。愚嘗聞之隱者云。天虛空而其狀如雞卵相似。地局定于天中。則如雞中黃。地之上下四圍。蓋皆虛空。而虛空處卽也。地所以懸于虛空而亘古不墜者。天行于外。晝夜旋轉而無一息停也。天北高南下而斜

轉。故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三十六度。黃道周匝於天腹。日月則行於虛空之中。而晝夜不離黃道。隋書謂日入水中。妄也。水由地中行。不離乎地。地之四表皆天。安得有水。謂水浮天。載地尤妄也。冬至之日。晝則近南極而行。在天之南方。而陽氣去人甚遠。故寒夜則潛于地底之虛空處。而陽氣正在人之足下。所以井泉溫。夏至之日。晝則近北極而行。正在人之頂上。而陽氣直射於下。故熱夜則潛于地外。在北方

之虛空處。而陽氣不在地底。所以井泉冷。萬物春而生。夏而長。由地底太陽之氣。自下而蒸上也。秋而收。冬而藏。由太陽之氣去地底以漸而遠也。此理昭然。而昧者自不知耳。至如鳥獸蟲魚。胎生。卵生。濕生。化生。之殊。草木之開花結實。白者白。紅者紅。大者大。小者小。百姓莫不見其然。而皆不知其所以然。故曰。人知其神之神。不知不神之所以神。

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

日月其神矣乎。日月之運行。一寒一暑。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厥亦神矣。非聖人其孰能明之。神而明之。其功蓋在於聖人也。夫日一日行一度。一晷行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周天。月一日行十三度有奇。二十八日而周天。則又行兩日。乃與日會而合朔。二十七日而周天。則又行三日。乃與日會而合朔。故曰。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聖人慮百姓不知日月之有數。而春耕秋穫之失時也。遂爲之治曆。明時以閏月定

四時成歲。凡三年閏。五年再閏。十九年七閏而爲一章。則至朔必同日。其數蓋一定而不可易也。聖人贊天地之化育。而其功如此。使百姓咸知日月之神。而其理昭然如此。故曰聖功生焉。神明出焉。

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輕命。

機之未發也。隱而不露。孰能見。孰能知。故謂之盜機。是機也。君子得之固躬。君子知命而不妄動也。小人得之輕命。小人不知命而妄動也。

瞽者善聽。聾者善視。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三反晝夜。用師萬倍。

瞽者目無所見。而其耳善聽。聾者耳無所聞。而其目善視。一而專也。學道之士。有能絕去利欲之私。而用志不分。則其功用十倍之衆矣。人苦不自反耳。若能謹守耳目口之三要。而晝夜存其誠。則其功用又萬倍於衆矣。日生之道。至公亦心生於物。死于物。機在目。

心因物而動。是生于物也。逐物而忘返。是死于物也。心者神之舍。目者神之牖。目之所至。心亦至焉。其機蓋在於目也。

天之無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風莫不蠢然。

天之於物也。任其自然。雖謂之無恩可也。至於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普天之下。蠢動含靈。咸被其澤。豈非無恩之中而有天恩乎。

至樂性餘。至靜則廉。

知者樂。樂則知命而無所憂。故其性有餘裕而不迫。仁者靜。靜則定而無所欲。故其性廉潔而不貪。

天之至私。用之至公。

天道至公而無私也。人但見一物之生。一物之長。遂以爲天之至私。而不思日月所照。雨露所及。凡飛潛動植之類。莫不各正性命而保合太和。此則天之至公也。天曷嘗獨私於一物哉。

禽之制在氣。

春則倉庚鳴。孰使之鳴。秋則鴻雁來。孰使之來。

禽之制在氣故也。

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恩生於害。害生於恩。

生謂萬物之動。動極則復靜。是生者死之根也。死謂萬物之靜。靜極則復動。是死者生之根也。恩謂天之生物。害謂天之殺物。有秋冬之收藏。則有春夏之生長。有春夏之敷榮。則有秋冬之凋落。故曰。恩生於害。害生於恩。

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

愚人以天地文理聖。聖則不可得而測也。既以

爲不可測。則不復窮其理。雖以之爲聖。不知其

大所以聖也。我以時物文理哲。哲則可得而知也。

知者窮其理以致其知。則天地雖聖。吾亦得而

測之。況時物乎。夫時物之文理。卽天地之文理。

也。不知天之文。但觀天之時。宜不知地之理。但

察地之物情。何必索之高遠哉。終篇又有百餘

字。或以爲注。或以爲本文。如云天地之道浸。故

陰陽勝。謂天地間陽盛則勝陰。陰盛則勝陽。如

水之浸物。蓋以漸也。朱紫陽雖以爲注文而不

解。然答問人之間。則深取其說。愚故并及之。

此不映天之文。卧。天之。却。立。不映。此之。卧。卧。此之。卧。却。此。平。夫。却。此。之。文。卧。卧。天。此。之。文。卧。卧。此。其。卧。以。疑。其。映。天。此。卧。卧。吾。亦。卧。而。卧。以。望。此。其。以。却。此。文。卧。卧。卧。而。卧。此。此。不。可。卧。卧。不。可。卧。其。卧。卧。以。之。為。卧。不。映。其。

黃帝陰符經註序

大道無方。窮之彌遠。至真不宰。測之彌深。玄微衆妙。孰可期之。曰黃帝陰符經焉。陰者。內著陰靈之性。符者。外契純一之真。至真則上通三要之正。其正則下伏九竅之邪。然則死生之理。其機在月。日。不為聾瞽。故得觀天之道。神明出焉。是謂執天之行。爰夫經義者。聖功必盡於此矣。

黃帝陰符經註

陰符者性合
純一之道也

姑射山太玄子侯善淵註

觀天之道。

神變適清陽之炁者是也。

執天之行盡矣。

德與天通其機盡於此矣。

天有五賊見之者昌。

五行不順必賊其命。五神通耻見之者自昌。

五賊在心施行於天。

天之五賊本在于心。心通五神施行於天。
宇宙在乎手。

靈樞運變如挈天地之機也。

萬化生乎身。

萬神通化。體道爲身。

天性人也。人心機也。

人心與天性同德。故爲心之機也。

立天之道以定人也。

天道無爲。獨立不改。人道相通。以定其心。

天發殺機。龍蛇起陸。

龍蛇亦受天地之性。起陸者。施天地生殺之機也。

人發殺機。天地反覆。

人行誅戮。天覆地反。故天人合發其機也。

天人合發。萬變定基。

人性與天性契同。善惡變化。無不定其基址。

性有巧拙。可以伏藏。

巧拙之性。皆從道化。無不伏藏其理。

九竅之邪。

耳不聰而目不明。精之妄施焉。得其正乎。
在乎三要。

一者太始之元。二者遍昱之通。三者胎光之凝。
三一之政。是謂至道之要也。

可以動靜。

靜則大道寂然無心。動則神用感而通玄。

火生於木。禍發必剋。

木中隱火。禍發則灰燼其形。人之有性。無明則

自喪其真。

奸生於國。時動必潰。

治身不正。其神散亡。

知之修鍊。謂之聖人。

知在亡。不失其正。則善養元神。上合虛無之道。

是謂聖人之德也。

天生天殺。道之理也。

生因天之生。死因天之殺。生殺之機。本道之至
理也。

天地萬物之盜。

物盜天地。所從其化。

萬物人之盜。

人盜萬物。所計其生。

人萬物之盜。

物極自反。復盜於人。

三盜既宜。三才既安。

通互相盜。自合其宜。天地人倫。自安其分。

故曰食其時。

故神用不失其節也。

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

百關之正。動合其機。一真通變。萬化自安。

人知其神。

祈於外化。背失正宗。

而神不知。

本真實。有日用不知。

不神所以神也。

非爲外聖。自己天真。

日月有數

躔度依時。明而合數。

大小有定。

至神通道。定合其宜。

聖功生焉。

元神顯化。至道生焉。

神明出焉。

目無疵病。身外有身。

其道機也。

神明出化。乃盜天地之機也。

天下莫不月。

率化之性。皆明至道之中矣。

莫能知。

日月而不悟其理也。

君子得之固窮。

君子悟之固親其理。

小人得之輕命。

小人悟之不專其理。背理順生。自輕其命矣。

瞽者善聽。

神光不明。善暗其聰。

聾者善視。

塞耳不聰。善耻其明。

絕利一源。

不貪外貨。專守一源之道。

用師十倍。

守一無雜。師資十倍之功。

三反晝夜。

神明象帝。至道相通。三一混元。晝夜不失其正。用師萬倍。

三一晝夜無虧。師資萬倍之功也。

心生於物。

見物情遷。神不居妙。

死於物。

凡心有所着。轉於生死。

機在目。

目爲五神之戶牖。開闔有生死之機。

天之無恩而大恩生。

天施惠愛不以仁恩物之從化而大恩生矣。

迅雷烈風莫不蠢然。

怒雲暴風無不蠢然承天地大恩而生矣。

至樂性餘。至靜則廉。

天施惠愛物性至樂有餘。靜則靜安。常道之中。

廉則廉用。神變之至也。

天之至私用之至公。

天之玄德無私。故能成其私者。無周不在於此。

故能至其公矣。

禽之制在炁。

神真羽化。承天地正炁者哉。

生者炁之根。

入生之炁。乃出炁之生也。

炁者生之根。

入炁之生。乃出生之炁也。

恩生於害。

道施恩德。物性爲害。害及恩生。則福兮禍所伏。

害生於恩。

物性從化承德之恩。恩及害生。則禍兮福所倚。愚人以天地文理聖。

以用也。文善美也。若人用天地善美之理。理猶正也。正達無爲。妙通玄化。從凡入聖。是謂至真。我以時物文理哲。

獻執者以用時物善正其哲。哲猶智也。然聖用時物焉。入其機未嘗至於聖矣。

人以虞愚。我以不虞。聖人以期其聖。我以不期其聖。故曰沉水入火。自取滅亡。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陰陽相推而變化順矣。是故聖人知自然之道不可違。因而制之。至靜之道。律曆所不能契。爰有奇器。是生萬象。八卦甲子。神機鬼藏。陰陽相勝之術。昭昭乎進乎象矣。

道必知其陰陽動靜之機。知其機必知其內外返還之理。知其理採鉛汞不失其時。運符火不失其候。經中所謂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三返晝夜用師萬倍。此又示人以修真之要在乎收拾身心一定不移之志。次則用抽添工夫。而不可間斷。全真之道。別無他也。一要精全。二要氣全。三要神全。收視則神真。返聽則精真。緘言則氣真。了此三全。三真自然混融於中。真火煅煉結成金胎。十月工足。陰盡陽純。當此時脫胎神化。變現無方。超出生死之外。永爲金剛不壞之身。此所以爲還丹者也。余謂是經文簡而意奧。或有不明其說者。着於傍求而外其道。于是乎不愧僭狂之罪。將先師所授祕訣。遂逐段釋其文意。而又述頌總證。剖露玄機。以俟後之同志。非敢爲是可以爲初學者一助云爾。混然子王道淵序。

辭之同志。非類爲是。所以爲陳學。皆一也。云爾。是
 數。逐。明。辨。其。文。意。而。又。數。貶。辭。語。陪。盡。文。辭。以。辭
 收。其。首。于。是。乎。不。刪。辭。非。之。罪。殊。夫。明。而。受。辭。始
 呈。盛。文。簡。而。意。興。如。育。不。明。其。端。清。美。而。辭。末。而
 收。永。爲。金。剛。不。變。之。良。此。所。以。爲。數。氏。首。也。余。豈

黃帝陰符經夾頌解註卷上

中下同卷

南昌修江混然子王道淵註

冶城在虛子明之白雲霽定

夫陰符者一陰一陽之謂也太極未判之始溟
溟滓滓遼廓無光純一陰炁而已陰之極一陽
生於中便分奇偶陽動陰靜兩儀判焉人生其
中三才立焉三才既立萬物生焉生萬物者道
也成至道者人也聖人所以建天地施德化修
性命定人物此陰符所以作也以世法言萬物

陰符經
皆有形曰陰。萬物皆有性命曰符。萬物皆有自然之道曰經。以道用言。人之四大一身皆屬陰。唯一點祖炁居天心屬陽。是曰命蒂。性與命合曰符。符者契合也。分開兩箇。勘合渾淪。陰符二字。身心也。性情也。水火也。神氣也。鉛汞也。龍虎也。動靜也。乃爲修丹之根本。養道之淵宗。凡作丹妙用。每遇日中冬至之時。則當閉關。外則運陽火於東南。而復退陰符於西北。存北方不行。正萬物藏形之時也。於此時。含光內燭。真氣薰蒸。片餉之間。混融磅礴。陰氣消化。陽氣日新。此立成丹基之胎。久久純熟。自然精氣輕清如熱雲旋轉。華池津液脉絡之來。澆灌靈根。結成還丹。是謂陰符之道也。經之爲言。徑也。人人共行之徑路也。丹經云。處處綠楊堪繫馬。家家有路到長安。頌曰。太極未分渾是陰。一陽動處見天心。陽舒陰慘相符合。大道生生德化深。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

觀者仰觀於天也。仰見其天道日月運行風雲

變化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雨澤。一暑一寒。一來一往。此天道運化以行。鬼神所以生物之大功也。至如在天星象。北辰居其天中。寂然不動。而衆星拱之。隨斗標晝夜旋轉週天。此天向一中分造化也。北斗屬水。水得六數。何以有七星。南斗屬火。火得七數。何以有六星。此水火互交自然之道也。是以聖人見天道如此。返求於身。觀之我身。卽天地。故執天以行之也。人之一呼一吸。卽乾坤闔闢也。水上升。火下降。卽日月運行。

也。鼓吾身之橐籥。卽風雲變化也。吸神觀心。使精化氣。逆上泥丸。卽鼓之以雷霆也。浩氣冲虛。神水流注。卽潤之以雨澤也。進陽火。退陰符。卽一暑一寒。一來一往也。此執大化運行於身。無不與天道同也。密戶之左。生門之右。中虛一竅。空玄不動。萬神朝會之宗。卽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也。天一生水。從地而升。地二生火。從天而降。水中藏火。火中藏水。卽北斗屬水而七星。南斗屬火而六星。丹家所謂龍從火裏出。虎向

水中生是也。學人能知此數說。不可着在文字上猜度。要明未畫已前造化。此箇微意當求真師口訣而後可知。夫修丹之道。一要明鼎器端的。二要攢簇藥物真全。三要運符火烹鍊得法。戒定性智。絕利清源。行住坐卧。綿綿若存如此。勤而修之。未有不成道者也。老子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丹經云。一馬自隨天變化。六龍長駕日循環。張紫陽云。先把乾坤爲鼎器。次搏烏兔藥來烹。邵子故曰。天人焉有兩般義。道不虛行只在人。豈不是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哉。頌曰。觀天之道運無窮。故執樞機合聖功。顛倒這些消息子。乾坤都入黍珠中。

天有五賊見之者昌。五賊在心施行于天。

五賊者乃五行之氣也。在天地爲水火木金土。在人爲心肝脾肺腎。又爲精神魂魄意。又爲眼耳鼻舌身。人之一點元靈。父母未生已前。甚是分明。始因父母生我之形。此靈入竅。被形所梏。

人爲赤子之時。性無不善。蓋因年漸長。成習染各異。眼耳鼻舌。被色聲香味所觸。而心貪愛意馬馳騁。于是流浪苦海。愛河迷亂。真性耗其靈根。失其至寶。此所以被五賊所害。世人不得真道者爲此也。尹真人曰。天物怒流。人事錯錯。然正謂此也。學人若能勘破浮華幻相。皆非我有。唯一靈真性。是我本來面目。從今去。不被幻軀所役。把已往貪愛之心。盡底掀翻。但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動靜之間。以性爲主人。以五賊爲家臣。君無爲而正信於內。臣有爲而機運於外。內外合心。君臣混一。自然三花聚鼎。五炁朝元。異骨成親。欣樂太平。金剛經云。凡所有相。卽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卽見如來。豈不是天有五賊。而見之者昌歟。了真子曰。酒是良朋。伴是花。嶺頭時駕紫河車。可怜金虎一聲嘯。吹散青天五彩霞。豈不是五賊在心。施行于天者乎。學人宜於此詳味。頌曰。五行之氣結成形。罩却生前一點靈。五賊若能歸主宰。施天自有道。

陰符經
光明。

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

以道用言。有道之人。一心能制五賊。遇五賊攻心。我則把定三關。天機不動。外施金母之功。簇三十六百正氣。回七十二候之要津。行道一息。能奪一年之節候。是以昇陽施化。出古超今。皆在吾掌握之中矣。古人所謂我命在我。不在於天。天地小我。我大天地。皇天不遠。大藥非遙。誠哉言也。若得真傳口訣。運行符火于一身。如取

囊中物爾。靜則爲金丹。動則爲霹靂。以世法言。一君正位。萬臣咸歸。則天下山河。人民賦貢。莫不皆奉其主。所有衣冠禮樂。刑法制度。莫不皆由君出。道用與世法卽同一體。且如天下清平。人民樂化。雖有甲兵。無所陳之。用文而偃其武也。忽遇寇賊生發。便當建侯行師。而討平之。用武而後其文也。魏伯陽故曰。首尾武。中間文。老子曰。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豈不是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哉。頌曰。有道之人。固本源。

經天緯地量玄玄一拳握定陰陽領運化風威
遍大千。

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

天賦命於人謂之性。人心發用謂之機。性卽天
也。心卽性也。是以聖人觀天之道。明天之性。執
天之行。運心之機。夫立天之道者。一陰一陽也。
定人之道者。一仁一義也。以世法言。天生於人。
唯人得其全體。道必假人以行之。天性妙理無
非在於人心。心所以能包含天理。一動一靜。分

明發露天之機也。聖人大觀天下以謂人人同
體。箇箇同真。于是制言行。施教化。立天道。定人
倫。布告天下。使人人知其有君臣父子夫婦長
幼朋友三綱五常之理。率性修道盡敬其身。中
庸云。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是
也。以道用言。天性常主於靜。人心常欲於動。靜
則養性。動則復命。復命曰常。返常合道。是立天
之道以定人也。老子曰。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
有欲以觀其微。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

玄之又玄衆妙之門。孔子云。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如斯之謂也。頌曰。天性人心理一同。機關動靜道相通。乾坤上下君臣合。萬國民安樂歲豐。

天發殺機。移星易宿。地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天人合發。萬化定基。

形而上者謂之天。形而下者謂之地。鍾秀而生謂之人。天地人三才。而各有機。天以斗爲機。地以雷爲機。人以心爲機也。天發殺機。移星易宿。

者。此謂乾坤運化。斗柄推遷。晝夜不停其機。諸星宿隨其旋轉。此陰陽造化自然之理也。夫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諸星宿皆有行。其度次至如行此一度已滿。必移過別宮度。而行之餘度亦然。是以滿而必至於反。反而必復於初。此氣數反常合道之理也。地發殺機。龍蛇起陸者。此言地道厚載。龍蛇蟄藏。時因陰極而陽生於下。陽漸長而壯。雷動發聲。從地而起。龍蛇聞雷之聲。乘陽而起。此所以地發殺機。龍蛇

起於陸也。人發殺機。天地反覆者。此謂覆卽復也。三才之中。唯人最靈。是以聖人觀天之道。執天之行。審地之理。法地之用。夫惟用。是用返本還元以復之。效天地之道以修其真也。天之星宿。卽我身之斗柄也。地之龍蛇。卽我身之水火也。凡作丹之用。不過斡天罡而旋轉斗柄。顛倒陰陽。而旣濟水火。常鉛見癸生之時。便以神呼氣歸鼎。握固天罡以旋斗標。此法天機移星易宿也。流戊土而化火。逼逐金精逆上泥丸。此法地機龍蛇起陸也。乾坤交姤之罷。一氣流通。直入黃庭而止。產個驪珠似月之圓。發真火煅煉結成金丹。此人發殺機。天地反覆也。張紫陽所謂捉將坎位中心實。點化離宮腹裏陰。從此變成乾健體。潛藏飛躍總由心。丹經云。人心若與天心合。顛倒陰陽只片時。老子曰。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譚景昇化書所言。得天地之綱。知陰陽之房。見精神之藏。則數可以奪。命可以活。天地可以反復。正謂此也。天人合

發萬化定基者。天乃指性而言也。人乃指命而言也。總而言之。作丹有時。時至神知。當此時採取。則藥物應機。施工一息之頃。能定萬化之基。只用半個時辰。而得還丹。度人經乃曰。璇璣玉衡。一時停輪。河海靜默。山嶽藏雲。天無浮翳。四氣朗清。上皆作碧玉。無有異色。豈非天人合發。而萬化定基者乎。頌曰。旋斗歷箕回五常。龍蛇起陸。會乾陽。半時反復。施刑德。萬化都歸一粟藏。

性有巧拙。可以伏藏。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

人之一點真靈。謂之性。百事通曉。謂之巧。諸般不能。謂之拙。所以巧者多智。拙者多愚。此二者過猶不及。皆不得其中庸之道。正孔子所謂智者過之。愚者不及。蓋爲人生於天地之間。風土不同。稟受自異。故氣質有差耳。是以性有巧有拙。聖人故於此示人。得其巧者。不可逞於巧。得其拙者。不可縱於貪巧。與拙可以伏藏於心。自

然復於本性而不妄矣。苟有不藏於心。巧者弄於巧。拙者妄於貪。如是之人。未有不陷於害者也。老子曰。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絕聖棄智。絕巧棄利。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豈不是伏藏者也。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者。此言九竅人之首有九宮。乃曰九竅。本來天性於泥丸所居。故曰性門。又曰髓海。髓海滿而精神全暢。髓海消而精神耗竭。首之九宮其名不一。今略言之。泥丸之宮爲百關總

會之穴。乃萬神朝集之宮。諸星森羅。日月運轉。無非於此處撥動機關。而旋斗柄。此人法天地合象如此。凡人性於日用之間。下連於心。心有七孔二毛。亦曰九竅。以應上天北斗七星。左輔右弼。此乃有象之心。若言天心在人身。天地正中。混沌空玄。實無形象。聖父聖母所付一點真陽之氣。居此天心。是爲元始祖劫性君寄體于此。陽得九數。故乾元用九。是爲九竅。合之爲一。散之則九。所以人心一念動處。北辰卽知。是故

聖人於此經中。垂成學人平日二六時中。可以
虛心靜性。保氣惜精。凡遇邪攻九竅。便當運三
要以復之。夫惟三要有內三要。有外三要。內之
三要者。精氣神也。外三要者。眼耳口也。眼爲神
之門。耳爲精之門。口爲氣之門。視之不息。則神
從眼漏。聽之不息。則精從耳漏。言之不息。則氣
從口漏。逐於外而失於內。心爲形役。是九竅之
邪在乎三要者也。若能收其視。返其聽。緘其言。
當施工發越之際。牢閉三關。飛意存神於兩腎

中根。鍊精化氣。上補泥丸。以腦。腦補完而金液
生。鍊炁下化於神。神復全而真火旺。發神火以
鍊虛。虛室受陽而生白。結成靈胎。神明開慧。此
鍊還丹真工夫也。須用口傳心授。大要識時通
變。當靜以養性。當動以修命。性命雙修。吾道長
存。豈非可以動靜者耶。魏伯陽曰。眼耳口三寶。
固塞勿發通。真人潛深淵。浮游守規中。卽經中
所謂三返晝夜。用師萬倍是也。頌曰。巧拙都忘
遠客塵。回光返聽內全神。三般大藥燒成寶。占

斷陽臺一段春。

火生於木。禍發必尅。姦生於國。其動必潰。知之修鍊。是謂聖人。

火之爲言忿也。姦之爲言慾也。所謂火生於木。禍發必尅者。以俗人言之。凡因事觸心。卽生忿。火性上炎。神怒氣發。與人鬪爭。却不知離中之神。被無明火盡焚之矣。姦生於國。其動必潰者。此言國猶身也。身隨幻變。眼因色媚。神領在心。情慾交蔽。陽卽下奔。動之必潰。却不知坎內真精。被姦盡潰之矣。如是之人。直至死而後已。豈知修鍊者哉。是以聖人明天地陰陽符候之理。反求於身。行之木旺則火生。金旺則水生。卯酉二八之月。宜當沐浴。凡遇火生於木。則當存性而懲忿也。故禍發而必尅。當姦生於國。我則閉門而窒慾也。流意回坤。故動之而必潰。尹真人故曰。惟其來干者。皆攝之以一息。則變物爲我。易卦云。復其見天地之心乎。所以知之修鍊。是謂聖人也矣。頌曰。野戰防危要識時。龍爭虎鬪

刑而齊天下之法。聖人之義也。仁義體用。聖人之道也。以道用言。凡遇身中冬至之時。則當閉關靜定。飛意化火。鍊精爲氣。督進陽火。從太玄宮提上南宮。此天道之理也。至此已往陽極而虧。故一陰生于五陽之下。則當斂陽而退陰。符從玉山上京下重樓。送至坤位而止。發武火。煨煉烹陰爲陽。此天殺之理也。運用一身。綿綿若存。豈不是道之理也。邵子曰。乾遇巽時觀月窟。地逢雷處躡天根。天根月窟閑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如斯之謂也。頌曰。陽龍陰虎兩盤旋。生殺天機理自然。鍊出一丸真種子。壺中春滿道綿綿。

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天地萬物之盜者。此謂天地生萬物。萬物之性命。莫不由乎陰陽運化。結成其形。舉心動念處。天地皆知。作其善者鬼神護佑。作其惡者雷霆典刑。此天地所以盜萬物也。萬物人之盜者。此言萬物之生與人並作。人身之內。生八萬四千

蟲。今略言之。內則五臟被螭蛔所食。外則皮膚被蚤蟲所攻。譚景昇化書所謂蟾蜍者。腹中之蟲也。搏我精氣。鑠我魂魄。盜我滋味。而有其生。此萬物所以盜人也。人萬物之盜者。此言人爲萬物至靈。一心包含萬物之理。師天地而知運化。師蜘蛛而結網罟。師蜜蜂而立君臣。師拱鼠而製禮。師鳴鳳而作樂。師螻蟻而設兵陣。聖人能取萬物之理。以致一身。此人所以盜萬物也。總而言之。天地人物之生。皆在大化之中。形形相盜。物物相欺。無非陰陽五行之氣。使之而然也。唯有道者。了明三盜。超出陰陽之外。則無三尸所盜之害也。學者宜玩味焉。頌曰。天地人同萬物生。一家一竅。各含靈形。形相盜。陰陽化。悟者超凡入太清。三盜既宜。三才既安。此承上云三盜之義。於此故云三盜既宜者。此所謂有道之人。一性覺照。萬理貫通。自能勘破。一身四大。是陰陽五行之氣。假合而生。我則不

被形縛但密行符火以鍊形神。神凝氣結。是謂金丹。大藥自能殺滅三尸之蟲。既得三盜。絕滅自然。三才安矣。邵子所謂既知萬物備於我。肯把三才別立根。張紫陽故曰。追二氣於黃道。會三性於元宮。神全不思睡。氣全不思食。精全不思慾。工夫至此。何患乎三才不安矣。頌曰。三盜三才備一身。心君轉物各歸根。乾坤定位邪魔伏。萬國清平荷聖恩。

故曰。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

此又承上云。三才既安之義於此。故曰。食其時。百骸理者。此言學人平日大要調和五臟飲食。不可失其時。苟無失其時。則通身三百六十骨節。血氣周流。無處不暢。而病患自不生。既得其身體康泰。可以棲神抱氣。常住中田。依時取華池玉液之漿。澆灌靈根。其苗自秀。老子故曰。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是也。動其機。萬化安者。此言遇一陽初動之時。便當轉斗柄之機以復之。行道一次。則通身萬神

暢快純陽真人金丹詩曰。獨處乾坤大象中。從頭歷歷運元功。縱橫北斗心機巧。顛倒南辰膽氣雄。鬼哭神哀金鼎裂。雞飛犬化玉爐空。云何俗子尋常覓。大道希夷妙莫窮。丹經曰。子細思量是妙哉。朝朝自勸紫霞杯。若將地魄精擒縛。自有天魂祝壽來。此之謂也。頌曰。修真飲食要調停。一氣冲和五臟清。金液鍊形神火煖。通身毫孔放光明。

人知其神之神。不知不神之所以神。

神之爲言靈也。性也。人之靈性虛明無象。在父母未生已前。不有其始。居父母已生之後。不有其終。至靈至聖至幽至微。包含衆體。總廓萬靈。不生不滅。不方不圓。白紫清真。人故曰。此神不是思慮神。乃與元始相比肩。是也。此一節言學人平日修養工夫。先以明性爲主。心地之中常宜清靜。不可容一毫私欲。罣礙於心。亦不可着相求玄。若纔舉箇意思。神便不是神了。經曰。夫人神好清。而心擾之。此神全體之妙。在乎心空。

無物。淵默含真。與太虛同其體。與日月同其明。凡應事接物之間。以性隨機轉應。自然三界圓通。此所以不知不神之所以神也。張真人曰。視之不可見其形。及至呼之。又却磨。金剛經云。世人以色相求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得見如來。斯言盡矣。頌曰。一點元靈是至神。神知神處便非真。人能了悟神虛體。朗朗真空不掛雲。

日月有虧。小大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

此承上云明性之體於此。故發明修命之用。既得性住。必復命關。若能性命雙修。方得形神俱妙。夫修命之訣。學人可以觀天之道。日月運行而有冬夏二至。陰陽停半。而有卯酉二分。積日成月。積月成歲。是以日月有數。而小大有定。豈不聞日屬陽。月屬陰。月本無光。借日之光。每月晦朔。太陰與太陽同宮交會。月至此時黑而無光。月自初二初三。離日漸遠。日射光於月生明。而小。魄漸長。魄漸消。至初八日夜光平上一半。

乃曰上弦自此已往至十五日夜月與日相望。光明圓滿而大。至此魂極而魄生。十六七日以下魄長魂消。月光漸減。至二十三日夜光平下一半。乃曰下弦。自此退至三十日夜月光盡而又還晦矣。周而復始循環無窮。此天道運化自然。然而然是以大修行人體此之理。運周天火候於一身。所言日月者精神也。水火也。鉛汞也。性情也。當作丹之時。以神合氣主固於內。飛神出在寅方。至申時進火如日射光於月。漸漸生明而壯。流精化氣直入泥丸。如月與日對望。繼此陰生。用清女傳言。退符下入坤宮。日月合璧。結成還丹丹始結而小。功深漸養而大。故謂日月有數。小大有定也。勤採勤收。時烹刻鍊。真胎鬱秀。智慧開通。故曰聖功生焉。神明出焉。頌曰。日月週天數。往來功。施炁氣結靈胎。從微至著。神超聖。火裏栽蓮。朶朶開。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輕命。

此承上云。運行日月於一身。故得聖功生而神明出於此。故云。其盜機也者。此個盜字。非世人竊盜之盜。乃運周天符火之法。一息工夫。能奪天地一年造化。丹經云。五行順行。虎向水中生。五行顛倒。龍從火裏出。行此道者。天地不能拘。甲子管不得。是以大修行人。乃天地外一賊爾。張紫陽所謂工夫容易藥非遙。豈非其盜機也哉。這箇盜機至簡至易。是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以天下莫能見。莫能知也。君子之人得之。謙恭退隱。抱朴存真。絕聰棄智。惟德爲身。損之又損。混俗同塵。來者卽應。無喜無嗔。未嘗顯已之有道。此所以得之固躬也。老子曰。我有三寶。保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又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是也。小人之人若得此道。便要逞弄。不能伏藏。自是。自大。自顯。自長。自伐。自矜。欺人侮法。全無忌憚。薄德薄行人。皆忌之。如是之人。未有不陷於害。而輕於命。如龐涓之流是也。經曰。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

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強梁者不得其死。孔子
故曰。小人反中庸。小人無忌憚也。豈虛言哉。學
人宜於此詳察。頌曰。燒山符子盜天機。大象希
形道隱微。君子得之身退守。小人一得便胡爲。
卦而卦之一曰。慈。二曰。劍。三曰。不。四曰。天。不。夫
之。亦。豈。此。視。以。卦。之。固。陳。也。朱。子。曰。此。亦。三。寶
之。一。也。豈。可。同。聖。來。昔。明。顯。無。言。無。聲。不。嘗。照。已
結。恭。此。訓。師。休。吾。其。然。師。棄。皆。卦。辭。爲。良。貴。之

黃帝陰符經夾頌解註卷下

南昌修江混然子王道淵註

冶城在虛子明之白雲霽訂

瞽者善聽。聾者善視。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三返晝
夜。用師萬倍。

瞽者無目之稱。聾者不聽之謂。以世法言。人雖
兩目皆瞽耳却善能於聽。兩耳雖聾眼却善能
於視。此謂世人貪心不止。隨竅所漏。逐於外而
失於內。此乃凡夫之人貪着其事故設此喻以

爲學者之戒。今以道用言。大修行人。聖智圓通。神機無礙。眼亦能聽。耳亦能視。吁。夫視聽之妙。井在眼耳。而實在神機之視聽也。絕利一源。用師十倍者。此言以誠性爲體。絕去利欲。清心一源。自得其虛靈不昧。終不及行武鍊之工夫。故云用師十倍之力也。乃形容修性之工夫。縱得寂然不動。猶屬陰神。豈若修命三返。晝夜而有回陽換骨之妙乎。其三返有二說。外三返乃眼耳口內三返。乃精氣神也。二六時中。外則回眼

光凝耳韻。緘口氣。晝夜返顧於中。不可須臾間隔。內則混成三寶。不可蹉過。天機當鉛見癸生之時。便當懸黍珠於空玄之中。握固不動。飛神沉下海底。鍊精化氣。追逐度上南宮。補離作乾。繼此已往。鍊氣化神。直下黃庭而止。巽門雙開。大火煅鍊片餉之間。鍊神還虛。虛空朗朗。復其性初。此乃性命雙修之道。度人經云。中理五氣。混合百神。十轉回靈。萬氣齊。仙丹經云。不刻時中分子午。無爻卦內定乾坤。是以行道一次。則

諸天遙唱。萬帝設禮。修丹之力。其功莫大。三返
晝夜。得非用師萬倍者乎。頌曰。瞽聽聾視妙心
通絕。利清源十倍功。大藥三般返晝夜。神施萬
化道無窮。

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

以世法言。衆人之心。被形所役。終日業識紛紜。
一心未嘗離物。心生於物。卽死於物矣。其機在
於兩目。凡物現前。目必先見。見愛動心。意識外
逐。日積月增。作下死根。莫非皆從眼界之漏也。

老子曰。人之生動之死地。民之輕死。以其求生
之厚。心難制伏者。因機在目也。以道用言。大修
行人。端心清靜。唯道爲身。凡遇心生於物之時。
舉六通力。放大金光照無極世界。運北斗南辰
以復之。是得物死。而我道興隆。其機實在於天
目流意提吸回旋之妙也。此頌口傳。未敢顯露。
川老註金剛經云。金剛脚踏地。幡竿頭指天。要
知端的處。北斗面南看。是也。頌曰。心生於物死
於物。機應分明在口中。十轉回靈歸竅妙。神凝

氣住道興隆。

天之無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風莫不蠢然。

天之無恩而大恩生者。此言天以生物爲心。四時運化。是自然之理。豈有意施恩哉。蓋因萬物之生。妖正並作。妖反害於正。是不得已大恩生焉。故用雷霆以申其令。揚烈風而播其威。使萬物畏伏。皈正。其有妖物不改過者。雷霆滅其形。風刀碎其體。去一害而安衆。天威昭鑒。豈容其私。此天無恩而大恩所以生。大恩生而迅雷烈

風莫不蠢然。神妙鼓舞而作。頃刻遍滿虛空。變化不可測也。聖人亦體天道而行。以安天下之民。民淳樂化。無恩可施。其或有悖逆爲民害者。不得已建侯行師。陳甲兵以伐之。去一暴而安善良。亦如迅雷烈風。振其威嚴。示之強梗。順於正命。此聖人無恩而大恩所以生焉。此皆以世法釋。若以道用言。修丹之功。亦同此理。當其心空性靜之時。形忘物忘。亦無恩可施。因其有陰陽二氣。動靜不常。而有分合之兆。時遇陰魔侵

犯我則正位中原。飛神攝召。陽雷電母。擲火奮迅。回烈風掃蕩。中山之陰。一息冥情。莫不蠢然。暢然而若醉。此大恩生而施造化之功。結成還丹之妙也。如此。頌曰。天本無恩。恩大生。冲虚二氣怒流行。雷轟風烈。蠢然作造化。由來不順情。至樂性餘。至靜性廉。天之至私。用之至公。禽之制在氣。

至樂者。神全也。至靜者。精全也。此所謂神全不生。忿性樂有餘裕矣。精全不思慾。性靜有廉潔矣。老君授于吉太平之要曰。夫人天付之神。也付之精。中和付之氣。人能寶精去欲。固氣愛神。內則身得長生。外則國致太平。況有諸內。必形於外。了性則身清靜。了命則丹圓成。性命雙全。自然至樂性餘。至靜性廉也。天之至私。用之至公者。此言天與萬物。唯天得其造化之大。以其不自生。是以能長且久。故能成其私。此天所以得之至私也。及其發用。大運流行。無物不被其澤。此天所以用之至公也。聖人體天道而修真。

比之衆人而亦得之至私。及其用於事也。無一夫不被其德。豈不至公平。禽之制在氣者。此設喻之辭。禽卽心也。神也。火也。南方朱雀也。此警示學人大要。專心制氣。以氣爲藥物。以神爲符火。採取依時。烹鍊合法。自然陰氣化爲陽氣。識神化爲真人。混融一片。骨換身輕。如禽鳥翱翔太空。皆得制氣之理。故仙人號曰羽客。施肩吾曰。氣是添年藥。心爲使氣神。能知行氣主。便是得仙人。此之謂也。頌曰。氣固神和。樂有餘。虛心清儉。養真軀。丹成自與天長久。身若禽飛上太虛。

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恩生於害。害生於恩。生死恩害。此四者陰陽反復。彼此對待之理。有生卽死。有死卽生。有恩卽害。有害卽恩。此氣數之然也。以衆人言。貪生之厚。心被物迷。卽造下死之根矣。若能死心守分。絕利清源。卽得生之根矣。古人所謂貪他的。着他的。失便宜。得便宜。是以聖人於此覺照分明。凡心生於物。心卽死。

之心。既能死。道卽生之。尹喜真人故曰。聞道於朝。死心於夕。金剛經云。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老子曰。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夫何故。我得彼失。乃得生。彼得我失。乃入死。學者可不慎歟。恩生於害。害生於恩者。此言恩中有害。害中有恩。正道德經所謂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文始經亦曰。天下之理。恩或化爲讎。讎或化爲恩。此理屬於事而言。不聞譚景昇化書云乎。侯者人所貴。金者人所重。衆人封公。而得侯者不美。衆人分玉。而得金者不樂。是賞不可妄行。恩不可妄施。由爲爭奪之漸。卽爲死亡之基。此皆世法釋。若以道用言。道由魔顯。魔因道化。當性天雲起之時。我則登引羣真轉輪而復禮。豈不是恩生於害乎。苦海波翻之際。我則昇玄同化而歸尊。豈不是害生於恩乎。頌曰。心生有欲死之根。心死無爲道自存。恩若妄施招禍害。害窮仍復見於恩。

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

愚人。以天地文理聖者。此言愚人。非是言愚蠢之愚。蓋爲有等學人。因聰明所障。被文理所拘。竟不肯低下參訪至人。窮究自身天地造化之理。只於外面尋紙上之文。億度天地文理。快說快道。他遂以此爲聖。吁。何其愚之甚也。以有道者觀之。反爲愚人也。我以時物文理哲者。此謂有道之人。能大觀天地。以四時之文。萬物之理。總歸我身。明徹爲哲。如犧皇仰觀俯察。旁觀鳥獸之文。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始畫八卦。造書契。又如黃帝之廣參孔聖之多學。豈非由哲而至聖乎。近有註本多於此止。余按褚遂良得太極丹真人所註本。及與張果老人註本。其下皆有二十一句。百一十六字。極說得妙。今當以太極丹真人張果本爲正。諸本逸去。皆後人傳註之誤爾。卽非結經之義。頌曰。愚人外面論虛空。執理拘文性不通。豈識我家真妙用。朝朝日出嶺頭紅。

人以愚虞聖。我以不愚虞聖。人以奇期聖。我以不奇期聖。故曰。沉水入火。自取滅亡。

人以愚虞聖者。此謂有等參禪學道之人。起頭不遇真師所授。他平日只以頑空爲性。諸經不去參究。惟守一塊肉心。灰心槁木。死捉箇念頭。不放出去。不貪不求。他以此爲聖。殊不知癡猫守於空穴。而終不得於鼠也。又如鑽冰求火。而終不得於火也。我以不愚虞聖者。此言大修行。人必須參拜明師。開發竅妙。廣通諸經。究竟玄

奧。何云是性。何云是命。性如何修。命如何鍊。參去參來。直至到那參不得處。方是不愚。到此之時。只用一個損字來受用。諸緣損盡。以至無爲。自然智慧生明。道冲靈應。我故以不愚虞聖也。豈不聞大舜之聖。每好問而好察。邇言大禹聞一善言則拜。顏子得一善則拳服膺而弗失。以三聖之道。莫非好學而得。以今人之資。不學可乎。度人經云。乃當洞明至言。是也。人以奇期聖者。此言有等學人。不求正法。唯務異端傍門。

小法奇怪之術以惑後人如巫炎等尚泥水丹法擇美女爲爐鼎以三峰爲採戰金鎗不倒爲固濟提吸女精作黃河逆流爲丹頭以多入少出爲行火如此謬術大亂正宗又有等以手爲雌雄劍取女癸爲丹頭又有等休妻絕粒漱津運氣摩擦搐縮吸日月精華燒茅弄火如斯等類何啻千門他以此奇而期聖也丹經故曰道法三千六百門人人各執一爲根豈知蚩子玄微處不在三千六百門金剛經亦曰一切有爲

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是也我以不奇期聖者此言得道之士常以無事取天下內則存真養素外則隨事應機國土清平無爲而樂魔兵忽生攝情一息自然而然無理至理此所以不奇而期聖也故曰沉水入火自取滅亡者此當有二說以弄奇術者言自迷正宗喪失真道耗其靈根如是之人將身蹈其湯火自取滅亡也若以有道者言當作丹之時則行戊巳之門以戊土下沉於水府捉坎陽去補

離陰成乾之後。以已土退符流珠。復還神室。火鍊混融。塵垢盡淨。覺身忘如。一太虛洞妙無際。此所以沉水入火。自取滅亡。尹真人述說經臺詩云。心昧玄言。沉地府。性通妙語。合天心。是也。頌曰。愚人只會弄頑空。用術爲奇。性自蒙。我以無爲清靜道。黃金鍊出滿爐紅。

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陰陽相推而變化順矣。

自然之道靜者。此謂天道流行。四時宣氣。本自然而靜。所以天地萬物生。聖人體天道而行。亦自然而靜。以無事定天下。所以四海萬民樂無名之朴。老子故云。行不言之教。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是也。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者。此言天氣不下降。地氣不上昇。上下不通。故天地否。遂成孤陰寡陽。二氣偏陷。五星失度。日月相刑。四時不調。寒暑失節。冬天震雷。夏月飛雪。赤旱洪漂。萬物耗竭。此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也。彭真人曰。陽火過刻。水旱不調。凝冬變。

陰符經
爲大暑也。陰符失節。寒暖相侵。盛夏反爲濃霜也。金宮既砂汞之不萌。一鼎則蟲螟之互起。大則山崩地圯。金虎與木龍沸騰。小則雨暴風飄。坎男共離女奔逸。此之謂也。陰陽相推而變化順者。此言陰陽有離別之妙。水火有既濟之方。採藥依時。運符合刻。自然陰陽相推而變化順。是得形神俱妙與道合真也。頌曰。自然道靜物生全。陰錯陽差便屬偏。會得陰陽顛倒用。回童返老壽齊天。

是故聖人知自然之道不可違。因而制之。至靜之道。律歷所不能契。爰有奇器。是生萬象。八卦甲子。神機鬼藏。陰陽相勝之術。昭昭乎進乎象矣。

是故者。乃轉語之辭。於此故總結陰符經三篇內旨之意。聖人者。有道德之尊稱也。知自然之道不可違者。此言我既知大道是自然之理。則當守我自然之道。不可違而豈別求於他也。因而制之者。此謂我身之神氣。如龍虎之難調習。必須因時運轉。逆回土釜而制伏之。學人能領

悟此意可以鍊還丹矣。至靜之道律歷所不能契者。此言工夫鍊化之後。自然真空朗徹。如萬里無雲之狀。當此時形忘物忘。性靜杳無名象。難描難寫。豈律歷所能契耶。爰有奇器者。此謂三寶混合。養成靈丹。貫石透金。變化自在。是爲無名之器。豈非奇器者乎。大修行人有此奇器。運用大化如指掌。是生萬象八卦甲子矣。神機鬼藏。陰陽相勝之術。昭昭乎進乎象者。此言神機剛烈。鬼自伏藏。陰盡陽純。脫胎神化。自此移

神上居泥丸之宮。正要腳踏實地。子細保養。迸破天門。陽神欲出。勿可輕縱。直待存惜如孩童。力健能走。然後可以出神。故曰陰陽有相勝之術。內功已就。外行圓成。自然感帝君飛詔來徵。則身乘雲輶。鶴駕霞光。繚繞天香馥郁。上昇玉京金闕。隨其功行。而與仙官。豈不是昭昭乎進乎象矣。如軒轅黃帝於巴山。與後宮及羣臣七十二人乘龍而飛昇。又如舜帝於蒼梧。何侯之家。五老捧詔而飛昇。又如漢之天師張道陵。晉

之許旌陽葛仙翁皆同妻子白日飛昇爲金闕之臣神仙之學誠有驗也。古今得道者奚止萬千之數焉。學者不可以神仙爲荒唐而生退心。大要信得及更求明師口授勤行修鍊無貳爾心。自有天仙保舉必登仙翁之品。不虛言也。頌曰。胎仙養就脫陰符。朝拜高尊入玉虛。進象昭昭神變化。鸞翔鳳翥駕雲車。

黃帝陰符經夾頌解註卷下 終

黃帝陰符經序

按陰符經名也。李筌得此經于嵩山石壁中。不曉其義。后至驪山逢一老嫗。有火生於木。禍發必尅之語。因問之。嫗乃援以陰符元義。或謂爲黃帝之書。受于廣成子。又云。受之元女。或謂黃帝與風后玉女論陰陽六甲退而自著其事。宋九峯蔡氏曰。陰符四百五十二言。李筌得于石壁中。云寇謙之所藏言出自黃帝。康節邵氏以爲戰國時書。程子以爲非商末則周末。然世代遼遠不可得而知也。

張洪陽序曰。天地間道理。氣化盈極必虛。消處便息。蓋循環無端。乾坤取有不毀者。恃此機耳。是以上古至人。通造化之機。達盈虛之故。法體道歸根。返源剗削浮華。秘嗇韜斂。葆其未竭。補其將敝。握化機而退藏。我之元氣。不爲造化所奪。而又竊生之氣。以歸于身。精聚神凝。根深蒂固。始以有形而合無形。復以有象而復無象。超出陰陽五行。翱翔于蜉蝣埃壒之外。乃上古所傳入聖出世之學。而陰符經所爲作也。篇中先伏五賊。次動盜機。末乃成裏求生法。天地制陰陽爲術。如此。蓋天地以氣交無情。故造化常存不老。人物以情交。耗氣故性命生滅無休。緣造化至靜。人苦不靜。造化自然。人心便不自然。能法天道。自無餘術。然而。是經大義。只要從五行陰陽而返還太極。先能以有合無。方可以無制有。萬物皆出於機。入于機。故始終不離機字。若能總歸至靜。自然不涉一毫矯強造作。心灰神活。魄滅魂昌。只于出入息中。便了了一生大事。將生死由我制矣。

焦澹園曰此經乃古人復性之微言而解者率以有爲之邪說混之或辱以爲強兵制勝之書以彼情量之見測性天之微宜其不相中也

只要於五行劍圖而致數太過去論以自合其心則不自然指去天數自無益而具雖大弄命主無非絲毫外至精人苦不精盡外自然入交無對對盡外常存不才人味以對交其意其心裏求主去天此謂劍圖爲術收此蓋天此以

黃帝陰符經

陰暗也符合也以人合天也

張洪陽註釋

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

自然至靜而陰宰化機者天之道也。陰陽相推而默運氣機者天之行也。人能窺而執之。朝夕乾惕兢兢法天則與天暗合。至盡而無以加矣。天有五賊見之者昌。五賊在心施行於天。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

五賊者五行也。天暗以五行化生而五行亦暗。

盜天之元氣故名曰賊人若見得破時則可與
化相出入而寢昌矣然這五行在人心亦能百
般作弄氣散于上精漏于下神之所有几何若
能觀天道執天行不被五賊牽引遮瞞則靈臺
潔淨自作主宰天地之大我之所維萬物之衆
我之所持一切由心造也豈非宇宙在手萬化
生身乎所謂見之者也

然見以去情識爲先蓋鏡爲塵昏必須刮磨本
體方露奈此塵根識蘊都從生身受氣時帶來
超升墮落只在一念若能精通照徹卽此離此
轉情爲慧轉識爲智返流今一無私合天則火
坑變爲法界矣此方是觀

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

正人也

天以靜爲性人生而靜天
也故曰天性人
也以靜爲性機動于中
人之心也故曰人心
機也靜爲性心在其中
矣動爲心性在其中
矣心生性滅心滅性現
故心澄機寂而性無不
定矣人能明心見性使
機不爲五賊所動則天
者

陰符經

定而人亦定。故曰立天之道以定人也。

天發殺機。移星易宿。地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

機。天地反覆。天地合發。萬化定基。

是機也。人之心亦天地之心也。人皆知生為殺。

不知節制盈溢。以殺之者。乃所以為生生之機。

然而機之發動。有時。天發殺機之時。在陰極而

息。斗柄指子。是謂星宿移易。地發殺機之時。在

陽極而消。昆蟲盡出。是謂龍蛇起陸。人發殺機

之時。在陽從地升。陰從天降。是謂天地反覆。修

煉者。知此。每于中夜靜生。神入氣中。氣與神合。

而寂然不動。逮夫亥末子初。而人身陽氣動于

內腎坎位。此為天人合發之時也。即鼓巽風吸

太乙真氣。與我元氣相濟。隨運神火。驅逐元氣。

從腎水中下太玄關。透尾閭。冲夾脊。奔上泥丸。

與元神交會。引下天庭。渡玉池。入中黃。兩相紐

結。循環不已。煉成神丹。而萬化機體定于此矣。

性有巧拙。可以伏藏。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

靜。

苦洞賓
云生者
不生成
者不
已生而
殺生未
成而學
成則長
生矣

張註

五

化機已定。先論人性有巧拙。皆可以伏藏神丹。但九竅中邪妄最易爲牽引消耗。而九竅中最緊要。却在耳目口。是爲三要。這三要若任其湧溢則動。若密其隄防則靜。惟動而未嘗離靜。緘聰明。斷言語。以愚而用。以默而守。則可動可靜。而道不離身矣。

火生于木。禍發必尅。姦生于國。時動必潰。知之修煉。謂之聖人。

這個盜我的物件。就是生我的物件。如火生于木。火熾木焚。而禍發必尅。猶姦生于國。時縱其動。而國必潰亂也。知之修煉。全在溫養火候。眼舍其光。魂氣歸元。肝火不從視熾。鼻調其息。魄氣歸元。肝火不從嗅熾。耳凝其韻。精氣歸元。腎火不從聽熾。口緘其舌。神氣歸元。心火不從聲熾。四肢不動。意氣歸元。脾火不從動熾。如是則五賊殺。三要靜。九竅無邪。而神丹永永伏藏矣。豈不是聖人。

天生天殺。道之理也。

夫有生有殺。天道自然之理也。

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三盜既
空。三才既安。故曰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
宇宙間只有這些氣候。天地人物相吞相盜。以
定三才。故天地以寒暑往來。而陰盜萬物之氣。
萬物以聲色臭味。而陰盜人之氣。人以耳目口
鼻舌。而陰盜萬物之氣。各相陰盜。亦各相宜。宜
則三才各安其所矣。常人不知任天地萬物相
盜而生且死。聖人知之。盜天地萬物而死且生。
故于二六時中。按天罡而微吸清氣。隨咽入中
宮而至尾閭。輕提呼氣。從尾閭升夾脊而上泥
丸。一時三十六咽。獨食太和陰陽氣。則真氣爲
古所盜。而百骸自理。隨陰動殺機。如前天人各
發工夫純一。則元神凝謐而萬化自安。
人知其神而神。不知不神而所以神。
日食日動。似有所爲。要皆自然而然。不可以存
想搬運而成者。世人學道便求得法。都是扭捏
作怪。無益有損也。一切伎倆智術。鎮以無名之

樸。清靈恬淡。寂寞無爲。以靜制動。以逸待勞。可
以追魂攝魄。收召萬靈。斯不神之神也。
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
前所爲時也。機也。一順造化自然。合日往月來
之數。小往大來之運。升降盈虛。分毫不爽。循此
而行。長生之聖功于我乎。生變化之神明于我
乎。出矣。
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君子得之。固躬。小
人得之。輕命。

夫天地人物相盜。有生有歿。我獨默察其機。而
逆持其柄。是陰蓋陰陽之氣。以生我身。其術秘
矣。誰見之。誰知之。君子得此。兢兢保守。以固其
躬。小人得此。妄作胡爲。而輕其命。

瞽者善聽。聾者善視。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三反晝
夜。用師萬倍。

人之精神。易于向外。散亂不聚。求道何益。若肯
用功。返向裡邊。其益無方。故說爲道日損。這邊
損得一分。那邊有益十分。瞽者善聽。絕明而易

三者以
其絕聲
色之利
一視所
之源故
如此。

師衆也

聰聾者善視。聰而易明。能絕去利欲一源之中。勝如用衆力十倍也。三返。三要皆反也。倘若內視反聞塞兌。兼此三要。晝夜精進。常不間際。勝如用衆力萬倍也。蓋此用力不離己身。非外鑠也。

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

心卽真心。原稟虛無寂靜。本無去來。只因物交。遂有生滅。若轉移這個生滅機關。神運氣隨。只在阿堵中。靈犀一點。有不傳之秘也。

天之無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風莫不蠢然。

天之五行。有尅必有生。其先尅後相生。萬物都從此殺機中生。非大恩生于無恩乎。且如迅雷烈風。亦天之殺機也。動植之物莫不蠢蠢然發育。亦孰非殺機中含生機也。故修道家殺去後天之精。先經採元氣。上合元神。復降迅速如風雷。三田布滿。正大恩生于無恩也。

至樂性餘。至靜性廉。天之至私。用之至公。禽之制在氣。

夫修真能殺賊。則不惟外物不能盜竊我。且不能擾我。何等樂也。能全至樂。則心無不足。常若有餘。能守至靜。則心無外求。自得廉潔。樂與靜皆自得于已。無待于外之謂也。凡有心求之。未必能得。惟無待于外。乃深得之耳。有得爲私。無待爲公。卽老子無私。能成其私之說也。彼禽鳥至微。凡相制伏。必以氣勝。若非至靜。安能制動。若非至公。安能制私。真靜忘私。根本完固。蓋氣不克盛。而能制人者。未之有也。

生者歿之根。歿者生之根。恩生于害。害生于恩。

生歿恩害。道無不然。人只處明于生處。恩處斯滅。我真氣。則終必歿。終必害。故曰。生者歿之根。害生于恩。若能處暗歿裡求生。害裡求恩。則終不歿。終違害。故曰。歿者生之根。恩生于害。莊子曰。殺生者不歿。生生者不生。呂公曰。人能已生而殺生。未歿而學歿。則長生矣。

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

天人一也。天有文。地有理。我這消息之時。陰陽

之物。亦有文理。與天理無別。愚人看天文地理。則以爲至神至聖。我但以時物文理脩于身。而爲明哲。斯我與造化同運並行。豈有異哉。哲卽聖。謙言不敢當聖也。

人以愚虞聖。我以不愚虞聖。人以奇期聖。我以不奇期聖。故曰沉水入火。自取滅亡。

方聖人未歿學歿。人多以愚虞度之。而謂不足爲。不知乃道之當然。非愚也。及聖人長生不老。人多以奇期必之。而謂不能爲。不知乃道之自然。非奇也。夫旣謂不足。又謂不能爲。遂不知善養浩然之氣。任其水下不升。火上不降。日惟消散。元氣終歿而已。不猶猶沉水入火。自取滅亡也耶。

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陰陽相推。而變化順矣。

此乃先天無象之道也。夫太始太初。其道豈不自然。又豈不至靜。旣自然而靜。則靜極生動。故天地生。而萬物亦從此生矣。天地則得其道以

陰符經
爲道而動靜相生之際稍有躁急卽非道也。惟是慢慢生長將去又慢慢收藏將來如水之浸物一般。故陰陽得以貞勝相推而爲晝夜寒暑。因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若萌一念躁急可坐進此道者爲誰。

是故聖人知自然之道不可違。因而制之。至靜之道。律曆所不能契。爰有奇器。是生萬象。八卦甲子。神機鬼藏。陰陽相勝之術。昭昭乎進于象矣。

陰陽升降以漸俱出自然。不可違拂。聖人審知其候。默運其機。逆而修之于午姤時。用陰陽合蠹籥鼻息。少入遲出口。津勿吐。咽自然氣液漸漸生盈。卽運神火漸漸收復中宮。子復自行轉運息鍊。到至靜地位。雖是有爲。其實忘情絕念。常清常靜之道也。此至靜之道。陰陽變化總括包羅。律曆象數尚不能契。真大奇也。爰有奇異之器。窅然無形。能生萬象。八卦可畫。甲子可排。神妙之機。鬼怪之藏。悉所包括。陰陽貞勝爲術甚秘。昭昭乎超乎形器色象之表也。

修道家陰以神伏氣鍊氣成神鍊神還虛符此
極靜養其無象象故常存則鬼神皆爲我用吾
心無象之道彼亦安能契之至此則天道人道
克盡而無餘矣

天啟乙丑正月初六日篝燈錄于燃藜室之南軒
主人史魯

黃帝陰符經解小引

陰符經者古之至人將以明道而其意未可陽也
故篇中多微辭元嘗以意測焉而不能入迺今得
漪園先生之解讀之而後知奇器之進乎象者知
見所不能契非神而明之卽言符之射覆也先
生統一聖真妙析玄理千古微言昭然如日易稱
知至至之殆謂是歟昔之解陰符者或曰韜鈴或
曰導引揣籥捫燭去之愈遠遂使學者不得其解
而并昧其言不得其言而并昧其道先生燭契而

陰符經序
獨言之至道固待人而明也。夫然元又謂先生有陰符而後解陰符則經一陰符也。解亦一陰符也。夫陰符者象帝之先情量莫寄則讀者其必不知以知之不見以見之而後先生之解可入乎。噫世有鄰生當不至河漢焉耳矣。

萬曆辛丑春日晚學顧起元頓首書

黃帝陰符經解

秣陵焦竑弱侯註

上篇

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天有五賊。見之者昌。五賊在心。施行於天。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天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天人合發。萬變定基。性有巧拙。可以伏藏。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火生于木。禍發必剋。姦生於國。時動必潰。知之

修鍊是謂聖人。

天之道無心也。天之行無爲也。觀而執之則心無其心。行無其行。豈復有餘事哉。天一也。而分爲五行。五行盜天氣者也。然分之而五則賊。攢之而一則昌。非見之疇能一之。能一之則五行在我。不以心運而以天行。生天生帝。自本自根。宇宙在其掌握。造化皆其根葉矣。此古至人化人爲天。捫情歸性之道也。所謂天性非他人是已。所謂人心非他機是已。人主而靜了不可名。

其可名者。心之動機也。動而忘反。漸離其天。惡乎定。立天之道以定人者。邇而上之。知動出于不動。爲出于不爲也。動出于不動。則無動。爲出于不爲。則無爲。人一天矣。情一性矣。故曰五行順行。平地火坑。五行顛倒。大地法寶。順行爲生。顛倒爲殺。此殺機也。在龍蛇爲蟄。在人爲靜。人知飛騰起陸者。龍蛇之神。不知蟄乃所以起也。故曰天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知旋轉天地者。人之不能知靜。乃所以動也。故曰人發殺機。天地

反覆我歸其根。天復其命。此天人合發也。而萬
化定基焉。是立天定人在此。伏藏間耳。此豈人
所不可能哉。性有巧拙。皆可藏伏。何也。五賊在
人。散于九竅。九竅之邪。由三要。三要者耳目口
也。鄉也。自無而蹠有可。今也自有而蹠無亦可。
其動其靜。皆在我耳。然是靜也。離動求靜。遠于
千里。轉動爲靜。祇在一塵。故火生于木。反以焚
木。姦生于國。反以潰國。動生于靜。反以害靜。誠
知動之所自生。如火生于火。姦生于國也。而修
之鍊之。就其出門便求歸路。卽事物並作之內。
造混沌未鑿之先。則子母玄同。微妙合一。雖遏
燎原之勢。弭蠱國之姦。有不難者。顧其觀而執
之者何如耳。

中篇

天生天殺。道之理也。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
人萬物之盜。三盜旣立。三才旣安。故曰食其時。百
骸理。動其機。萬化安。人知其神之神。不知其不神
之神。所以神。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聖功生焉。神明

陰符經
出焉其盜機也。天下莫能知。莫能見。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輕命。

人有生必有殺。有殺必有生。不能使之然。不能使之不然。皆天之理也。至人立生殺之先。而藉其妙機處其殺。不處其生。故名曰盜。雖然三才皆盜也。何者。天地人物靡非一氣。天地分人物之有。物分人之有。人分物之有。虛無之中。如巧相竊者。故易曰。作易者其盜乎。蓋易也者。生生而不窮。用之而益有。盜他人之物。然亦此意也。三才皆盜。而人爲獨妙。人能盜造化之機。處其殺。不處其生。則三盜空。三才安矣。盜卽下食其時。動其機之謂時。時者。丹家所謂活子時。詩云。前後際斷處。一念不生時。是也。食如龜書食墨之。食言與之適相當也。機指殺機而言。動其機。老子所謂反者。道之動也。食其時。識未萌也。而百骸理。心有天遊。六鑿不相攘矣。動其機。情盡冥也。而萬化安。天德出寧。雲行而雨施矣。時之無作。機之未動。含元自歸。我尚不立。無神也。乃百

骸萬化自理自安。則不神而神矣。夫月掩日而光昏。度月而日耀。月對日而明。奪違對而月明。此其小大之數有一定者。故月之有明。日假之也。日近而明。自虧。百骸萬化之有累。識生之也。識去而累自己。然則聖功之出于無聖。神明之生于不神也。復奚疑哉。嗟乎。此機甚微。不易見。不易知也。見之者昌。知之修煉者聖。以之固躬。特其餘事耳。苟非其人。至于輕命者。往往有所。蓋大道之體荒分未央。小器小根。難于湊泊。故觀空以歸真也。而昧者以蕩心。體無以遺照也。而謬者以喪檢。此君子受之爲不器之大道。小人窺之爲無忌憚之中庸也。

下篇

瞽者善聽。聾者善視。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三反晝夜。用師萬倍。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天之無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風。莫不蠢然。至樂性餘。至靜性廉。天之至私。用之至公。禽之制在氣。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恩生于害。害生于恩。愚人以天地文

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

瞽善聽聾善視以其絕聲色之利一視聽之源故十倍衆力乃其理也。況學道者乎。人能自畫而夜三要皆反視不以色視于無形聽不以聲聽于無聲味不以味味于無味反流全一六用皆廢斯人也。上合太初而不見太初之無。下合羣物而不見羣物之有。以之握造化之柄透生灰之關倍于衆力有萬萬者。不然種種色相認以爲實一得一失生灰隨之。此生于物灰于物

者也。生灰也由于見可欲三反也成於觀天道得喪之機實在於目三者之中目爲尤要矣。順爲恩逆爲害順爲生逆爲灰晝夜三反害之灰之非恩之也。然迅雷烈風天若無恩而萬物得之蠢然而動是大恩生於無恩也。人能逆我欲流反窮流根至不生滅其于復性奚難之有。夫枯槁者以寂滅言性不知至樂性餘不爲靜縛也。流易者以和樂言性不知至靜性廉不爲動轉也。葛玄曰棲神于靜樂之間者謂之守中。蓋

得此意此理。至公不離至私。百姓之日用者。卽道也。在禽而制之以氣耳。禽古擒字。易以從禽也。左氏不禽二毛。皆作禽。蓋心有是非。氣無分別。心有是非。故老子不欲以心使氣。氣無分別。故陰符欲以氣制心。氣制心。則太浩常存。情根肉廢。雖萬境交馳。一念不作。如畫馬牛。如幻男女。夫誰爲撓哉。老子云。專氣致柔。莊子云。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靈幻云。一氣孔神。張平叔云。真土擒真鉛。真鉛制真汞。皆指此而言。故曰。生生者不生。殺生者不死。又曰。生生者不生。死生者不死。人能當生而不生。未死而先死。則長生矣。嗟乎。生死恩害相爲循環。眾人常處其生處。其恩。此以天地文理求聖于迹也。逐其子者。也。聖人常處其死處。其害。此以時物文理求哲于心也。守其母者也。順逆少分。聖愚霄壤。乃其性豈有畢哉。降本流末。而本未嘗喪。散樸爲器。而樸未嘗離。一能反本還樸。復歸其初。則性道卽此而在矣。

人以愚虞聖。我以不愚虞聖。人以奇期聖。我以不奇期聖。故曰沈水入火。自取滅亡。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陰陽相推而變化順矣。是故聖人知自然之道不可違。因而制之。至靜之道。律曆所不能契。爰有奇話。是生萬象。八卦甲子。神機鬼藏。陰陽相勝之術。昭昭乎進乎象矣。

夫愚人以天地文理求聖。不知聖者也。故卑之以愚。虞聖以聖人之無爲也。不知無爲非愚也。高之以奇期聖。以聖人之無不爲也。不知無不爲非奇也。夫聖人無爲而無不爲也。知性而已矣。不知性者。降本流末。懵于首尾之長。無妄執其中之暫。有憎愛。棲心爲水爲火。有窮萬世而不悟者。此蓋執象之過。不知其有進於象者。故耳。何者。象初一自然也。自然一靜也。無生有。有生天地萬物。浸浸然積漸而生。自一陰以至于三陰。三陰則勝陽。自一陽以至于三陽。三陽則勝陰。陰復生陽。陽復生陰。陰陽相推變化自順。

所謂物以順而生也。聖人知無自而然。然不可
違。無靜而靜。靜乃至靜。靜以制動。動亦非動。所
謂道化逆而成也。夫至靜之道。括萬象而非象。
涉羣數而非數。鬼神不能窺。巧曆不能算。非奇
器而何哉。儀也。八卦也。六十甲子也。萬象也。
大小多寡。相推相成。而求其所以相推。所以相
成者。率不可得。神機鬼藏。象而非象。斯象帝之
先者也。故曰昭昭然進乎象矣。知其進乎象。則
形數悉空。狂馳頓歇。天地不能爲之囿。陰陽不
能爲之災。火宅轉爲蓮池。昏波化爲彼岸。一息
之間。迴超萬古。視彼沈水入火。自取滅亡者。何
如哉。此古聖人復聖之學。而解者率以有爲之
邪術。恩之。或辱以爲強兵制勝之書。以彼情量
之見。惻性天之微。宜其不相中也。余因園廬之
多暇。覈玄玄于道流。慨古微言。日就湮沒。輒疏
此以洒之。世有知言者。當不必之後之。子雲已。
萬曆丙戌秋秣陵焦竑弱侯題

黃帝陰符經解終

之只。剛卦天之燧。宜其不昧中。也。余因。圓蓋之
張。淋。恩之。如。執以。爲。題。其。降。教。之。書。以。爲。計。量
吹。若。北。古。聖。人。鄭。聖。之。學。而。賴。清。率。以。育。爲。之
之。間。既。跋。萬。古。師。師。此。本。人。火。自。如。然。于。清。向
猶。爲。之。災。火。字。轉。爲。董。此。君。然。外。爲。斯。哉。一。其

天機經

敘曰。有機而無其人者。敗。有其人而無其道者。敗。故易曰。卽鹿無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故聖人觀其時而用其符。應其機而制其事故。能運生殺於掌內。成功業於天下者也。易曰。君子藏器于身。待時而動。是以聖人保之於靈臺。以觀機變。卷之則自勝。舒之則勝人。察之則無形。用之則不極。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而陰符象之矣。故聖人不測之符。陶均天下而無所歸怨矣。夫天爲

地主道爲德君。故聖人奉地而法天。立德而行道。舉天道而爲經。首明地以奉之。易曰。乃順承天。待時而動。是故聖人將欲施爲。必先觀天道之盈虛。後執而行之。舉事應機。則無遺策。易曰。後天而奉天時。

昌

夫聖人法地而奉天。立德而行道。居天地道德之間。建莫大之功者。未有不固吾賊而成也。五賊者。其一賊命。其二賊物。其三賊時。其四賊功。其五賊神。皇帝王霸權變之道也。是以聖人觀其機而應之。度其時而用之。故大公之霸典而滅殷朝。行王風而理周室。豈不隨時應機。驅馳五賊者也。故聖人立本於皇王之中。應機於權霸之內。經邦治身。五賊者備矣。則天下望風而從之。竭其性命而無所歸。其思怨也。乃謂之曰。有道之盜。無形之兵。嗚呼。冠莫大焉。五賊在心。擒縱在手。治身佐世。莫尚於斯。經云。見之者昌。不亦宜乎。

身

夫人。心身之主。魂之宮。魄之府。將欲施行五賊者。莫尚乎心。事有所圖。必合天道。此則宇宙雖廣。覽之。只在於掌中。萬物雖多。生殺不離於術內。則明天地不足貴。以遠以厚。而況耳目之前乎。

機

夫殺機者。兩朝終始之萌。萬人生死之兆。處雲雷未泰之日。玄黃流血之時。故天之爲變也。則龍出于田。蛇游乎路。此爲交戰之機。故曰龍蛇起陸。人之爲變也。則春行秋令。賞逆罰忠。此爲顛墮之機。

故曰天地反覆。天人之機同時而發。雖千變萬化。成敗之機定矣。

藏

夫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智者能愚。愚者不必能智。故聖人時通。則見其巧。而建其功。時否。則見其拙。而昧其跡。故孔明序曰。太公八十。非不遇也。蓋審其主焉。嗚呼。性命巧拙之時。識遠行藏之勢。可以觀變。察機。運用五賊。所以然者。夫聖人以深衷遠照。動不失機。觀天料地。應時而作。故易

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

靜

夫九竅者。在天爲九星。在地爲九州。在人爲九竅。九竅之炁不正。故曰受邪。受邪則識用偏。識用偏則不可發機。觀變故九竅之急在乎三要。太公曰。耳目口也。夫耳目口者。心之佐助也。神之門戶也。智之樞機也。人之禍福也。故耳無聰不能別其音。目無明不能見其機。口無度不能施其令。夫三要。不精。上不能治國。下不能治家。況兵者乎。懸人之性命。爲國之存亡。靜動之間。不得無事。豈可輕用之。

人

夫火生於木。火發而木焚。國生於姦。姦深則國亂。亦猶蠶能作繭。繭成則殺其身。人能生事事。煩則害其命。非至聖不能修身鍊行。防之於未萌。治之於未亂。夫十圍之木。起於拱把。百仞之臺。起於足下。治小惡不懼。必成大禍。嗚呼。木不相摩。火無由出。國無亂政。姦無由生。有始有終。是非不動。能知。

之其惟聖人乎

安

萬物盜天地之精以生成人盜萬物之形以御用。萬物盜人之力以種植彼此相盜各獲其宜。俱不知爲萬物化。故能用機者。法此三者以道之盜而賊於物。物亦知爲盜之道所以然者。貴得其時也。貴得其機也。故曰。合其時而食則百骸治。應其機而動則萬化安。乖時失機則禍亂生也。

神

老君曰。功成不有爲而不恃。此全生立德之本也。夫小人者。貪其財。則以身徇利。愛其名。則以力爭功。矜銜神跡而求神名。物共嫉之。必喪其命。欲益招損。是不神矣。夫君子建大功而不恃。防小禍於未萌。退已進人。推能讓物。物共戴之。故不奪其利。自發神智。不能爭物。物共讓之。不居其後。爲損招益。是以至神矣。故老君曰。爲者敗之。執者失之。誠哉言也。

聖

天機經
假如千年一聖。五百年一賢。應日月之數所生。而
大小之人定矣。夫大人出世。應明德而建聖功。小
人當時則廢正綱而生禍亂。故太公說於西伯。知
人望而已。歸周。劉琨表於琅瑯。失天時而未離晉。
陵母自歿。知明主之必興。括母不誅。見趙軍之必
敗。故天道人事。賢者可以預知。佐非其人。夷於九
族。故易曰。長子帥師。開國成家。小人勿用。必亂邦
也。

命

夫成敗之道。未形生歿之機。未發。小人能見。君子
能知。則易見而難知。見近而知遠也。夫見機者。則
趨時而就利。皆不保其天年。知機者。則原始而要
終。固必全其性命。

倍

瞽者善聽。神不離於耳。聾者善視。心不離於目。其
爲聽也。神則專耳。其爲視也。心則專目。耳之與目。
通爲用師。當用之時。利絕其一。心之所主。則無事
不精。猶有十倍之利。何況反覆。以此用之三思。精

誠一計。順時隱顯。應機行藏。以此用師。固萬倍之勝利。

物

夫人之心無故不動。生之與死。緣物而然。物動則心生。物靜則心死。生死之狀。其惟物乎。

目

目者神之門。神者心之主。神之出入。莫不游乎目。故見機者。莫不尚乎目。能知機者。莫不尚乎心。

蠢然

夫道不爲萬物而生。春萬物感春而生。秋不爲萬物而殺。萬物感秋而死。自殺其爲生也。不恃其恩。不求其報。故其恩大矣。其爲殺也。不恃其威。不求其懼。其威大矣。凡物取而得之者小。不取而得之者大。故聖人不取。夫君王有道無道。則人民治亂之機。謠謠或樂或哀。則時年豐之兆。時人能省察天地。乃降徵祥。或五雲騰起。七曜變行。皆因國風。是以然矣。且宋君失德。熒惑守心。及乎謝憊。退之三舍。用今儔古。皎在目前。以彼喻斯。豈勞

心術。故智者悟於人事之初。而愚者晦於星象之後矣。

生

老君以無爲有。毋靜爲躁。君夫靜者元炁未分之初。形於元炁之中。故能生天地萬物。亦猶人弘靜其心。不撓則能生天下萬物也。

勝

勝。浸長也。天地之道各自浸長。天則長陽也。地則長陰也。陰陽相招。一晝一夜。遞爲君臣。更相制勝。故曰。陰陽相勝。夫開國用師。必侵天道。亦猶金火相交。而非交不伏也。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

順

易曰。剛柔相摩。而生變化。變化不愚。故曰順也。夫人之育身治性。尚不可逆時爲之。而況經邦佐世之雄哉。

契

至聖之道。窈然無爲。無爲則無機。無機則至靜。夫律曆之妙。動則能知。體既虛無。莫得施其管術。亦

酒兵者不失其機。不露其覺。雖有智士。從何制焉。

象

奇器者。陰陽之故。能生萬物。亦猶人心。能造萬事。象矣。進前象狀也。八卦六甲。鬼神機密之事。剛柔相制之術。昭昭乎。前列其狀矣。

